



EARLY LOVE

叢譯學文際國

戀初

譯俊 穆 著曼爾易拉弗

刊店書燕海

國際文學譯叢 3

初

戀

蘇聯 R. Frayerman 著
穆俊 譯

一 九 四 六

初戀

★每冊實價★

作者 弗拉易爾曼
譯者 穆俊
出版者 海燕書店

上海華勤路八十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新一版

細長的釣絲浮游在一個粗大的樹根下的水裏面，在微波中引起了輕微的波動。

一個小姑娘正在釣着鱒魚。

她一動都不動地坐在一塊圓滑的巨石上，讓那寂寞聲響響響地過她身邊，到底從視線上向天地被牽引住，然而被散佈在水面處光老所眩惑，它是沒有專注和留心。她時時到顯業四圍或是注視着遠遠的俄方，那兒、弧形的、森林籠罩的小山高聳在河的對面。

空氣清朗，被高山所圍住了的太空看去像是一片被落日渲染了的原野。

可是不僅僅是空氣，從她年幼時代就已被認識的太空，一剎那間引起了她底注意。

用着張得大大眼睛，她潛視着無間斷的水流，企圖對她自己描繪出那些未經查勘的、沒有看見過的、河水所衝向的和河水所發源的土地，她渴慕着其他的地方，舉例說吧，她需要看見一隻澳大利亞鹿野狗。因此她想做一個領港者，並且能夠唱一些歌曲。

於是她唱起歌來了，起初輕微地然後便越來越高了。

她有著一個甜美的嗓子。可是環繞著她，一切東西都是靜寂和荒涼。祇有一隻水老鼠喚她底歌聲所驚嚇，在鄰近樹根的周圍的某一個地方拍澗濺，迅速地朝著激流游去，一根綠色的蘆葦拖曳在牠的後面，跟到了牠的洞穴。蘆葦太長了，水老鼠掙扎無效，爲了牠沒有力量拖了它穿過河中的雜草。

小姑娘停止歌唱，憐憫地凝視着，然後她立起身來，把牠底釣絲捲起。

這行動迫使水老鼠突然的跳進蘆葦叢中，一條黑色的，帶有斑點的鱒魚，直到這個時候一直是動也不動地靜止在閃爍的水裏面的鱒魚，倏然一躍也沉入了水的深處。

小姑娘孤獨地留下來了。她抬頭望了望太陽，它現在是接近地平線了，是的，實在的，差不多要在叢樹籠罩的小山後面消失了。

不過雖然天氣是很晚了，這位小姑娘並不急於離去。她在圓滑的巨石上緩緩地轉過身來，然後用一種懶散的步伐動身上路，那兒，山邊的高大的樹木走下來迎接着她。她大膽地走進了森林。越過了岩石的河水的淅淅的聲音被遺留在後面了；在她前面橫擊着一片巨大的沈靜。

於是穿過了這陰深的靜寂，傳來了野鶩號角的尖銳的音調。它們顫動着經過森林，越過一向屹然不震動的蒼老的虜尾樞的枝條，在她耳邊發響着，催促她趕快前進。

但是這位小姑娘並沒有加緊離底脚步。她擔憂地看了黃色百合花的沼澤走過去，她彎下身仔細泥土裏

連根拔出了幾支淡燻色的花兒。她底雙手滿是花葉，當一個輕微的足音在她身後作響，有人喊她的名字的時候：

「丹雅！」

轉過身去。在一個大蟻蜂（一）旁邊的開墾地上站著費爾加，那那依（二）族的男子，向她打着招呼。她帶著一種友誼的歡笑走近他的身邊。

在一株廣闊的矮株上，她看見一個充滿紅色漿果的……用着一把狹長的、狩獵用的、以飛廉茨克的銅所製成的小刀，他正在把一枝赤楊樹的嫩枝的樹皮剝下來。

「你沒有聽到號角的聲音麼？」他問道。「你為什麼一點兒不操勞呀？」

「這是會客日，」她回答。「不過我的母親是不會來的了。她正在醫院裏工作麼。沒有一個人在那裏等我的。你自己為什麼不操勞呢？」她加添了一句，微笑着。

「這是會客日，」他反駁說。「我的父親已從游牧營來看過我了，我遠遠地直往送他到那座叢樹的小山呢。」

（一）蟻穴外面有土隆起的地方。——譯者

（二）那那依（Nanai）是中亞細亞阿爾泰山附近的一種民族。——譯者

「你意思是說你已經把他送到了家裏并且你已經走回來了？哎呀，這是一個非常遙遠的路程呵！」

「不，」費爾加含著酸澀的答。「我為什麼該伴送他到家裏去呢，當他準備在河旁邊鄰近我們底野營過夜的時候。我祇不過在大石的附近洗了一個澡，於是便走來尋你了。我聽見你底歌聲。」

這位小姑娘看著他，突然笑起來了。

費爾加底黑色皮膚的臉變得更為陰暗了。

「好吧，要是你不焦急的話，」他說，「我們能夠在這兒就一會。我要請你吃一點蟻汁。」

「可是今天早晨你給我的不過是些沒有煮熟的生魚。」

「是的，不過那是魚；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試一試吧。」費爾加說。

他把他底嫩枝條搖蕩蕩的中心。他們一同俯伏在枝條的上面，等了一會，直到這枝蠟燭的、新製掉皮的小枝是稠密地佈滿了蟻蟻的時候。他搖動着牠們，把小枝輕輕地在一棵柏樹上敲擊着。於是把嫩枝顯示給她看，一滴滴的蟻汁黏在光亮的木質上。他祇了一些，便把嫩枝遞給丹雅去試。

「還不壞。我常常喜歡蟻汁的，」她說。

她走在前面；費爾加跟隨在她的旁邊。

他們是靜靜的，丹雅寫了地愛好默想一些瑣碎的事情，無論什麼時候她走進了這沉鬱森林總是保守

沉默的。至於費爾加則寫了他不願意談蠟汁一類僅僅是很瑣屑的事情。總之，這僅僅是蠟汁才使她靜適地能够感到興趣呵。

所以他們走完了整個森林小徑的行程，沒有交換過一個字眼，最後發覺已在小山的另一邊了。這兒，在不能地匆忙的向大海而去的河流的旁邊的石頭的懸崖腳下，他們看到了空場中，他們野營的兼營地，一列列巨大的，廣闊的篷帳。

野營的喧曬的聲音傳進了他們的耳朵。成人們一定已經回家去了，孩子們正在遊戲着，可是他們的聲音是這樣高大，直傳到這在靜寂中的、灰色的、起了霧的岩石上來，對於丹雅，這像是遙遠的某處一個森林，一個她所始終愛好的森林的嘆息和震動。

「他們一定已經排好隊了，」她說。「你應該先下去，費爾加，恐怕他們會笑我們的，寫了我們這樣常常一塊兒回去。」

「她不用着說那樣的話的吧，無論如何。」費爾加想，異常的不快活。突然地握住了堅固地依附在岩石上的突出部份的一個叢生的植物，他向下跳到了距離很遠的小路。丹雅被嚇住了。

可是他雙腳着地了。丹雅便突然沿着另一條小徑奔過去，那小徑是在岩石叢中長滿了阻礙着的和憂曲的松樹的中間的。

這小徑把牠領到了一條大路上，大路像一條河一樣的從這座森林流過來，並且，像一條河一樣的，用它的白色的石子和瓦礫眩惑着牠底雙眼；並且在牠底耳際咆哮着，當一輛長途公共汽車塞滿了人們重重地駛過牠底身傍的時候。

成人們是從野營回向城市中去了。

公共汽車過去了。可是這位小姑娘沒有抬起頭來望一望車子的車窗或是注視一下消失在視線之外的車輪；她沒有期待任何一個人。

她穿過大路。正像她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樣地跳盪盪，向野營奔去。

孩子們用着一種喝采來迎接她。旗子飄揚在牠底臉上，當她走進隊伍中她底位置的時候，首先謹慎地把她底花放在地上。

柯司脫雅，先鋒隊的領袖，給了她一個威脅的一瞥。

「雅丹·薩巴內衣伐，你該準時歸隊！注意！整好衣服！伸出臂膀，對啦！」

雅丹盡力的把她底臂膀伸出去，思索着：「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有朋友在你的右邊；並且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有朋友在你的左邊。實在的，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兩面都有朋友。」

把頭轉到右面，她看見了費爾加，他底浴後的黑色的面孔像一顆磨光了的石子樣的發着光采。他的

闊大的紅色的先鋒隊已經是被浸透了。

「費爾加，」領袖帶着一些 聲說，「要是你用你底領袖當作了游泳的緊身短褲的話，你想做的到底是哪一類的先鋒隊呢？別爭辯，別爭辯，現在！我知道我在講什麼。你聽着吧！我會跟你的父親來一次談話的。」

「可憐的費爾加」，丹雅想，「他今天真是不幸呢。」

她一直把她的雙眼向着右方。她不看左面——爲了第一，這是違反規則的；第二，由於小的西羅。一個沒有特殊好感的女孩子，是在她的左方。

呵，這個野營！她曾經連續地把五個夏天在這個野營中度過了。可是不知怎樣的它在今天好像比其他的時候減少了興趣。她始終非常歡喜它的——破曉時她在籬帳中醒來，那時露絲依舊從荆棘底精緻的針尖上滴下，號角的聲音像是一隻牝鹿的呼喊聲響着經過了森林，用鼓槌發出的對營號音和帶有酸味的蟻汁的滋味，營火邊的歌唱，這火，在她底一團中她是比別其他的人們更覺得怎樣去燃點的。

那末今天曾經發生了些什麼呢？是不是奔向海去的河流把這些奇怪的思想放進了她的腦裏呢？她曾經以一種漠然的預感觀察它的呵。她曾經希望跟着河流一同飄浮，可是飄浮到哪兒去呢？爲什麼澳大利亞的野狗這種思想這樣的迷惑她呢？對於她，這野狗究竟是什麼呢？她的幼年時代難道就這末簡單地纏

她身上滑過去了麼？誰能確實無疑地知道幼年時代何時結束，第二階段何時開始呢？

丹雅對於這件事情感到了驚奇，當她站在隊伍裏面立正的時候；後來她坐在會食的籃板中吃飽飯，她依舊思索着這事情。風在大焰火的旁邊，那焰火她被人請求燃點的，她才把她自己收管住了。

從森林裏她帶來了一棵細長的樺木的幼樹，這幼樹是在一次暴風雨中被摧折下來枯乾在地上的；她把幼樹放在中央開始很技巧地環繞着它生起火來。

費爾加用灰埋着它，讓它微微燃着，靜候着，直到枝條全都着火了。

樺樹地開去了，沒有火花，可是在環繞着它的薄霧中却造成一種輕柔的噹噹聲。

特別的集團裏徘徊過來的孩子們驚羨着這焰火。領袖柯司脫雅來了，頭兒雅得光光的發生也來了，甚至野營的管理者都來了。他問他們：爲什麼他們有了這樣一個燦爛的焰火他們不吃歌和歌。

於是孩子們首先唱一隻歌，然後唱另一隻歌。
不過丹雅不願意唱歌。

代替了唱歌，她像她曾經坐在水邊一樣的坐著，張大眼晴凝視着焰火——永久在變化，調動和向上翻動的焰火。並且這焰火也似乎想訴說什麼，用模糊的愛恨填滿了她底靈魂。

費爾加，他不好意思到邊愛物的樣子，把他那一小盤頭的覆盆子拿到火邊，默然地搜尋着他所有的一

點兒東西，來博她的歡喜。他把這個罐子獻給所有的他底同志，可是選擇了最豐滿和最多汁的罐子給予丹雅。它們全都圓熟和醇涼的，丹雅懷着愉快吃着它們。費爾加，看見她快活了，便開始談論着關於熊的事情，因為他的父親正是一個獵人。還有誰能够跟費爾加一樣講熊講得這好這呢？

可是丹雅阻住了他的談話。

「我是生長在這些地方，生長在這一帶區，這一個城市的，並且我從來沒有上旁的地方去過。」她說，「不過我老是聽着爲什麼在這兒的人們這樣歡喜地談熊，除了熊，熊之外，什麼也沒有。」

「那是因爲我們住在泰迦（一）的附近，在泰迦有許多熊的緣故，」西雅說，這個肥胖的女孩子是沒有任何想像的，除了能够常常寫每樣東西找出這真實的理由以外。

丹雅沉思地凝視着熊，並且詢問費爾加他能不能告訴他們一些關於澳大利亞的野狗或是野生狗的事情。

不過費爾加，看上去，關於野狗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他能够告訴他們很多關於兇惡的基爾雅克（二）狗，大的、卷毛的狗的事情，可是他一點都不知道關於澳大利亞土產狗的情形。旁的孩子們也不

（一）泰迦（Terra）是沙西內利地方廣大的土地帶。——譯者

（二）基爾雅克（Culiac）是西伯利亞東北部的一類民族。——譯者

知道。

於是肥胖的荷雅開口說話了：

「不過丹雅，你到底還要一隻澳大利亞的野狗做什麼呢？」

丹雅沒有回答，寫了種無法找到什麼話可說。她僅僅嘆了口氣。

好像嘆氣做了這樣的事情。燃燒得這樣明亮和這樣堅定的樺木的幼樹，到了這時候，像一個有生物似的起了一個突然的抽搐後，滾崩成爲灰燼了。黑暗降落在丹雅所坐着的四周。黑暗籠罩到孩子們的身邊。他們突然尖聲喊叫起來。

一刻那間，一個聲音從黑暗中出現了，一個沒有人認得出的聲音。這不是柯司脫雅的聲音。

「喂，喂，小朋友，你們寫什麼要喊叫呀？」這聲音說。

一隻粗大的黑手出現在費爾加的頭上了，把一束枝條拋到火裏，它們都是樅樹枝幹的尖端，一種突然間會燃燒起來的，帶着巨大的拆裂聲和火花的東西。它們沒有立刻熄滅下去，只是像羣星樣的閃爍發光。

孩子們跳躍着；這人走近來蹲伏在焰火的前面，他看上去頭細小，穿着一件皮的蓋褲和一頂樺樹皮的帽子。

「別怕，用不到怕他的，」丹雅喊着說。「這是費爾加的父親，他是一個獵人。他在這兒我們的野營旁邊過夜，我是很熟悉他的。」

這是真的。他坐在丹雅的旁邊，向牠點了點頭，笑了笑。他也向旁的孩子們笑了笑，露出了他的圓天的牙齒，這牙齒被緊握在他底手掌中的一根長長的銅佩齒所磨損了。時時他從焰火中舉出一些熾熱的餘燼來點着他底眼睛，竭力地抽吸着。他沒有說什麼話，可是這做不顧，平和的聲調似乎傳出——傳給一切留神聽的人——在這位奇怪的獵人的胸裏是沒有任何邪惡的思想的。

所以當領袖柯司脫雅，走近焰火來詢問怎麼會有一個陌生人在野營裏的時候，孩子們大家同聲地呼喊道：

「別干涉他，柯司脫雅！這是費爾加的父親。讓他坐在我們的焰火旁邊吧。我們歡喜他。」

「哈哈，那一位，就是費爾加的父親，」柯司脫雅說。「那好極了。我認識他。在這樣的情形下，必須通知你，獵人同志，你的兒子主張吃生魚並且拿生魚給別人吃，舉例說，給丹雅，薩巴內依伐吃。那是一件事情。第二，他把他的先鋒隊的領結當作了游泳用的緊身短袴，並且在嚴厲地禁止的大石附近洗澡。」

於是柯司脫雅走向別的野營的焰火那兒去了，那焰火，正在原野的另一部份愉快地燃燒着。並且由

於獵人沒有懂得柯司脫維所說的一切，他帶著尊敬的态度在後面聽着他，向費爾加做了一個敬禮式的點頭。

「費爾加」，他說，「我現在遊牧營裏狩獵獵物，這樣你可以住在城裏面讀書，並且常常有足夠的東西可吃。不過你變成了什麼樣的東西呢，要是在一天之中你的年長者控告你，你做了這樣多的惡事？正是爲了這樣故，把我這根皮帶拿去，上森林去把我的馴鹿給帶回來，牠正在這兒附近的地方吃草。我要在你們的爐火旁邊過夜。」

他給了費爾加一根鑿皮做的皮帶，這皮帶長到你能够把它投擊最高的杉樹的樹尖。

費爾加立起身來，向四圍掃視了一下，誰應有沒有同志自願以身跟他一起去分非他的寶窟。

丹雅替他感到了悔憾；到底他在那天早晨曾請她吃過生魚，在午後吃過鱈汁的，或者她是非難他在大石旁邊的洗淨吧。

她跳了起來。「來，費爾加，」她說。「讓我們去捉住這隻馴鹿，把牠帶回給你的父親吧。」

他們一同向森林跑去；森林和從前一樣的靜寂地接見他們。交織着的陰影橫結在燈樹和閃爍在曠野的星光下的甘桂樹的果實中間的苔蘚上，他們在不復連的一株甘棠樹下發見了這隻馴鹿，牠在輕輕咬著垂在枝幹上的苔蘚。這動物是這樣的馴良，費爾加毋須把他的套索套在鹿角上，丹雅偷偷的把繩索

放在他的頸中把繩牽引過沾露的草地到達小森林。可是費爾加把繩帶到「野營」火的旁邊。

獵人大笑起來了，當他看見二個孩子帶着馴鹿走近焰火來的時候。他把他的煙筒獻給丹雅；他是一個好心腸的人。

這使得孩子們都笑起來了。費爾加嚴正地對他說道：

「爸爸，先鋒隊員是不抽煙的。他們一定不抽煙的。」

獵人看去像吃了一驚。可是這使他得意想到：這個住在城市裏的、上學校去的、把紅色的頭巾圍在他的頸項上當作了領結的他的兒子懂得了他父親所不懂得許多事情。獵人把煙筒拿回來放在他的牙齒中間，將手圍在丹雅肩膀上，馴鹿在她的臉上嗅了嗅，雖然長久已來就緊硬了的和平滑像石子的龜的雙角，每溫柔地觸摸着她。

丹雅坐在獵人旁邊的地上，差不多重又感到歡樂了。

大焰火響過了原野，孩子們頌讚着火焰唱着歌。醫生徘徊在附近，留心着他們的健康。

丹雅在驚奇中對她自己思索着：「這個底是不是比澳大利亞的野狗來得好呢？」

然而為什麼她依舊往熱氣流而下呢？為什麼她依舊聽到越過了岩石流水的淅淅聲呢？為什麼她渴望響動呢？「夏天是過去了」，丹雅輕微地說。「不久我們就要回到學校裏去了。」

丹雅在昨天連根拔起來的百合花到了第二天早晨還是十分新鮮。她用潮濕的青草和苔蘚掩蓋好幾層，用新鮮的梅樹皮包好花草，當她把花挾在她的臂下，把她的背囊掛在她的肩上的時候，她立刻變成了
一個徒步旅行者，開始長途旅行了。

她曾辭願望著的變動比到她所希冀還要快的降臨了。現在已經決定把野營結束，將孩子們遷移到城裏去，爲了醫生說夜露是有害於健康。畢竟這已經是秋天了。

真的，秋草長得已很濃茂了，並且不止一個星期了，現在在每一個優美，蘆葦上已鋪滿了白霜，一滴滴的露珠黏附在樹木的葉子上，重垂俟到正午，每一滴露珠是像一條蛇一樣的有毒。

丹雅所作的旅程不是一個悠長的旅程。實際上，她走的是昨晚公共汽車隆隆地駛過的同一的道路。雖然道路彎曲曲地出沒在森林裏面並且是一條復新的道路，今日一層細細的蘆葦的薄膜却掩覆在它的上面，甚至道路生長着的古老的樹林都無法驅散這無情的蘆葦。它們祇能够用它們枝幹的擴張着的深青綠色的尖端把它吹散。

丹雅銳敏地覺察到這情形，當她在其餘人的後面，在一個金黃色的塵埃的輦輪中走的時候，她行走的費爾加跟他的父親，馴鹿是作爲最後的股車，像丹雅一樣，這動物惡憤地塵埃；在運貨汽車旁邊前進着的野營音樂隊，每兩小時，劍喇叭便發出高大的喇叭聲。當紅軍士兵們坐在坦克中從旁邊駛過去，孩子們高呼着「萬歲！好哇！」的時候，馴鹿是這樣激烈地力拖攬牠的繩索——牠從牠的主人那兒所推斷了的繩索，牠背上帶着包裹，躲進樹林裏面於樹的樹身中間去了。由於這包裹藏有蓄費爾加和丹雅的一切最寶貴的財產，他們急急出發去搜尋馴鹿。

他們在細長的樺樹林裏找到了牠，這種樹林像馴鹿那樣帶着恐懼在抖顫着。

經過了一個整天的時間，他們才能夠勸誘馴鹿離開了這森林，可是當最後獵人把牠引回路上來的時候，音樂隊是不能夠聽到了，塵埃車又躺在它曾經從那兒上昇過的石子上。樺樹也不再搖動它們的枝幹了。

隊伍已經遠遠走在前面了。

那就是爲什麼丹雅發見沒有一個人在家裏，當她的肩上負着帆布袋子，她的鞋子被路上尖銳的石子所頂裂，走進城市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等在等她。

她的母親照常上醫院去工作了，她的老年的保姆也到河邊洗濯去了，門都大開着，丹雅走進了她的

院子。

可是一個旅客是不需要很多的東西的嗎？喝一點兒冷水，讓兩臂寬寬鬆鬆，在草地上休憩一會兒就行了。在籬垣的下面就有着草地，草已長得稀疏了，葉片的尖端也已經被霜所凍粘，不過在晚上蟋蟀們仍在草地中，噝噝地叫聲，縱然天知道這在城市的中心範圍從何來的。於是有了水了。真的，它既沒有微滅也不流動。冬和夏，它都停滯在矗立於院子中心的一叢雪車上的大荻桶裏的。

丹雅打開龍頭，給她的花喝了一點水，溼透了一下包在白色苔蘚裏的根。

於是她自己也喝了一些水，未向生長在門階右面的薔樹那邊去。一株擴張着的檉樹和一棵帶着許多細枝條的樺樹靜靜地並列地站立着。樺樹仍很新鮮並且看上去很好，它的枝幹遮蓋了大半個天井。不過樺樹已在變黃了。

丹雅換了換它的白色有癩的樹幹。

「怎麼，這已經是秋天了麼？」她低語說。

樺樹任其自然地讓一張枯萎的葉子落到她仰起的手掌上。

「是的，是的，」丹雅說：「這是秋天了。不過燕子花仍在窗下滿開齊哩，所以也許我的百合花會開放一會兒的吧。不過每一個人都上哪兒去了呢？」

在這一剎那間，在她旁邊她聽見一個輕微的沙沙聲和嗚嗚聲。她向下瞧了瞧：老貓哥薩克帶了貓出

在小貓們在她面前逼的牠們練習牠們的步調。然後一加嘴裏咬着一條蚯蚓的鴨子蹣跚地來了。

小貓們在這個夏天裏都已經長大了，連牠們中間最小的奧約兒，都不再害怕鴨子和牠的毛蟲了。

不久一隻狗出現在門口了。牠是一隻不足留意大小，有着一個大頭並且至少有九歲年紀的老狗。

當牠看見了丹雅的時候，牠在門口稍會停留了一下，一種害羞的神色爬進了牠年老的水汪汪的眼睛——是慚愧沒有第一個發見丹雅的歸來呵。牠的第一個衝動是轉身回去假裝沒有看見過丹雅。這種事情真會在一隻狗的生命中發生的吧。牠甚至連牠尾巴都沒有搖擺，就轉過身來朝向火桶走去。可是所有的牠的聰明的計劃隨風飛去了，當丹雅呼喊着牠的名字的時候。

「虎狗！」

一聽到呼喚，牠的小腿騷動了，衝到了丹雅的前頭。

丹雅撫慰着，輕拍着牠的生滿了短短的粗硬的毛的頭，穿過了這硬毛，她已新能感覺到跟了年齡而來的許多小肉瘤。

是的，不拘牠們的動人心目的名字，所有的貓狗全都是衰老的動物了呵。

丹雅親愛地俯視着虎狗。

當她抬起她的眼睛的時候，她看見了她的保姆；她也老了呵，有著許多深深的皺紋，眼睛隨著年齡也已經模糊了。

把洗滾的提桶放在地上，老婦人吻了吻丹雅說：

「天知道，你是曉得多麼黑呵，哎呀，你是黑得像一個基爾雅克人一樣了。確確實實的，你的那個費爾加沒有你這樣的棕褐色。你媽媽沒有在家。她等了又等，於是她去工作了。所以在這兒我們是祇能獨處了。我們常常是獨處的，我們不是麼？我要不要把製茶用的銅壺放……也許你要吃一點兒什麼呢？」

不過丹雅不需要吃任何東西。

她拿了她的袋子走進屋內，徘徊於經過了靜寂的房間，把玩具放在書架上的書櫃。

是的，保姆是對的。丹雅是多麼常常被遺留下來照她所喜歡的去度過她的暇時呵。可是她孤獨地知道這種自由多麼沉重地壓迫着她。她既無兄弟也沒有姊妹。媽媽是這樣地靜得在家。她的胸膛立刻被一種苦痛的和易感的情緒所緊束着了，一種使她眼中充滿了淚液的情緒。這是什麼呢？是她母親雙手上的肌膚的親密的芬芳呢，或是她的衣服的氣息，或是這是她的維持久的懇切所柔化了的表情，一種始終縈繞繞着丹雅，不管她上哪兒去的神情呢。

有過一個時候，當她的母親每次離開家中時，丹雅都是要大哭，可是現在她祇是親切地思念着她了。

她沒有詢問保羅她的母親是否會立刻就回來。她祇是換過着掛大衣架上的她的衣服，在她的床上坐了一會又走到外面來了。她說她必須把從森林沼澤中帶回來的那些花種起來。

「不過這是秋天呀，丹雅，」老年的保羅說。「若過了時是不會長的了。」

「然而這看上去一點兒不像是秋天，」丹雅回答說。

像往常一樣，秋天沒有把霧帶來。四周的小山如同在春天似的深深的帶着常常綠色，太陽在沉下去。休息以前，在早晨上日出時，一個熱烈的時間，在高房，的夜下，無言無聲的花生長着。

「也許我的百合花會真地開一些時候吧？要是它們枯萎了，它們的根無論如何仍舊會留在泥土裏面的。」

所以丹雅用了一把大刀在花壇的泥土上掘了幾個洞把百合花種下去了，並且插了幾根小樁來支持它。

虎狗在花壇中間繞行着，用鼻頭嗅了嗅它們。每樣東西都嗅過了以後，牠抬起了牠的大頭仰視着藍天。丹雅也轉過頭來向那方看去。

在籬垣上坐著費爾加。他早就露赤着腳了，沒穿外套也沒有打領結，他的面孔興奮得發着光輝。

「丹雅，」他喊叫說，「跟我一塊兒上我的地方去吧，快一點！爸爸給了我一條真正的狗了。」

可是丹雅折回到她的摺疊處；她的雙手被污泥染黑了，她的臉也被汗珠所潤濕。

「滾開，」她說，「你在欺弄我。他在什麼時候能夠把狗給你的呢。哼，我們還是回到城裏來呀。」

「這是真實的，我告訴你，」費爾加抗議說，「他在三天以前，就把牠們帶到城裏來了，將牠們關在小屋裏面。他要給我一樣禮物，他要你過來看看牠們。」

丹雅給予費爾加另一個徹底的警告。

畢竟，這可能真的是真的吧。孩子們們真地有時會獲得他們所夢想的真正的東西的，並且這常常是他們的父親把這些東西給予了他們，丹雅已經看到過這類偶然發生的事情了。她把小刀擱在花壇上，便衝向籬垣上去了。

費爾加住在路的對面。他的門戶都敞着，不過他爲了丹雅把門全給打開了並且有齊狗。

除了他們，在地上，坐著費爾加的父親，他在抽着煙。他的煙筒像在大火邊的那樣大聲地喘息着，他對她作了一個歡迎的微笑。馴鹿在籬垣上，立在那兒。狗都聚聚在一起；牠們沒有尾巴了。

牠們的尾巴都被切斷了！——真正的基爾班克的狗呢。沒有從地上仰起牠們的尖銳的口鼻，牠們祇兇狠地注視着丹雅。

獵人站了起來，立在雌和狗的中間。

「牠們很兇猛，我的朋友，」他說。

費爾加加了一句：「比你的澳大利亞野狗好得多哪。」

「我很熟悉的知道這些狗，」丹雅說。「不過牠們是一點兒都不像野狗。你願意替我們把牠們挽具上好套，對不起？」

獵人似乎多少有點兒被牠的請求突然吃了一驚。在夏季能把一隊狗裝配起來套？毫無疑義地，這是不合理的吧。但是當他的兒子請求的時候，獵人便從小屋裏取出一輛輕便的雪車和挽具並且把牠們準備起來。牠們裝備好了，嗷嗷着。

丹雅整理着牠們的用布和皮革遮蓋着的挽具和揮舞在牠們頭上的羽毛。

「那是一件優美的禮物呢，」丹雅說。

獵人對於這種他的對父的慷慨的評價感到了滿意，雖然這僅是一個小姑娘的表揚。

孩子們拖運了雪車，丹雅拿起了鞭子，一根長長的白楊木條帶鐵的尖頭的鞭子。

地。

狗在籠中騷動，不安起來了，把牠們的後腦向後蹲伏着，準備出發，搖了零次越過那不毛的土地。

獵人裏邊他們的努力想從他的袋子裏拿出一點食物送給牠們。於是他從他的外衣下取出兩條乾魚，兩條在陽光中閃爍着的微小的吞魚。遞給牠們，給丹雅和費爾加。費爾加開始大聲地咀嚼着牠的吞魚。丹雅起初謝絕的一份，可是終於接了過來把它完全吃光了。

獵人開始準備旅行。他感到這該是他離開這城市的時候了，在這城市裏他的腳底已挨了一整天的飢餓。他把狗趕回小屋，解去了牠們的挽具。於是他將馴鹿從巖壁上解了下來，從他的手裏喂給了他一點食鹽。行囊等是早就準備好的了。

獵人在戶外向孩子們告了別。他伸出手來和丹雅握了握。把先一隻，後來另一隻，這是北方民族對一個隱居的苦別式，他請牠們在初雪降臨的時候帶領了狗去看看他。

他緊緊抱住他的小兒子。

「做一個好獵人和好學生，要是你能够，」他說。然後無疑地想起了領袖的控訴，他沉思地添加了一句：「你該照規則把你的領結帶在你的頸上。」

在路的彎曲處，他又一次地轉過身來，帶着驕傲在他的旁邊。他的面孔是黑得好像不頭所劈成的，

不過即使從那樣的遠距離，它看去仍很有趣。

丹雅很難過，看見他在彎曲處的那一邊匆匆地消失了。

「你有一個好爸爸呢，費爾加，」她親切地說。

「是的，在他不打我的時候，我非常喜歡他。」

「他難道常常地打你麼？」

「不是常常的，除此也是喝醉了。」

「喔，原來是這回事！」這是丹雅的評語，她不以爲然地搖了搖她的頭。

「你的父親從來沒有打過你麼？他究竟是在哪兒呢？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麼？」

丹雅凝視着費爾加的兩眼，證實了在她們中間沒有任何好揣度和哄笑的諷刺。就她記憶所能及，

從來沒有對他談過關於他父親的事情。

可是費爾加質樸地爽直地回答了她的凝視。

「從來沒有，」她說，「他從來沒有打過我。」

「那你一定很愛他了。」

「不，我不愛他，」丹雅回答。

「噯，原來是這末回事！」這是費爾加的特殊風格的評論，停了一會他碰了碰他的袖子。「爲什麼？」他問。丹雅皺着額。

費爾加的問題立刻中斷了。突然得好像他的舌頭已經被人割掉了。他似乎將永遠，永遠不再詢問任何事情。

可是丹雅的脸突然變成了紅色。

「我完全不認識他。」

「他死了麼？」

丹雅緩慢地搖着她的頭。

「那末他在哪兒呢？」

「遠得很，很遠很遠。」

「在美國麼？」

丹雅點了點頭。

「哈哈，我猜對了，他是在美國，」費爾加反覆地說。

丹雅依舊更緩慢地從一邊到一邊的搖擺着她的頭。

「他是在哪兒呢，那末？」費爾加啞決要求地說。

他的嘴唇皆張開著。真的，丹雅用意外的驚訝把他迷感住了。

「你知道阿爾及耳和突尼斯在哪兒麼？」她問。

「我知道。在那洲。他在那兒麼？」

可是丹雅又搖了搖她的頭，這時候比以時更爲驚濤了。

「不，費爾加，你知道一個叫做馬洛西卡的地方麼？」

「馬洛西卡？」他沉思地反覆的說。他聽到這個字的聲音。馬洛西卡，他想，這一定是一個美麗的

方。

「是的，馬洛西卡，一月雅輕柔地說。「四十號，馬洛西卡街，那就是他住的地方！」他的房間號

數是五十三號！」她消失掉她自己的屋子裏了。

費爾加孤獨地遺留在街上，丹雅試來試去使他感到神奇。他是絕對地被困惑了。

「馬洛西卡，」他自思，也許那是一個島嶼，它的名字他在書報中讀過了罷。這些討厭的羣島，他

從來沒有能夠適當地把它們記牢。他到底是一個平凡的學生呵，一個生長在黑暗的森林中的一個獵人用默步建造的小屋子裏的孩子。爲什麼他該煩慮這些島嶼呢！

水從大壺裡桶流進馬口鐵的水罐裏帶有着這樣一種愉快的聲音——你決不會想到這不過是久已閉塞在朽壞的大窪盆桶裏的陳舊的死水的，反以為是從高山上冷冷的岩石下面的某處剛剛產生出來的一股小瀑布。它的聲音是清新和充溢了對於她的謝意，她用她的手一轉，解放了它，允許它奔向它所願意去的任何地方。它在她的耳際高高地唱讚歌並且在空氣中這樣美麗地噴湧着——看去它好像希望在丹雅面前來一下彎腰。

可是丹雅既沒有看它也沒有聽它。

把她的手放在木製的龍頭上，她思念着她的父親。她和費爾加的談話惹起了許多苦痛的回憶。

不過這是困難的，要想像出一個你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物，想像出一個你祇記得空澗的事實而不知道其他，這空澗的事實是你的父親同時他在遙遠的某處，在莫斯科馬津西卡街——四十二號屋子，五十三號房間。在這類的條件下，一個人祇能够想到一個人的本身。就她自己而論，丹雅早就得出了結論，那結論是：她不愛他，無法並且一定不愛他。是的，她已經把這一切仔細地考慮過這樣多的次數了！他娶上了另一個女人，遺棄了丹雅的母亲，許多年以前就遺棄了她們，也許他現在有了另一個女兒，另外

的孩子們了吧。那末他在丹雅看來是怎樣的人呢？要是母親祇說他好，別的什麼都不管是怎樣的呢？那祇是她的驕傲。沒有其他什麼吧。可是丹雅也能夠驕傲的呵，這難道不是驕傲才使她睡不穩及他的名字的呢？無論什麼時候，她引露出有屬於她的二三句言辭時，那時候她的心上不是就要裂開來麼？

在丹雅這樣回聲的時候，水從大井的桶往外流了又流，小瀑布掙扎地，未被注意地鼓躍和滴落着。水早就灌滿了丹雅的马口鐵口水罐，現在在竟忽的自發自棄中溢到地面上。它環繞着丹雅，兩足形成了一個小池，可是仍不是把她的沉思默想壓熄。因此它更快速地向花園去了，正像魚的圓石子

的路中，咕咕地滴地成了一條蜿蜒的溪河。

她的老保姆的呼喚把丹雅帶回到地球上。

「多麼胡鬧！你瞧。你讓所有的水都流到外面來了。你把你自個兒的全身都弄溼了，祇要近一瞧你自個兒吧。你真該害羞，你怎樣糟塌你母親的金錢。」

丹雅向下瞧了瞧她自己，她的沾滿了泥上的雙手，她的破裂了的鞋子和她的潮溼的長髮。

她把她的雙手對老保姆揚了揚，這個老女人便停止叱罵她，帶着一種嘲弄的絕望的手勢，走向井邊去取新鮮的水來洗溼它們。

井離開院子有相當的距離，並且水是冷的。當丹雅洗滌去塵垢的時候，老保姆立在旁邊和着她喃喃

怨語着說：

「你在飛快的大起來，是呵，你快要十五歲了，你好像不想知道它似的。你太多想了。」

「那意思不是說，我是聰敏的麼？」丹雅問。

「不全是聰敏，不過你的心智常是茫然的，那就是爲什麼使你老是喜歡空想。現在快跑去把你的襪子換了吧。」

這個老女人有她自己的表白事物的奇異的方法，她具有着強健的背脊，和堅實強健的雙手，這手在丹雅的兒童時代會經常替她沐浴的。

在門階上脫去了她的皮鞋和襪子，丹雅赤着腳走進了屋子。

她在她的母親的毯子裏溫暖着她的雙腳，低廉的鹿皮襪子使用得許多地方連毛都磨去了，同時把她的雙手伸到枕頭下面取暖。井水是這樣的寒冷呵。不過對於她則觸覺比井水更冷的是在她的手指下面沙沙作響的硬紙。

從枕頭下面她抽出了一封信。一封少許被摺皺了，邊也被損了的信，它看上去好像被讀過許多遍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母親從來沒有把她的信隱藏在她的枕頭底下過呵。

丹雅瞧了瞧信封。這是他的父親親筆寫給她母親的。丹雅由於她心的震動和由於寫在下面的地址便立刻認出了它。他一定是害怕這封信不會交到他們的手裏吧。不然他不會在角上這樣細心地寫着的：「馬洛西卡街四十二號內五十三號房間。」

丹雅把信放在床上，赤着脚在房間中沉思地踱來踱去。於是她把信放回枕頭下面，重又恢復了她的步履。不久她又把信拿出來讀着：

「親愛的伊莎：我已寫給你好幾次了，可是顯然我的信未曾達到你那兒。你到底自得太遙了，在世界的另一端。我的久待着的夢想終於是成爲眞實了。——我已經接受在遠東的一個任命，我將要在你的城市裏工作。我們不久就要趁飛機動身了，親姆司達·拉曲拉維呢，柯爾雅和我自己。我替柯爾雅商安送你們的學校。他們會安置他在第七級（一）的。你知道這個孩子對於娜達霞（二）跟我是多麼的寶貴。我們將在海參威乘船，那近月初你就能够辦到我們了。親愛的，爲了這件事情請你留神，聽丹雅吧。這過度地苦痛着我，伊莎，我對你懺悔，爲於她試到多麼地有罪啊，不是

（一）華俄的兵制在農村中的編制是從一級到七級，相對於普通的國民義務教育，七級的程度等於我國的中學。——譯者

（二）娜達霞爲娜姆司達·拉曲拉維呢之簡稱。——譯者

寫了你和我發覺這敢聽就是分離，不是爲了對於我們，對於你，對於我和娜達設所發生的一切。那不是我感到良心受打擊的理由，而是我常常忘掉了她，並且這末許多年數已許過去了。真的，她很少寫信給我。甚至在她所送給我的那些稀罕的信件中，當她學會寫字和才能夠用她的幼稚筆跡控制住在一頁上擠滿了三個大字的時候，我都感到一種黑狀。她到底不會認識我吧。她將怎樣的來迎我呢？我有點畏懼這種會面。當我們分離的時候，她到底只有八個月的年齡呀。她有着這樣纖弱的小腳，腳的腳趾是比到腳趾大不了多少，她的肥大的雙手的手掌是一種鮮明的淡紅色。我這樣深深地記憶着這……」

可是丹雅什麼都不記得。她向下瞧了瞧她的赤裸裸的，肌膚光滑，現在直到膝蓋全給晒黑了的兩腿，瞧了她她腳上的高度的弓形曲線。它們是這種自由自在能夠自恃的腳。她看了看她的雙手；它們在關節處仍是窄狹的，不過具有着堅實的手指和強壯的手掌。它們是一雙緊握東西的好手。然而誰，除了她的母親以外，會多多少少的誇讚過它們的成長和強壯呢？即使是一個在路傍播種豌豆的人吧，也該天天早晨來看看他手作的工程，當嫩芽，無論怎樣的細小，透露出來的時候也該喜悅的吧。

丹雅傷心地哭泣着。

一會兒以後，她感到舒適了；歡樂像飢渴一樣單純和自然地進到了她的身上。

「父親正在來了啊！」

丹妮跳上床去，把枕頭等擱在地板上。她俯臥在床上，並且這樣繼續了好一會，柔和地笑着又微微地笑着，直到她猝然地記起她學藝是不該她的父親。對於她的自負已經發生些兒什麼了呢？那個孩子，何能非不從從她那兒帶去了她的父親的委委？

「總之，我恨他們，」她高聲地說。

這話作格的拍傷重又掠過了她，像一陣浪濤似的閃逝和後退。

丹妮把她的膝膝屈起着。用她的小頭敲打着敵者舊架。

雲子打開了，而她又看見了費爾加。在這一天裏已是第三次看見他了。

這是懶懶的，在他的靈魂裏沒有懷疑或是苦痛的深氣。

他正坐在窗了下面，一本地圖打開在他腳邊蓋上。

「沒有像馬洛西卡這類的地方的，」他說。「在這遠處有一塊土地叫做賈洛哥，有一個島叫做馬約喀。可是馬洛西卡不是一個島，也不是一個半島，也不是一個大陸。你爲什麼問我的玩笑呢？」

丹妮凝視着費爾加，沒有理會他，好似她正在遠方砂礫的小徑上遙視着他。

「哦，噓，費爾加，噓！」她說。「在任何情形下我不喜歡……」

「怎麼啦，我嚇住了你？」費爾加問。他的雙手沮喪地垂在兩邊，當他看見眼淚沾在丹雅的睫毛上的時候。他是嚇慌了。

因此這劑是簡易地給予費爾加以理直氣壯地撒謊了，他給了地圖一個大燈的接吻，呼喊道：

「有一個地方叫做馬洛西卡的！這本拙劣的地圖到底是不好的。這不是完全的！我甚至記起了教師會告訴過我們關於馬洛西卡的事情。」

丹雅凝視着費爾加，好像她剛剛才注意到他的存在，他的率直的謊話安慰了她。

「這個孩子終於是我的朋友，」她想。「我絕對不讓任何人占有他的地位。他不是常常和我共享他所有的每一樣東西，不論他有的東西多麼微小麼？」

「費爾加」，她高聲說，「我不是指你。我是講別一個叫做柯爾雅的孩子。讓你寬恕我！」

費爾加早就寬恕她了，在一個更親切的聲音中所說出來的第一個字時就寬恕她了。

「要是你指的是另外一個人的話」，他說，「那末這是很對的，你應該不喜歡他。這一切對我完全同樣的。不過為什麼你不喜歡他呢？」

丹雅沒有立刻回答。

「告訴我，費爾加，」她停了一會兒之後便問：「一個人總不應該自負呢？」

「是的，他應該的，」費爾加確信地說。「假使這不是你，而是柯爾維的話那便是做假——那末那
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要是你需要一個強壯的手臂或是一根套索，那時候你總會記起我來的——一根他們
用來捕捉馴鹿的套索或是，一個大杯，像我是懂得怎樣好好地使用的，在森林搜索野獸。」

「不過你到底不認識他，所以你爲什麼要攻擊他呢？」

「不，可是我認識你，」費爾加說。

在這一剎那，一極「以牙還牙」，不再哭泣的報復思想奇異地迎合了她的心；它好像能清除掉會苦
惱着她的不明和懷疑的冷氣。她自己並沒有毒手用正確照準的石子和枝條激擊和平的動物跑去樹林的。

可是另一刻那這思想襲擊着她：「我相信我是沒有惡意和不潔了。」

忽地費爾加跳了起來，從窗戶邊走開去，在有幾分紊亂中越過了丹雅的肩膀都瀏覽着四圍。於是把他
的整齊地摺疊了的地圖放在膝下，他離開院子了。

丹雅轉過身來會見她的母親已立在她的身邊，她會靜默地走進了這房間。她在她的白色的醫院女
禮衣外面穿著一件雨衣，在丹雅看起來跟一個月以前她所記得的母親完全不同了，在同樣的狀態中，一
個放在眼前的物體突然失去了它的熟悉的形式。丹雅在一種眩迷裏凝視着她的母親有一二分鐘。在那
暫時的間隙中，她把從鼻孔到嘴角的兩條衰弱的線路收小了——虛弱的雙腳委在對於它們太大的鞋子

裏——她的母親從來不以她的外貌爲念的——細長，嬌柔的雙手，那手這樣迅速地治愈了疾病。祇有她的態度依舊沒有變更。它是這麼樣的，丹雅始終記牢了它，母親的灰色的眼睛向下深深看着她，透入了它們的沉澱深處，所有丹雅的損傷立刻像一撮鹽地入了海裏似地溶化了。她柔和地吻着她的母親，小心地不去接觸到她的眼睛，爲了怕你會毀滅了它們中間的光明。

「媽媽，」她說。

她的母親擁抱住她。

「我這我的能力飛快地退回家來。」她說，「我是爲了你的寂寞，小丹雅。」

她對她的女兒作了一個長長的，細心的檢查；起初，被太陽漂白了的，直到它看去像銅一樣的頭髮；然後，灼熱的，生氣充溢的帶着它的古銅色皮膚的臉。

「野蠻已經把她弄強壯了。」母親想。

於是她向下瞧了瞧她的雙腳，她吃了一驚，發見她女兒是赤着腳的。剛正是這個時候，她才注意到屋中的狼藉；枕頭在地板上，弄髒了的床被和從信封裏抽了出來的信橫躺在床上面。

於是在她眼中的神色，丹雅怕時候會激動了她的神色，消滅了，有如一陣疾風擾亂了它們的安寧。在它們的地方浮現了窘困，半信半疑和驚恐。丹雅甚至在它中間發見了某些規避的事情。否則爲什

發母慢悠悠地彎下身仔從地板上拾起枕頭，整理床鋪呢？

「是麼，丹雅，你已不在的時候該過這信了？」她柔和地問道。

丹雅低低了她的頭。

「你應該是高興的，親愛的。」

可是沒有一個聲音從丹雅的嘴唇裏發出來。

她的母親忍心地等待着。

「媽媽，那個孩子！他是我的兄弟麼？」她隨後問道。

「不！」母親回答，「他是沒有親連的。他是娜絲司達·波由特離那的兒子，不過他是被他們所救養大的，並且你的爸爸喜歡他的，對他很好，爲了這個孩子沒有與父親鬥說了。爸爸是一個好人，丹雅。我常常告訴你那些事情的呀。」

「那末他對我是沒有什麼，他甚至不是我的兄弟，」丹雅說，她的頭依舊低低地垂着。

母親溫柔地拾起了她女兒的頭，在她臉上吻了三次。

「小丹雅，親愛的孩子，我們一定要對於這一切有一次會談。你會談到他們的，你自己去理解他們

吧，判斷你的爸爸總是挺高興的。你會上碼頭去迎送他們吧，你去不去呀？」

「你呢，媽媽？」

可是她避開了她女兒的銳利的眼睛。

「不，丹雅我不够去。你知道得挺清楚，我是多麼的忙啊。」

自從她的頭轉向到旁邊，她無法看見她的女兒，她祇能够感到丹雅怎樣把她的面孔隱藏在她的柔弱的
的手中，緊緊地依戀着她。

「媽媽，我祇愛你一個人。我一定始終和你住在一起。絕對不跟其他任何一人。我絕對不需要其他任何一人。我不願意去迎接他們。」

這無論如何是值得驚奇的，丹帶種在院子裏的花在她父親應該到達的早晨依舊開放着。不管從大徑種種裏流瀉出來的忿怒的，細小的水凍曾經無遺漏地澆濕了它們的根株；不管像許多花樣的在北方氣候中使它們喪失了它們的香味；然而這一切反使它們強壯了，它們概是不屈不撓着，這是難以言說的；無論如何它們是堅強地屹立任它們的高大的花草上了，當丹雅走去看望它們的時候。她決定不把它們送給任何一個人。

她趕開了安身在花壇中間的鴨子，向上面，守望樓矗立着的地方，看了看，木頭的建築物控制住了這城市，這個在黎明時候有森林野鳥在許多院子裏歌唱的城市。信號旗沒有升起來。這就是說船還沒有看見。它也許要被延擱了吧。不過丹雅對於號旗不是真地感到興趣的。她沒有心意走上碼頭去。要是她會用一根纜帶束住了她的柔髮和換上了她的最好的衣服的話，這僅僅是爲了這是一個開學的節日呵。新的學期今天開始了。

不過等到學校開門還有好幾個鐘頭吧。

那末爲什麼她今天早晨這樣早起呢？

「要是我不能夠睡得着覺，我能做些什麼呢？」她告訴她的母親的，假定她的母親被門的騾軛所驚醒。「要是我昨晚一整夜無法入睡的話，我做些什麼呢？」她會說的。

不過那船到底會不會來呢？也許它實際上根本沒有存在吧。也許這祇不過是一個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的幻想吧，並且也許它在這時候正在某一條別的河流下駛着，它的船頭上升起了別的迷霧吧？

這時院子裏也有幾分深濃霧的了。一滴滴的夜雨的細點依益閃耀在樺櫛的枝幹上，它們的樹幹仍是濕漉漉的。樹沒有充分的從睡眠中驚醒過來。

是的，丹雅離開屋子真太早了！可是轉瞬一下，她能夠聽見門外街道上的腳步聲響。它們在草地、泥土上面仍然作響。有人正在匆忙忙的上碼頭去吧。這是不是一個哥哥去迎接他的妹妹呢，或者是一個父親急於去擁抱他的兒子呢，或者也許祇是一個漁人等待潮來乘船出發吧？也許這是費爾加在學校開學前最後一次地急急匆匆的去捕魚呢？

丹雅坐在門邊的長椅上。

她靜聽着，她的耳朵是說檢到足夠聽見在她腳下打着鼔舞的喜鵲的草地中的最輕微的聲響和在鐘頭上的作着夢的昏睡的櫛木的聲響。

被一聲微弱的汽笛的聲音驚嚇得跳起來了，這樣微弱和這樣遙遠地，祇有一點期待着的心才能聽見它。那是船經過契爾納姆上燈塔的聲音。

丹雅打開了門便走向外面去了。不久她走了回來，默然無言地在花壇邊立了一會。也許她終究應該把它們採插下來的，當它們依舊是新鮮的時候，並且能夠給與她父親若干歡樂的吧。它們都是她所有的呵。

所以丹雅採下了她的花，她的百合花和她未去野營前她所種植和照顧的燕子花。

於是她呼喊著皮狗，牠急切地跟了她走上街去。他們一塊兒穿過了甯靜的、睡眠中的城市。只有守望樓不知道什麼叫做睡眠。它的看去像是一個破損的小門，迎風的一面是被打開了。它的鎖機愉快地向著河邊飄動。

人們也正在向河邊走去，匆忙忙奔下碼頭去。

丹雅在斜坡的頂上躊躇了一會，從上面俯視著河流。呵，它是多麼的明朗呵，縱然被黑越越的杉木的小山所束住了。它是多麼的廣闊呵！甚至那些小山的陰影都無法掩蓋它。這條廣闊的河流向下流去的地方不就是丹雅所曾經願望齊的遠遠地駛到別的國家駛到野狗所居住的地方麼？也許那就是這河所流向的土地吧？

現在船是十分地靠近了。有如一個懸崖的陰暗和崎嶇，雖然它的引擎的轟響像一陣颶風拂越着小山上的杉柏，然而它在洶湧着上去頭渺小，一若懸崖遠失在一個平滑、閃耀着的平原上。

丹雅跑下了斜坡。船正在讓過着人們的碼頭下鋪。大話包桶塞滿了碼頭，豎的豎，橫的橫，像巨人們玩了一次勝負後還留在那兒的玩具一樣。

人們從甲板上揮舞着他們的手帕。他們是對她揮的吧？她的臉在沉思中轉成了灰白。她費力地舉起了她的手，看似地揮動着。可是多麼可笑呵，她能够希望在這人堆裏認識她有生以來所從沒有看見過的父親麼？並且他怎會認識她呢？當她奔向碼頭去的時候，她沒有想到這一點。爲什麼她對於現在正在這樣猛烈地鼓動着的心，的刺戟不能自恃，看上去好像她不知道鼓動得更快一點好呢還是全部停止了好呢？

這時候，她於是手持着她的慘慘的一束小花站立在琵琶桶的旁邊。老狗在絕望的同情中舐着她的兩腿。

人們經過了她的身邊。

他們是在那邊吧，……也許，那三個人，一個戴着一頂閃光的絨帽的男人，上了年紀的婦人和男孩子！高而瘦弱，全然沒有樂趣的男孩子。

可是，他一直纏地凝視着前面會過去了，顯然地不希望有誰來接他們。

或者也許是在那一邊的三個人吧：一個戴了一頂呆笨的布帽的胖男人，一個年青可是醜陋的女人和一個比第一個更爲討厭的胖孩子。

「是的，他們是在那邊，一定的！」

丹也向前走過去，可是那個男人祇不過給了她一個偶然的一瞥，在胖孩子指點着她時說話的時候：

「你是賣花的麼？」

丹祇被侮辱得發抖的走開了。她沒有哭出來，她只是走去隱身在大花籃桶的中間，留在那兒直到金都走光了，沒有一個人遺留在碼頭上，甲板不再在脚下發出軋軋的聲音了。每一個人都走掉了啊，現在她在等待些什麼呢？她的人今天沒有到，祇此而已。

丹祇從大花籃桶中間的她的螺身處露了出來。水手們都已經走向岸上去了，救護員帶着擔架打從旁邊過去了。他們常是最後離去船的。丹祇走在他們的旁邊。在擔架上，一條布垂下面籠着一個男孩子。他的臉被熱病燒得緋紅。他是完全清醒的，緊緊地攥住了擔架的邊緣，好像害怕他會跌了下來。由於費力，也許由於他是真地害怕，一個固定的微笑躍翔在他的唇上。

「他是怎麼一回事呀？」

「痲疾。在船上得的病。」擔架人之一回答說。

留神驚的丹雅在橫旁走着，這個男孩子抑住了他的恐懼，筆直和僵硬的躺在煮架上，用他發燙的眼睛注視着丹雅的面孔。

「你今天早晨已經哭過了麼？」他突然地說。

丹雅把他的嘴放在花裏面，將它們貼緊住她的面孔，好像這些可憐的小花有着一種它們自己的芳香。不過這個病着的孩子怎麼知道北方的花的芳香呢？

「你已經哭過了，」他堅執地說。

「別在頭體腦。」丹雅回答，把花放在擔架上，他的身邊。「我不做這類事情的。一個醉醺醺伙把他的手指刺進了我的眼中。」

最末一個人急匆匆奔下跳板來到碼頭上，他沒有看見一個人，除了一個寂寞的小姑婆正在剝製地盤上河岸以外。

五

學校開學的第一天，對於別的孩子們這是非常地快樂的一天，對於丹雅這却是一個抑鬱的日子。她是孤另另的，當她走進被孩子們們的腳所重踏過的操場的時候。

門房已經把鈴搖過了。

她推開了沉重的門。正處是跟操場一樣的明朗、空虛和寂靜，她已遲到了麼？

「沒遲到，」門房安下她的心說：「快一點跑去吧！先生還沒有上課堂去呢。」

可是她沒有氣力奔跑。迂緩地和費力地，一若她正在爬上一座險峻的小山樣的，她而漸漸的上了蠟的地板走過去，經過了高懸在她頭上面的牆上的明亮的招貼。陽光穿過了十扇大窗子傾注在它們的上面，所以每一個單獨的窗紙都似乎能清楚地看到。

「歡迎，孩子們，上學校來，這個新時期！」它們迎送着她說。「讓我們用光榮來完成這個學期吧！」

一個頭上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姑娘奔過了她的身邊，旋過身來，她歌頌着：

「依阿，嗚呼，嗚呼，」並且伸出了她的舌頭。

多麼強硬、粗莽適合於這林的一個小姑娘的兩腿呵！年長的丹雅，小丹雅，不又曾經也對她自己伸出了舌頭過的麼？

可是這位小姑娘繞過轉角便消失了，丹雅停頓在一個高大的門，她的新課堂的門的外面。門被鎖上了，可是它無法遮斷房裏的喧嘩的聲音。

這熟悉的鬧聲，如同河流和森林的親切的聲音，她從幼年時代起就已經認識了的東西的聲音，幫助她集中了她的思想和回復了她的沉靜。

並且，好像跟她自己講好了和似的，她說：

「呵，好吧，讓我忘掉了一切吧。」

她打開了門。在她跨過門檻前一陣狂呼迎送着她。

她早就在微笑着了，像一個人從冰冷的戶外，走進一個溫暖的屋子，她沒有時間來辨別出屋子裏的面孔和物件以前樣的微笑着；因為她是以微笑來回答這溫暖，這新來時露出來的話句，她知道不會是不友誼的語句的。

「丹雅，上這邊來！」他們呼喊道。

「來，坐在我們的旁邊，丹雅！」別的人喊著說。

費爾加在一張桌子上翻了一個筋斗，一個任何孩子都以為值得誇耀的筋斗。然而他的面孔是緊蹙的，並且他比其他的孩子更密切地凝視著丹雅的眼睛。

丹雅依然微笑著。

丹雅選擇西雅做她的同桌的朋友，坐在她的旁邊一如她坐在野營裏的大焰火中一樣。費爾加在她後面找到了個坐位。

在那時候，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奇，俄語教師，走進課堂裏來了。

她走上講台，可只差不多立刻走了下來。

「要是四塊淨漆了的木板，」她對自己思索著：「能够把一個人拾起來高於他人的話，這世界是沒有多大價值的。」

小心翼翼地沿著講台的邊沿，她這樣親愛地走近孩子們的身前，在她和他們的中間除了每個人的眼和鼻尖外不能有任何的阻礙的。她是一個年青的女人，她的臉很鮮豔，她的態度又活潑又沉著；這態度甚至能引動於任意的孩子們的注意。在她的黑衣服的胸前，她始終佩帶著一顆從烏拉爾的不怎麼珍貴的石子所製成的小星。

十分奇異地孩子們從來不曾把她活潑和年青的外貌理解爲沒有經驗，他們從她的外貌裏，在每一個好機會中，都獲得了利益。

他們從來不曾跟她鬧過玩笑。

「孩子們。」她說，在一個溼溼的星期日之後，談論着她自己的聲音，它更像往常一樣的深沉，有威力。

「孩子們，」她說：「今天是一個開學節日。我們從今天起要開始一個新的學期了，我很高興和你們再在一起，高興再做你們第七級的先生，你們在這個假期裏全都長大起來了，我也長爲年長一些了。可是，我想，我們始終在一塊兒好好地工作吧。」

無疑地，她會繼續說下去的，在新學期開始以前，她對孩子們所應說的一切通常的事情，要不是剛巧那時候有兩個新學生走進課堂來的話，他們就是丹雅早先在碼頭上遇見過的兩個孩子。一個是瘦的而大的，另一個則有着肥厚的兩頰，這兩種成了他一個好惡作劇的外貌。

每一個人都在觀察他們。不過這四個男孩子和女孩子催促不安地坐在他們的位子上誰都沒有像丹雅那樣帶着這樣的不安希望着新來者。爲了現在，在另一剎那中，她將知道他們中間到底哪一個使她遭受到比恐懼更惡劣的一個苦惱的痛苦。

先生詢問他們的名字，胖孩子回答道：

「哥狄羅·哥時里夫斯基。」

瘦的一個說：「波爾西契。」

「那末，他們」今天早晨到底不曾到來。」丹雅在極大的安慰中自思：她又一次地自己告訴她自己，「好壞，讓我暫時地忘掉了一切吧。」

對於先生，無論如何，哄堂的大笑豫言了一個不幸的開始的。

可是她祇說道：「好吧，我們立刻就開始吧。我希望你們在暑期中沒有把任何東西忘掉。」

費爾加讓別人聽見地嘆了口氣。

先生並不避風地對他瞥了一眼。她決定今天對孩子們特別的寬大。這畢竟是他們的節日呵，讓他們感到這一天總是他們的客人吧。

「你爲什麼要那樣子嘆氣呢，費爾加？」她問道。

費爾加站了起來。

「今天早晨，太陽一升起來我就起身了，」他說，「寫了一封給我朋友的信。可是我把它作罷了。爲了我忘掉了怎樣標點這一句句子：『今天早晨你這塊單的上哪兒去呢，我的朋友。』」

「你忘掉得太成話了。」先生一面說一面看了看眼睛向下的丹雅。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以爲這個女孩子要逃避回答，便說：

「丹雅·薩巴內依伐，你沒有忘掉標點那樣的一句句吧，你沒有吧？你能够告訴我們麼？」

「天知道！」丹雅思索着。「費爾加指的是我呵。每一個人，甚至連費爾加，該是這樣的殘酷麼？他們不願意忘我暫時地忘掉我所這樣竭力地企圖不再回憶的事情麼！」

「像這樣的一句句是需要一個問號的，」她回答。

「你瞧，」先生對費爾加說，「丹雅記得挺清楚。現在，上黑板來寫一句同類的句子。」

費爾加走近黑板，拿起了一枝粉筆。

丹雅和以前一樣地眼睛下垂着坐在那兒，她的臉一半被她的手所掩蓋了。不過他所能夠看得見的她的面孔使他這樣懷念地想起：要是她的心境應得歸咎於他所製造的這個戲謔的話，那他真希望她會裂開了把仙吞了進去。

「她是怎麼一會事呢？」他想。

舉起了他的手，他寫了一句連拼法都稱其的不通句子。

先生做了一個絕望的手勢。

「費爾加，費爾加，」她斥責地說，「你已經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忘掉了。你甚至不知道按線，任意濫放你的邊公。你怎麼會造成這樣錯誤的呢？」

全課堂都哄然大笑了，當他們看見了費爾加所做的東西的時候，丹雅也拾起了她的頭。在費爾加重又凝視着她時，她是比其他的人更高聲地大笑起來了。

帶着一種惡作劇的露低而笑的神情，他拂去了他手指上的白灰。

費爾加顯然地是十分滿意他自己。

先生斜靠著椅，在靜默中注視着他。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像這樣的一個孩子，一個她所常常讚美的心情活潑和機敏的孩子，怎會這樣地歡喜無理取鬧呢？在這事情的後面一定有着什麼的吧。孩子們在欺騙她。並且她會以為她是這樣充分地欺騙他們的呵。

六

那些稀少的片羽，當她的母親工作完了以後，走進院子裏休羅在花壇旁邊草地上的稀少的片羽是丹雅最幸福的時候，即便欣草已經太稀朗不足以適當地把土地隱庇起來，花壇邊都探赤着吧，這些又算得了什麼呢？——這依舊是很愉快的呵。丹雅縮在他母親的旁邊，把她的頭放置在她的膝部上。於是草地似乎加倍的柔軟，天空加倍的晴朗了。她們兩人卻仰起了頭悠長地、默然無言地凝視着一個高出於水面之上的使人暈眩的高處，鸞翅翔着，準備突然下撲在河灣處的魚類。牠們一動都不動地懸在那兒，直到一隻路過的飛機強迫牠們才移動。引擎的震動聲，被森林所緩和和含糊了的聲音，好容易飄遠到了院子裏。並且當牠突然她停止了，或是，像一陣奇響，逐漸地在院子上面消失了的時候，母親和女兒依舊坐著不開口。

可是今天，聽到了這聲音，母親開口了：

「橫在我們中間是一個多麼大的距離呵。我推測他們到底是沒有來。」
丹雅不說什麼。

母親把手伸向花壇去，現在除了一二支被斬了頭的花或外全都赤裸裸的了。

「燕子花到哪儿去了呢？」她說。你的小花裡看上去真是漂亮呵。真的，食食的燕子沒有把所有的花頭咬斷吧，沒有吧？」

「今天早晨我自己把燕子趕走的」，丹雅說，依舊圍在過母親的身邊。

「百合花」，母親夢幻地說，「它們在莫斯科的附近是不生長的，你知道，你的父親向來是很喜歡我們的花的，我真希望你送一些給他。」

丹雅依然靜默著。

「他是一個忠誠，仁愛的好人，」她的母親講了一句說。

丹雅突然地坐了起來，於是重又躺到地上，她的頭正對着母親的一面。

「怎麼啦，丹雅？」她的母親問道。「你有什麼要告訴我麼？」

「要是他是一個好人，」丹雅說。「爲什麼他要拋棄我們呢？」

母親退縮了，好像草地中有一塊尖銳的石子觸到了她的背節。

丹雅立刻就觀察她的語句的殘酷，把她的雙膝曲起，用吻來充滿了她母親的衣服、臉和雙手。這是這樣地奇異，這樣地平靜呵，在這這寧靜的，除了頭上的天空，什麼都沒有的小院子裏，不開一

聲口，兩個人一起橫躺在這稀疏的草地上，然而一個單子！——父親！——就從她們把她們的不辭奪去麼？那末她怎麼能够愛她的父親呢？

「媽媽，丹雅說。」我不再說這樣的話了。我一定不說了。他們不到這兒來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是一件多麼挺好的事情！總之不是怎末壞的！——對於我們自己，不是麼？至於花，我會更多種一點的。我會收集一些種子，我知道森林裏的沼地上是很多的；我要做一切事情，我們要把我們的院子弄得更加可愛，比現在百倍地可愛，你瞧着吧。」

她嗚嗚着說，幾幾乎沒有留神她是在說什麼。她沒有聽見門的嗚嗚聲和她母親的一遍又一遍的說話：

「丹雅，丹雅，去開門去，有人要進來。這一定是從醫院裏來找我的人。」

丹雅終究立起了身來，現在她能够聽見門外的足響了。她厭惡地走去，因為她這時不願意讓任何人進來，甚至是從醫院裏來的人。

「你找說呀？」她耐不住地從門內向外問。「醫生麼？你是一個病人？」

可是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異常健康，一個高大的，笑容滿面的男子。他穿着烏亂，身穿一件陸軍上校的制服，不說一句話的，微笑地看着她。多麼地奇怪呵！

她聽到了她母親所發出的一聲微弱的叫喊。她把她的眼睛少許向側歪了歪，斜倚在門柱上。

「這是父親！」她立刻就把它猜到了。

他跨過橫置在地上的一塊木板，走向她的母親的身邊，像差不多要吻她似地俯下頭去。她退縮了，把她的手伸給他。他乖順地接住了它，便把它握在他的兩隻手的中間。她母親用她自由的手——另一隻手——指了指丹雅。他便這樣突然地連他的皮帶都發出咳嗽的聲音，繞過身來。對她，他同樣地伸出了他的大而寬闊的手掌。丹雅向他走近去。她的臉蒼白蒼白，並且在她的眼中有著一種悲哀的神色。他吻着她的前額，把她的頭緊貼着他。他有着新的毛織和皮革的氣息。

於是他說道：

「你是多麼大的一個姑娘呵！我真地應該帶花給你而不該帶糖果的。」

他把他的手插入他的袋裏將盒子取出。可是笑小盒大，並且盒子被穩穩地絆住了。他的他的手指強拉着它，他把它壓成扁塊，出力的拖拉，直到他的臉都費力地變成紅色了。丹雅立在那兒等待著，她的面孔是越來越蒼蒼白。聽著他的聲，突然地潤澤得像一個孩子似的臉，丹雅思索著：「他是不是一個好人呢？」

終究他把盒子抽出來了，遞給了丹雅。她接過盒子，可是她不知道它有什麼用處——這多少是一個

討厭的東西吧！

她把盒子擱在水桶附近的小書桌上，水筒開始像擊鼓似的打在它的上面，在庭院的靜寂中，聲音有如雷鳴。於是狗來了，老貓哥克帶領了牠的小貓也來了，牠們全都用鼻頭嗅着盒子。

她的母親差不多心上沒有覺察地搖了搖她的頭。她拾起盒子把它帶進屋內。

丹雅留在院子裏。

她的父親重又抱住了她。

現在和糖果盒子的鬥爭已經過去了，他開始說着話。他很激動，高聲地談着，一直作着一個緊張的微笑。

「這真是可惜，你沒有在碼頭上。綁匪沒跟我來希望呀。真的我們在甲板上等候了好一會。柯爾雅被痲疾所困倒了，我們在等待担架夫來把他抬下船去。你想想看，有一個小姑娘會在碼頭上送給了他一些花，它們全是百合花呢，——我已好幾年沒有看見過了。想想看，她會來來把花放在他的担架上。他希望這小姑娘就是你，他說。可是你却沒有在那兒。」

丹雅把手舉到了她的髮邊，用她的手指緊壓着它，好像她要阻止熱血衝上她的面孔似的。她從她的父親那兒直往還後。

「怎麼啦，丹雅？」他問道。

「爸爸，請不要講得這樣高，」她說。「我能够很清楚地聽見你的說話的。」

院子的靜寂把她嚇住了。她的父親停止了說話。他的激動的臉變爲嚴肅。微笑從他的唇邊消失了。

可是他的眼睛仍保有它們仁慈的神色。他咳嗽着。並且，說起來挺奇怪，這種咳嗽的聲音丹雅聽起來倒很熟識。她確確實實是這樣的咳嗽的，每當抑鬱的思想用它們寒戰的呼吸接觸着她的時候。

他專注地凝視着她的臉，溫柔地接住了她的肩膀。

「我知道你在對我發怒，丹雅，」他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要做好朋友的，可不是麼？」

「讓我們去喝茶去吧。」丹雅說。好像她是對其他的任何人一樣。「你願意喝一點茶麼？」

「噯！原來我的小姑娘是喜歡那個的！」她的父親說。在她的肩下壓得更重了。

她懂得他所說的什麼。

「來，和我們一塊兒喝茶吧，爸爸。」

她說完了這句話的時候，眼淚突然地汗滿了她的眼中。

「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對你習慣呢，爸爸。」

他把他的手從她肩上移去，輕輕撫摩着她的面頰。

「是的，你是對的，小丹雅。」他似語似地說，「這是困難的，十五年了，我的孩子，很困難的。不過我們依舊能够一樣地做好朋友的吧，不是麼？讓我們去喝茶吧。」

丹雅家裏木頭走廊上第一次地閃爍着，一個不熟悉的足音，一個男子的沉重足音；自己的父親的足

七

當丹雅在學校裏，有人問到蓮柯爾雅·薩巴內依伐，他已經被安置在他們的級裏了，是不是她的親戚的時候，她對有些人說：「是的，」對另一些人又說：「不是的；」爲了這對於大多數她的質問者是無關緊要的問題，他們便立即停止詢問她了。費爾加，他曾經有一次費了這末許多的精力去尋找一個所謂馬產西卡地方的，也不再問丹雅什麼問題。

可是他坐在丹雅後面的桌子上，他能够稱心適意地看她的後跟。這很滑稽，一個人的後跟是多麼地富於表情呵。她能够像森林中費錫加用來敲火的石頭一樣的冰冷和堅硬，並且她能够像或前或後漂漾在微風中的青草的一張寂寞的葉片的羽狀一簇的蒼白。

丹雅の後跟是有時候這樣，有時候那樣，不過它主要地是表白了她的唯一的願望——那願望是全然不知道在她後面所進行的一切。

費爾加和柯爾雅二個人都坐在她的後面呵。

丹雅的這種固執的願望和他們二人之中的誰有關係呢？

費爾加始終落於事物的光明面，所以他決定跟它毫無交涉。至於柯爾雅，要是丹雅曾經以爲他騙人的話，那她走錯了。費爾加並不視柯爾雅爲驕傲。他的身體也強壯，他的兩臂太強，他的臉色太蒼白，可是他不是驕傲，這、任何人都能够不得出的。

當費爾加第一次顯露給他們在學校裏怎樣咬嚼着樹脂時，柯爾雅不過問了一句：

「那是什麼？」

「這是虎尾樅的樹脂，」費爾加回答說。「你能够從立在轉角上的出賣「立普契基」(一)的中國人那兒買到它的。化五十個戈登依克他以後給首一大堆。」

「什麼是「立普契基」呢？」柯爾雅問道。

「噢，」費爾加憤怒地說。「你要立刻知道很多的東西會麼？」

柯爾雅沒有見怪費爾加於批評。

「好的，」他說。「我不久就會查出來的。那是一種滑稽的習慣，在你們學校裏你們所有着的一種滑稽習慣。我以前從來不會知道任何人會去咬嚼樹脂的。」

可是他照式照樣地買了一大堆樹脂，請費爾加吃一些，他自己也咬嚼一些；並且他立刻就學會了如

(一)立普契基(Lipnaki)一種屬於蜜餞一類的東西。——譯者

同別的孩子們那樣用他的牙齒把它敲得咯咯作響了。

他把樹脂像任何人所希望那樣滿意地送了一些給丹雅，她回報似地對他笑了笑，露出了像雪一樣白的發亮的牙齒。

「也許這種情況足以說明在成人們的牙齒的潔白吧。」他說。「這東西對於潔淨牙齒一定是非常有效的。」

可是他所說的一切事物都引起了她的憎惡。

「哼，帶着你的足以說明這，說明那，說明其他的情況滾開吧，」她冷淡地說。

他笑起來了，不說什麼。

他帶着輕快的眼光看着她，這眼光使他想到了冰，並且丹雅第一次地注意到了她們中間的固執的表
情。

「很對，」他沉着地反覆的說。「這情況足以說明它。」

丹雅不能夠決定該不該把它看作真正的口角，不過從那一剎那起他們是相互敵對着了，這個有癩病的孩子開始在現在比到他初來的時候更占有了她的思想。

每一個假日丹雅都是在她父親家裏吃飯的。

在走向她父親家去的路，她得經過公園。公園是在她屋子的附近，並且通到一條直達要寨的道路。這路沿著河岸引伸開去，蜿蜒着，時而向左，時而向右，好像回環繞來對河作最後的一瞥，那河，把羣山逐到後面，現在它很美麗地橫躺在下面。

丹雅不慌不忙地走去，時時回來了來，像路那樣，凝視着河流。當它是平靜的時候，她能够聽見俯着河岸的沉重土塊落進水裏去的嘶嘶聲。她的狗到處跟隨着她，專一地諦聽着每一個聲音。

一個半個鐘點的步行把他們帶到了她父親的屋子。

屋子位置在一排作為軍隊司令官們的屋子的末端。撒滿了石灰的石子掩蓋着小徑，可是結果，石灰的白色覆在葉片上的青草仍在石子中間推了上來。

這兒沒有喧嘩的聲響。屋子的玻璃門是始終開着的。

丹雅經過玻璃門走進了屋子，狗留在外面。她曾經多次地希望她能够留在外面，狗替她走進裏面呵。

雖然在這屋子裏每一個人是這樣和氣地待她的。

娜絲司達·披曲洛維娜常常第一個在門檻跟前迎接她。一個溫和的，具有着一種率真的誠實和一個仁慈的臉的女人，她以她的手臂擁抱着丹雅的肩部，吻着她，一直沒有變動地用這樣的一句話來歡迎她

說：

「哈，哈，丹雅來了！」

縱然當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聲音很柔和，丹雅的心裏却充滿了猜疑。

「爲什麼她在吻我的時候老是看着父親呢，」丹雅思索着：「這是不是因爲她要勸給他看：『聽呀，我對你的女兒多麼的感熱呵，你現在不可能說任何反對我的話了，並且她也不能夠了吧』呢。」

這種程度的思想使她失去了言講的體力，並且她的眼眉都拒絕聽她的命令：「她甚至不能夠正視着她的父親。」

只有在她走過他的身前，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裏的時候，她才重新感到安靜了。

於是她才能夠鼓起勇氣，十分自然地對柯爾遜說：

「你好麼？」

「你好，丹雅，」他在她對他點頭的時候立刻愉快地回答說。

她的父親不說什麼。他祇是輕輕地摸摸她的面頰便匆忙的吃飯了。

在這屋子裏吃飯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們吃着馬鈴薯和從過路的通古斯人（一）買來的臘肉。他們

（一）通古斯（Tungus）是在堪察加附近的一種民族。——譯者

和滿地，面吃着美味的菜餚一面爭論着，嘲笑柯爾雅能够把一個烏漆墨漆進他的嘴裏，並且吃食他做這樣的事情。有時候她的父親甚至開玩笑地亂噎着他的鼻子，可是猛烈地足够使它少許腫起來。

「喂，愚笨的老爸爸，」柯爾雅說，擡起了眉頭。「你決不能夠跟我玩那樣的惡作劇的。我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你知道。」

「那是真的，小滑頭，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了，」爸爸說。「你們全部這末快地長大起來了，不是嗎。試試看我們能不能勝過你們！不過在櫻桃餅準備好了的時候，我們聽你說些什麼吧。」

他對丹雅作了一個狡猾的一瞥。

「天哪，」丹雅思索起來了。「我關心櫻桃餅做什麼呀，當我知道了他絕對不會像愛柯爾雅似地愛我，絕對不會噎我小滑頭或是在我的鼻子擊一下，或是拒絕我一個何外的幫助的時候。並且我絕對不能像今天這個討厭的小東西所做的那樣噎他『愚笨的老爸爸』的。他們真地以爲用他們的險惡的櫻桃餅就能够愚弄我麼？」

她的心裏又開始作痛了，緩慢的咬裏着的疼痛。

然而她喜歡在這兒，她喜歡這個女人的聲音，樂過了這屋子的聲音；她喜歡她生得健美的輪廓和有一個常常對丹雅微笑的仁慈的面孔；她喜歡她父親的強健的外形，騎在長椅子上的他的粗厚的牛皮帶

和他們全都玩着的一副中國的小彈子，小鐵球的叩擊聲。甚至柯爾雅，這個溫和的，在他的滑稽的腰際中具有着固執的紳色的男孩也吸引住她，他從來不甘忘掉激留一塊骨頭給她的狗的。

可是在丹雅看來，他從來沒有思念過她，縱然他們一塊兒上學校，一塊兒吃飯和一塊兒玩彈子。他從來沒有寫了她使他自己受盡磨折，恨她；甚至一天裏沒有一刻！——甚至沒有像她那樣多地恨他的去恨她。

那末爲什麼她要贊成跟他一同去的魚並且指點給他哪兒是鱷魚浮游的地方呢？

丹雅愛星，愛清晨和黃昏的星，夏天裏低低地閃耀在天邊的大星和秋天裏這樣多、這樣高、這樣遙遠的繁星。這是愉快的，在星下面，步行穿過這平白的城市，向下走到也滿是星星的河邊，相同的星似乎穿過這黑暗和靜寂的水面。這是愉快的，坐在泥土的河岸上，持着你的釣絲，等待魚來上釣，被釣魚規則所認可，知道你不会耗費掉一分鐘光陰。

黎明依舊有着一個漫長的路程；在朝陽把籠罩在河面上的一層薄霧強力分開前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最初，樹木全都隱藏在霧裏面，後來河水開始發亮了。不過在這時候你能够聽任你的思想自由奔放；對於在樹叢下面奔忙的衆鳥和蝴蝶，你會驚奇它們要不要睡覺或是在清晨中它們是否感到寒冷。

是的，這黎明前的時間是可愛的呵。

可是當丹雅睡醒過來，那天早晨，天上祇有很少幾顆星星了，有些星已經全部消失，另一些星則依舊在水平線上向下微弱地閃爍着。

「這多半是討厭的吧，」她想。「柯爾雅今天要跟我們在一塊。」

猝然地她聽見有人在敲窗了。這是費爾加。他已經在她的窗玻璃上輕叩過二次了。

丹雅在黑暗中穿好衣服，把一塊肩巾披在她的肩上。於是她打開窗子跳到了院子裏面。

費爾加立在她的窗前。微光中他的眼睛露出一種奇異的色彩，像一個狂人樣的發滄光。「根捕漁的釣竿拿在他的肩上。

「爲什麼你來得這樣遲呢？」丹雅問道。「你昨天沒有把蚯蚓捆好麼？」

「你去捆捆看吧，在城裏你捆不出什麼蚯蚓的。」費爾加戾聲地說。「沒有太遲，我們這時候去正

好。」

「那好極了，」丹雅說。「沒有蚯蚓可真是糟糕，我的釣竿也丟去麼？」

「唔……」

「那末走吧，我們在等什麼呀？」

「柯爾雅怎麼樣呢？」

「哦，是的，柯爾雅！」丹雅在黑暗中敲了敲眉頭說，好像她已經完全忘記柯爾雅了，好像她從那

醒過來看到了窗外微微星以後就立刻不再憶及他了。

「讓我們在靠近堤岸的街口等他吧，」她一面說一面輕輕地吹著口噓呼喚她的老狗。

可是這狗，捧縮在賽雪車的下端，連一隻腳爪都沒有移動一動。牠只是仰視了丹雅一下，好像說：「我盡了我的本份了！難道在夏天的時候，我沒有常常跟著你到河邊去釣魚上麼？並且在冬天溜冰的時候，我沒有許多，許多次地把你的鑰匙的匙冰鞋含在我的嘴裏麼？可是現在！那該够了吧。試想想看，爲什麼我一早就應當這樣早地起來呢！」

丹雅完全懂得了牠的意思。

「呵，好吧，」她說。「就在你原來的地方吧。」

不過也許牠會願意去呢。

「哥薩克！」丹雅呼喊着說。

滿立刻就起來了，所有的小貓都跟隨着牠。

「需要貓做什麼呢？」費爾加問。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費爾加，」丹雅說。「牠也知道我們上河邊去做什麼的。」

他們出發了，抄入了一個早晨的懷抱，早晨如同一個神祕的森林，在他們動身時就在他們的前面。

森林裏的每一棵樹看去都像一陣煙，每一個從屋子的煙囪裏上升的螺旋形的炊煙則被變成一座奇異的叢

林。

他們在薄好鋼河河岸去時，路前頭角子上等待着柯爾雅。

他們等了許多時候，費爾加對着他的手指呵氣來使它們溫暖；在很早的早晨中，在凍結了的泥土裏，挖掘蚯蚓是件寒冷的工作呵。

丹雅帶着一種惡意的歡喜感到有點發癢。她不说什麼，可是她的細小的，怕冷的外形跟裸露的頭和縮在濕氣中的柔髮，似乎在說：「瞧吧，柯爾雅畢竟是怎樣的一個傢伙呀。」

終究他們看見他了。他正拐過街的轉角，一點兒都不焦急地在走。他向他們走來，他的脚步聲異常清晰可聞，並且從他的肩膀上取下了他的釣竿。

「請原諒我，」他說，「我真太遲了。昨天晚上我頭暈動我上她的地方去。她並且給我看了許多魚。不過她把牠們養在一隻養魚器裏。但是牠有幾條好看的魚。有一條十分金黃色的魚有着一條像一摸羽毛似的尾巴。我化了很多時間看魚。所以你們一定能原諒我來得太遲的。」

丹雅忿怒地搖着頭。

「請原諒我，」她反覆地說了好幾遍。「天哪，多麼的有禮貌呵！你最好還是別使我們等待吧。現在全是爲了你，我們把每樣東西都喪失了。」

柯爾雅不说什麼。

「我們還不太遲，」費爾加說，他是比到其他兩個人更有經驗。「上面那一邊天已經是明亮了，可是下面靠近河水處它依舊是黑暗的。你這樣地煩惱是爲了什麼呢？」

「我煩惱是爲了我很討厭極有禮的人物，」丹雅對費爾加說，「我常常感到他們是在企圖愚弄我。」

「至於我，」柯爾雅對費爾加說。「我不能容忍貓類，（一）不論我是去捕魚的貓或者是什麼地方都去不去的貓。不過我不是從這件事上得出任何結論來的。」

費爾加，他痛恨口角比痛恨任何事情都來得厲害，抑壓地看管他們兩方。

「爲什麼你們常常要吵架呢，——在課堂裏吵架，在這兒也吵架？讓我告訴你們一些事情吧：要是你們在打獵或者捕魚前口角，你們最好是留在家裏。那是我父親所常常告訴我的話。這是他的經驗之談。」

柯爾雅推了聳他的肩膀。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跟牠吵嘴。她常常先動口的呀。並且父親說我們應當做朋友。」

（一）貓在這兒是一種雙關語，一方面是指跟隨丹雅的老貓小貓，一方面是指丹雅是一個乖戾的女人。

人——譯者

「我們不會爲了父親這樣說而成朋友的，」丹雅說。

費爾加更加悵然地看着她。甚至柯爾雅，縱然他沒有把它顯露出來，聽了她的說話是少有些失望了。

「不，我不同意，」費爾加批評說，「我的父親是一個獵人，並且他不是一個會說話的人。可是凡是他所說的話全是真實的。」

「你瞧，」柯爾雅說。「甚至費爾加，你的忠實聖喬、巴沙（一）都不贊同你。」

「什麼聖喬、巴沙？」丹雅嘲弄地問。「是不是爲了你偶然地剛讀完唐·吉訶德（二）呢？」

「不，我早就讀過唐·吉訶德了，」柯爾雅泰然地回答。「不過因爲，爲了一件事情，他常常攜帶着你的釣竿並且替你掘蚯蚓。」

「那是爲了他比到你好過一千倍，」丹雅喊叫新說，狂怒地連臉都變紅了。「費爾加，別給他什麼蚯蚓。」

（一）聖喬·巴沙（Sancho Panza）是吉訶德先生的一个忠僕。——譯者

（二）唐·吉訶德（Don Quixote）是西班牙薩拉提茲（Za Co Cervantes）所著的一本有名的小說，裏面的主人公吉訶德先生是一個耽於幻想的人物。——譯者

「見鬼，」費爾加思索着。「他們好像我是一隻剛剛孵的雞一樣的譚子我，不是我可依舊活潑呀。」

柯爾維威重又聳了聳他的肩膀。

「我不要你的蚯蚓，我能够在河岸上掘到幾條的，並且我會爲我自己找到一塊地方。保護好了你們的蚯蚓吧。」

他沿濱河岸不見了，那兒叢樹和岩石立刻就從視界上把他隱藏了起來，祇有他在下面小徑上的足音長時間地能够聽到。

丹雅在他後面注視着，在他已經不見了以後還注視了許多時候。

一陣白色的霧從河上昇起來了，向着她緩緩飛過來，越過了黏土、樹叢、草地和沙礫。一陣稠密的濃霧似乎要包圍住她的靈魂。

費爾加憤憤地看着她，可是不說什麼，爲了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最後他不能再忍耐了：

「你爲什麼要反對他呢，丹雅，爲什麼你老是像罵樣地對他呢？在課堂裏我坐在他的旁邊，並且我知道——待我想想看——沒有一個人能够告訴你關於他的任何壞話。我也不能夠。他一點都不驕傲，雖然他進步超過別人，甚至超過你，你常常得到優越的分數的。我親自聽到他對德文先生講過壞話。並且

他也會講法國話。可是在我們這裏甚至沒有一個人懂得他所講的。那末，爲什麼你是這樣討厭地對牠呢

？

丹雅沒有回答。她默默地走向在霧下面作着夢的河邊。老貓和牠的小貓們謹慎地選擇牠們的道路走下斜坡。

費爾加凝視地坐在她的旁邊。

「奇怪的傢伙，柯爾雅，」他想，這有什麼要緊呢，即使一千隻貓，一萬隻貓到河邊去捕魚！倘若牠們不是跟了丹雅去的，費爾加是不是爲了這件事情而感到任何不快呢？不，他一點兒都不會把它留在心上的。並且丹雅也是一個滑稽的女孩子呵！讓柯爾雅稱他做聖喬·巴沙吧，要是他願意的話，——他沒有聽到過有關他們的任何壞話，所以他費爾加，做什麼要在意呢？

他們從險峻的堤岸爬到河邊，走向漁船停泊着狹小的埠頭，他們看見柯爾雅坐在這一塊地方的一條狹板上，這是鱒魚常常來上釣的地方。

「他到底替自己找到這塊地方了，」費爾加欣喜地說，因爲在他的心裏面他是高興的。

他走近柯爾雅的身邊，看見他的錫鐵裏面，它的生了鏽的底上面，只有一把沒有用處的泥土，他轉過背來，爲了不使丹雅看見，他把幾條蚯蚓插落在籃子裏。

丹雅爾巧同樣地看著他，不過她不做什麼。

她拿了她自己的釣竿和蚯蚓，走到埠頭上，在柯爾雅的身邊坐下來。費爾加走得稍許遠一點，看他自己選擇了一塊舒適的地方。當打獵和釣魚的時候，他常是寧願孤獨的。

剎那間，或者也許不止一分鐘吧，河水擊跨了孩子們，甚至老貓和小貓們的腦海，他們全都屹然地一動都不動地向下凝視着河面。

在河水深處，某種神祕的事情是發生了。這像是從水深處湧起來的某一個動物的呼吸，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把它緊握了之黎夜的手，現在已經鬆放了它；它沿着河面衝刺過來，拖曳着它身後面的長足撞散了河水。它正在緊迫着在天空中取着均勢的太陽。河水越來越明亮了，開闢退縮了，深度也被顯露出來了。魚開始在浮起來；天哪，牠們怎樣地不真實呵！丹雅爾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情景。

可是魚常常能够覺到的，當你在注視着他人的魚海面不注意你自己的魚餌的時候，（在這時候）魚便嘲笑着你，迴避開了你的釣絲。

丹雅爾時時抬起她的眼睛望着柯爾雅的釣絲。柯爾雅也注視着她的。害怕別人會第一個捉到魚的恐懼苦惱着他們，並且擾亂了他們，這樣使得魚兒吞吃了釣餌而不顧上釣。

柯爾雅是第一個自認失敗了。他立起身來，打了口呵欠，伸伸四肢，連他的骨骼都發出喀喀聲。

聲音。

「我知道不論什麼魚都不會來上釣的了，」他旁若無人地、高聲地說。「這種水還不斷對河水的海會使你昏迷不醒的。這最好還是像西雅那樣的做法把一種笨魚放在一隻玻璃的缸裏吧。」

牠們一定是愚笨的，」丹雅說，十分明確地。「要是牠們把平常的砂溝裏寫水的話。」

柯爾雅沒有準備反駁。他只是沿著狹板走動着，不去撥動他的釣竿。狹板在他的路踏下稍許下沉了一點。哥爾克，已經努力進行用她的腳爪挖出了幾條小魚的哥爾克，小心地注視着他。牠同邊移動讓牠走過去。在這一刹那，奧雅爾，小貓中的一隻，在湖澤的狹板上折來擺去的，帶着一聲輕輕的痰通聲跌進水裏去了。是牠太注意了在狹板旁邊的附近跳躍着的鱒魚了呢，還是牠移動到了太靠近邊緣處，在牠有時間伸出牠的利爪前，失去了牠的平衡呢，丹雅絕對不知道。當她看見牠的時候，小貓早就在狹板的另一面了，水流迅速地帶着牠浮開去。這隻小東西一面喘氣一面掙扎着，母親沿著潮溼的沙地衝前衝後悲哀地作着嗚嗚的叫聲。

丹雅兩腳跳了出去，僅僅觸及了一下狹板，她是這樣的敏捷呵。

她跳到河岸上，奔進水裏面。河水把她的藍色的衣服湧起，像一朵森林裏的鐘狀花的花瓣一樣。老貓跟隨着她跳進了水裏。柯爾雅立在他原來的地方。

丹雅伸出兩臂把小貓從河裏舉了起來。牠有去比一隻老鼠更來得小了。牠的黃色的毛皮被潤濕了。牠是幾幾乎停止了呼吸。

丹雅把小貓放在岩石上，老成孜孜不倦地風幹牠。

柯爾雅十分鎮靜地站在那兒。

「你故意把貓擲到水裏去的。我看見你的！」丹雅忿怒地喊叫說。

柯爾雅不說什麼。

「也許他是一個懦夫吧？」丹雅想。

她甩她的腳踐踏他。

可是甚至這樣都不能夠使他移動。他無法說一個字來。他是這樣地被嚇住了。丹雅聽他自然地立在那兒，她奔上了小山，她的濡濕了的衣服黏住了她的兩膝。

柯爾雅在小山的頂上，鄰近漁人們的小屋的地方追上她了，握住了她的手。

「丹雅，」他喘着氣說，「相信我，我不是存心做這樣的事物的……這是一件意外，小貓牠自己跌進了水裏。」

「離開！」她說，企圖把她的手拉出來。「我不釣什麼魚了。我要回家去。」

「那末我跟你一起去。」

他鬆開了她的手；他大踏步走着，寫了不客在她的後頭。

「別跟着我，」丹雅喊，她在一塊岩石旁邊，——一所漁人的小屋倚着它而建築着的岩石的旁邊，立定了。

「可是你會來吃飯的吧，你會的吧？」柯爾雅低聲地問。「今天是放假天。爸爸會盼望你的。如果你不來，他會說是我得罪了你。」

「原來你怕的是這個呵？」丹雅說，倚着這塊高大的岩石蹲伏着。

「不，你誤會了。我很喜歡爸爸。並且他會不舒服的。我不願意使他不舒服，我也不願意你使他不舒服。那是你應該了解的。」

「別說吧，」她說。「我很懂得你脾氣的意思。我今天一定不來吃飯。我絕對不再來了。」於是她轉向左邊去，漁人的小屋的垣牆把她的身影遮住了。

柯爾雅坐在早就被陽光所曬熟和曬乾了的岩石上，這岩石只有一塊潮溼的黑點子，那是丹雅的潮溼的衣服所映在上面的。

柯爾雅觸了一下這點子。

「滑稽的小姑娘，丹雅，」他思索着，像費爾加所曾經思索過的思索着。「一定的，她不是以爲我是一個懦夫麼？滑稽的小姑娘，」他決定了，「你絕對不會會她所做的或是所說的一切的。」

把他的手重又放在岩石上面，他墜入一個幻想中去了。

費爾加在這時候什麼都沒有看見。他坐在河岸的一個彎曲處的後面的土壤上，拖起了一條具有着黑色的小而有着光的眼睛的比目魚和一條他用一塊尖銳的石子一擊而中直接地殺死了的鯉魚。

拖起了魚以後，他決定休息一下。他拾起望遠鏡，看見兩根釣竿在水面上搖擺着，（這）提得很緊，魚正在吞餌。可是一個人都看不見，沒有柯爾雅也沒有丹雅。綠石質的小徑上只沒幾人。

他甚至仰視了一下小山。但是在空虛的天空中只有風在那兒遨遊，連秋雲都很缺少呵。

只有一隻溼淋淋的老貓跟牠的小貓們正在緩慢地和小心翼翼地涉步爬上斜坡。

丹雅到底來吃飯了。她舉上門階，突然把玻璃門打開，走了進來，讓她的狗站在門階上。

丹雅猛烈地把身後的門砰然關上。總之，她高興什麼時候上這屋子來就來該是她的權利吧。她的父親住在這兒，不是麼？她是來看他的，誰都不能以爲她是爲了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任何事情而來，例如，譬如說吧，爲了櫻桃餅之類。

丹雅重又把門砰然關上，聲音比到以前的更響了。

門在它的框子中震盪着，它的玻璃質的邊際作着玲瓏的聲音。

丹雅走進房間，在桌子邊坐了下來。

午飯已經吃過了，桌子上有着碗裝得滿滿的肉湯。

「怎麼，你來了，丹雅，」她的父親快樂地喊道。「柯爾雅說你今天不來了！快點坐下來吃吧。多吃一點，被母親送過今天爲你做了些肉湯，你瞧柯爾雅把它們黏合得多麼精巧哪。」

「哦，」丹雅想，「他也能夠做湯麼？」

她看着她的父親，看看牆壁，看看娜達司達，按曲洛維娜的一會兒給她烤肉一會兒給她麵包的親切的雙手，可是她不敢看柯爾雅。

她俯伏在桌子上面地坐著。

柯爾雅也降起着背坐在呢兒。他的嘴唇上有著一個零弱的微笑。

「爸爸，」他說，「寫什麼你要告訴丹雅我幫忙做湯糰呢？她現在一定不吃它們了。」

「怎麼啦，你們吵過嘴了麼，孩子們？」父親於是地問。

「呵，沒有，爸爸，」柯爾雅答。「我們從來不吵嘴的。你自己說過我們應當做朋友。」

「應該這樣呀，」父親說。

倚靠在桌子上，柯爾雅對丹雅耳語說：

「是誰說過她今天不來吃午飯的呢？」

「我並不是來吃飯的，」丹雅高聲地回答。「我不要吃什麼東西。不，謝謝，我是一點兒都不餓。」

她固執說，在她的父親和她的姨母強迫她吃的時候。

「那是怎麼一回事呀？」她的父親驚奇地問，「湯糰怎麼辦呢？」

「不，謝謝你，我已經跟媽媽一塊兒吃過飯了。」

「開再三再四地請她吃了，爸爸，」柯爾雅嘲弄地說。「她無論如何不會吃的。」

「好吧，好吧，」父親抱憾地說，「要是她不要吃，她就不吃吧。不過這真可惜，湯糰是這樣的好吃呢！」

呵，預想得到的，它們那些包滿了淡紅色的肉和這些愚蠢人們主張用醋來調味的小得一口可以吃掉的煮熟的糰子，是一定很好吃的。養了狂的人，是的呀，沒有一個人用醋來調味的。你和了牛奶，灑了些胡椒粉在它們上面，吃它們的時候，像吞進一團神祕的火一樣，立刻會使你的血熾熱起來的。

丹雅的思潮險小的旋風似地衝過她的腦海，縱然她繼續矜持作態地俯視着在漸漸冷去的湯糰的罐子。她的頭感到發眩，爲了她在家裏沒有吃過什麼東西，並且爲了她有一個強健的體格和強健的膀臂和兩腿；只有她的心不知道它需要什麼。現在她像一個瞎了眼的動物跑到了這屋子一樣來到這兒，除了她的顫搏鼓動，她看不見什麼東西，聽不見什麼東西。

也許提出一個屬於學術的問題會使她鎮靜下來的吧。

「爸爸，」她霍然地說，「海裏的鱈魚是有鹽味的，這是真的麼？那是柯爾雅所告訴我的。他完全不信任動物學。」

「我不懂得那有什麼相干？」她的父親問，一面探索着她的問題。

柯爾雅停止了吃東西。他用他的手背擦了擦他的嘴脣，他的臉上露出一種異常驚奇的表情。他從來不會說過這一類的話呵。不過他的驚奇很快地就消失了，寫，他恰巧記起，剛正是今天早晨他就已經決定了不再讓丹雅說的或是做任何事情使他驚訝。

並且一會兒後，橫過了桌子，他用冷清的視線沉靜地凝視着丹雅，在它們深處含有着一種安慰的閃光。

「不，我沒有說過，」他認真地說。「總之科學是什麼呢？一隻貓有四條腿和一根尾巴。」

一陣紅暈充滿了丹雅的前額和雙頰。她十二分覺得他所指的是什麼。

「你喜歡什麼呢？」她問道。

「我喜歡數學；並且我喜歡文學，」他接着說，「那是一種引人歡心的科目！」

「引人歡心！」丹雅重複地說。縱然她的性情傾向於藝術，並且她自己更愛好狄更斯、高爾基、司各脫、克萊洛夫和果戈里吧，她却輕蔑地說道：

「「瞎子看見了夜鶯」，我推想——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科學呢？」

他們這樣子繼續着，絲毫放不下他們自己的戲謔，他們的眼中充滿了互相的諷嘲，直到他們的父親，他不能把握住他們的爭辯的意義時說：

「孩子們，停止胡說霸道吧，我不能夠懂得你們。」

丹雅越來越感到頭昏眼花了，在她的耳內有着一種嘈雜的震動聲。畢竟是一個孩子呵，她需要吃東西。飢餓苦惱着她。它撕裂着他的胸部，她的腦海，似乎，沒徵了每一滴血液。她閉上她的眼睛使她不會看見食物。當她重新把它張開的時候，她看見桌子正在收拾清爽。一碗湯槽已經敞開了，麵包和晶鹽也散落在地窖中去了，只有她的碟子，原封不動地放在她的面前。當丹雅無意地用手碰了碰碟子時，剛是娜絲司迷·披曲洛維娜正想把它搬走的時候；她立刻詛咒着她的手爲什麼要去碰它。

「那才我要不要把湯槽留下來呢？」娜絲司迷·披曲洛維娜問道。

「不，不，要是我可以的話，我祇不過要幾個給我的狗吃。」

「快拿去給他吃吧。」她的父親說，「如果你願意，把整個碟子給他吃了都可以。」

又了幾個冷湯槽在她的叉子上，丹雅走到外面去了。在這兒，蹲伏在她的老狗旁邊的階石上，她迅速地，一個又一個地吃着她被她的傷心的眼淚所洗滌着的湯槽。

狗在茫然的解中高雅地吠起來了。牠發出來的喧聲使丹雅沒有能夠聽到在她後面的脚步聲。

她突然地感到她父親的手圍住了她的雙肩。他密接地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睫毛。不，她沒有喊叫呵。

「我穿過了玻璃門完完全全的看見這件事情了。」他說。「你有什么煩擾麼？小丹雅？什麼事呵，

親愛的？」

他便她立了起來緊抱住她，好像他要把他女兒的憂愁的重負放在他自己的身上，感受一下它的重量似的。她沒有顯明這樣做的注視着他。他看去像高大的森林那樣太大和太遙遠了，她無法把它一眼包住。她祇能够接觸到它們樹幹的樹皮。

她輕輕地倚靠在他的肩膀。

「告訴我一切吧，丹雅。也許我能够幫助你。什麼事情在煩擾你呢，你心上有着些什麼呢？」

可是她不說什麼，因為她正在想的是：「我有一個母親，一個家庭和一頓午飯，甚至還有一隻狗和一隻貓，不過我畢竟沒有一個父親呵。」

但是在她坐在他的膝上的時候，她能够那樣地告訴他麼？

如果她告訴了他。縱然他，——他過去是勇敢的人——甚至在一個攻擊前都從來不會變過色的人吧，他的態度會不會變更，他的臉色或牙齒會不會蒼白呢？

不過，那末，她現在怎樣去知道：睡着或醒着，她一直在迴響着他的這種思想呢？怎樣去知道：他是否憐愛地和纏綿地說出她的名字！——這個他曾經忘掉了這末許多年的名字呢？甚至在這時候，把她緊緊抱住靠近她身子的時候，他正在想：「我的幸福已經消逝了，爲了我從來沒存在我的手掌中捻過她

「吧。不過她怎樣才能夠知道這一切呢？」

她祇是挨近着他，倚靠他的胸部。

可是呵，按緊了一個父親的胸脯是多麼的甜蜜呵。

縱然現在已經不是春天，冷雨之後這時外面是潮溼的單薄的衣衫中有一點兒震顫吧，縱然甚至是在這晚秋的清冷吧，丹雅却感到暖的。她和她的父親一塊兒坐了許多時候，直到她自身的可愛的屏宿閃輝在通至要緊的道路的上空，在灑滿了石灰的小徑的上空，在有玻璃門的屋子的上空。

即使一棵樹吧，都可以看作一個理性的生命的，要是它在春天裏向你微笑，當它是被猿猴所修飾的時候，要是它對你說：「早呵」當你走進教室坐在桌邊椅子上的時候。並且你會發覺你自己對樹說：「早呵」的，縱然它屹立在窗外，在凝視着新年的後園中。

現在樹的葉子全落去了。不過即使沒有了它們，它仍是美麗的。它的生存着的樹枝向天空伸展着，它的樹幹是黑色的。

丹雅不知道這是一棵橡樹，還是一棵白楊，或是某一種其他的樹。雪現在正在下降着，初雪輕輕地飄落在樹皮和樹枝上；可是它不能獲得一個立足點。它差不多一接觸到樹枝就立刻融解了。

「那是雪在樹上，正像在我以及其他人身上一樣的看着一些溫度吧，一丹雅思索着，一面對窗外的樹點了一點頭。

柯爾雅正在黑板邊，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的身傍。告訴她關於老太婆伊齊基爾的事情。

他的臉是一個具有青灰色的、清朗的顴骨和一個高大的額角的、沉思的臉，並且離開了他嘴脣的背

語似乎是活的。

先生帶着一種愉快的激動正在思索，她無須害怕這個新來的孩子會敗壞她這一級。

「我看見過高爾基，你們知道，」他猝然地說，說時臉如烈火般地變紅了，爲了他不能夠忍耐最輕微的矜誇的暗示。

孩子們懂得他的惶惑。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他們從他們的座位上呼喊着說。

「是的，那是很有趣的，」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說。「你在那兒看見他的呢？也許你跟他談過話的吧？」

「沒有，我祇不過在花園裏看見他穿過叢林。這是在克里米亞。不過我不復記得清楚了。爸爸帶了我上那兒去的時候我祇有十歲呀。」

「高爾基在花園裏做什麼呢？」

「他正在小徑的旁邊燃點一個火。」

「告訴我們你能够記得的一切吧。」

不過他記憶起的很少。

他聽到在南方的多山的地方，那兒，葡萄樹的粗枝的黑葉微微突出在灰色的、太陽光所曬乾了的路旁的石牆上。鴉子在早晨發出嘶啞的聲音。

可是孩子們聽他說得入迷了。

只有丹雅似乎沒有聽見什麼。她看蕭蕭的初雪所纏住了的赤裸的樹木，那樹已經開始在抖動了。

「葡萄樹。葡萄樹，」丹雅思索著：「我一生除了杉樹和松樹外，什麼都沒有見到過呀。」

她竭力企圖對她自己描繪出，不是一棵葡萄樹，可是至少一棵開滿了花的蘋果樹，或者一棵梨樹，或者甚至生長在田裏的黃色麥子。她的虛想用魔術召遣了許多她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花和樹的幻象。

先生站立著，把她的臂節擱在窗檯上，已經注視了她好一回了。這個女孩子，她愛她勝過愛其他的人的這個女孩子，已開始造成了她的某一些不安。

「她一定不是在想著快樂的集會吧？她的記憶力是像以前地一樣好，然而她的外貌是恍惚的，並且上一次她得到的歷史分數比平常來得低。」

「丹雅·沙巴內依伐，你不在注意聽呀！」

丹雅勉力地把她的注視從窗口強行拉開，當她站立起來的時候，它們中間的夢境仍沒有消散。這依舊是在遙遠的地方呵。她依然沒有從她的幻想鄉中回來。

「你有什麼話要說？」

「他的談話是沒有興趣的。」

「那是不真實的。這是很有興趣並且我們全都聽得津津有味。你有沒有去過克里米亞呢，你會否看見馬克沁·高爾基呢，祇要想像一下，是活着的馬克沁·高爾基呵！」

「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帶我到那兒去過！」丹雅帶着一種戰慄的聲音說。

「爲了這更多的理由，所以你應該諦聽。」

「我不願意聽他的話。」

「可是爲什麼不？」

「因爲這跟我們的俄羅斯語言和文學科是毫無關係。」

上帝知道她正在說些什麼吧。

先生從窗口緩緩地移開去了，她的足音，一向這末輕的足音，現在沉重地作響着。她煩惱；她走近丹雅的身邊，深紅色的星可怖地閃爍在她的胸前。

丹雅溫順地立在那兒等待着。

「告訴你的父親明天來找我，」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說。

她對丹雅，對她的熱熾熾的頰肉和嘴唇作了一個嚴厲的一瞥，被多麼突然地看到的從唇上流出來的血和吐露出來的這種不遜的語句所驚住了。

「我會告訴我的母親的，她會來的，」丹雅低聲地說。

先生躊躇了。「她心裏面在想些什麼呢？」她驚疑。完全的答案是無法在丹雅的語句中找到。

「爲什麼這個男孩子似乎這樣強烈地影響她呢？」

她決定上丹雅的家裏去。她換了換丹雅的手指。

「你不能够用你的傲慢來瞞騙我的。誰都無須來對我談論關於你的事情。我原諒你這一次。不過記好，現在你沒有作出像一個先鋒隊隊員的舉動。你沒有解釋你所說的一切。你一向是這樣誠實和公正的。我不了解你遇到了什麼。」

她依舊煩惱着走了開去，坐在她的講壇上。

全校學生都靜悄悄地安坐着沒有騷動；可是西雅却這樣平爾地旋轉身來，她幾乎把她的豐滿的頸項說了關節。

「總之，丹雅是愛上他了，」她向費爾加耳語說。

他聽了聽她作爲回答。

你有什麼辦法呢，要是這個胖孩子是這樣地僵死，要是她的頭髮的頭裏面不論什麼血液都沒有呵。

丹雅依附著桌子，立在那兒。她的手指藉以控制地顫抖着，倘使她的意志和她的被束縛住了的舌頭

一樣地無力的話，她無疑地會跌倒過去的吧。

「坐下來，」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吩咐她說。

「我可以坐到另外的一張桌子上去麼？」

「怎麼，你坐在阿雅旁邊不舒服麼？」

「不，不是的，」丹雅說。「外面的這棵樹常常分散我的注意力。」

「請你喜歡的坐在什麼地方吧，你這個怪孩子！」

於是丹雅在一個空桌子的旁邊坐下來了。

「阿爾雅，你也可以坐下來，」先生說。

她已經把他遺忘了，她的心上滿處都是丹雅呵。可是恰當她記起了他的現在，他沒有移動過一動。

他的腳裏是生了根般，身仔稍許有點傾斜的屹立着，不是立在一層平坦的地板上而是立在一條上通一處

高山的險峻的道路上；他的臉在發燒，他的固執的雙眼是窄狹了。

「好了，阿爾雅，」先生說。「坐下來吧。我要給你「最優良」的分數。」

「我可以坐到丹雅坐過的位置上去麼？」

「怎麼啦，你們孩子們遭到了些什麼了呀？」

然而她允許了，並且，由於全然的固執，她在丹雅的傍邊坐下來。

丹雅孤獨地留在座位上。她抬起頭來望了望窗子，希望她不會再看見這棵樹。可是從她坐著的地方它是清晰可見。初雪已經蓋滿了從樹幹所生長出來的枝頭。它是不再融化了。雪花迴旋在樹尖的四周，而樹尖消失在濛濛的天空中了。

「要是是一個人被孤獨地遺棄了下來，他會走上錯誤的道路的危險的。」費爾加思索着，在他獨自地屹立在荒蕪的街道上的時候；他和丹雅通常沿着這條街從學校回家去的。

他已經在角子上，一個中國人所經營的攤子的旁邊，等了幾整整的一個鐘頭了。也許堆積在攤子上的用甜麵粉所製成的糕餅，或者也許穿了木屐的中國人本身已經渙散了費爾加的注意力吧。無論如何他還是在十分孤獨的，並且丹雅一定單獨地先走了，這於他們兩人是同樣地不快的。

在森林裏，費爾加會知道怎樣處置。他會追蹤着她的足跡。可是在這兒，在這城市裏，他會被人誤認作一隻感覺敏銳的獵狗，同時人們會譏笑他的呵。

所以費爾加得出了這苦痛的結論：他知道許多事情，這許多事情在城市裏對他却是全無用處。

他知道，舉例說吧，怎樣在靠近森林小溪的粉狀似的新降的雪裏追獲一隻黑貂；他知道要是食品室裏的麵包在早晨結了凍的話，這該是把狗帶出來的時候，因為冰可以支持住雪車了；要是在月亮正圓，風從黑崖吹過來的時候，那便將有一陣暴風雪了。

可是在這兒城市裏，誰都不觀察月亮的。人們看報就會發見河上加冰是不是足夠堅硬了，並且當一陣暴風雪正在醞釀中的時候，他們便把一面旗子懸掛在守望台上或是放砲了。

至於費爾加，他被制定要用解決算術問題來替代在雲霧裏追獲獸類，被制定去追獲句子中的主語和述語，在這種句子裏，甚至野營中最好的獵人都找不出它們的踪跡來的。

不過這時候費爾加正可以隨心所欲的幹去了。要是他們願意的話，讓他們以為他是一隻狗吧，讓他們嘲笑他吧。

費爾加靜靜地在街道的中央，研究着雪裏印的所有的足跡。好的是這是初雪，它是新落下來，並且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打從這條路上走過。

費爾加立起身來出發，沒有把他的眼睛從地面上抬起。他相信曾經沿這條街走過的人們好像龍蝦眼看見過他們的一樣。在蘇垣的旁邊有着丹雅孤獨的足跡——她一定單獨地向前走去了，儘可能地小心翼翼地走前去了，爲了避免踏壞這美麗的初雪。那兒有兩堆的套鞋和柯爾雅長的靴的痕跡——他的步子很短，但是他的固執的性情把它們堅強地顯露出來。

可是他們的動作多麼地奇怪呵！他們曾經轉過身來躊躇了一會，讓丹雅走在前而然後他們又趕上了她。看去好像他們曾嘲笑過她，這種討厭的事情！並且她帶着一顆如箭射的心繼續走前去了。這些足跡

不是她遺留在費爾加的院子裏的一種足跡，或者在他們一同去釣魚時遺留在河邊沙地上的足跡呵。

不過她上哪兒去了呢？

丹雅的是跡突然在羅垣旁邊一個地方終止了，那兒是既沒有門階也沒有出入口的。

她一定像一隻燕子一樣地高飛到空中去了吧，或者也許這天空，被初覺所變暗的天空，已經把她像一張葉子似地提到上面，現在正在雲層中把她迴旋着和顛簸着吧。她決不能跳過這樣高的羅垣的呀。

費爾加遲疑了一會，於是追蹤着丹雅和柯爾雅的是跡：他們於初並排走着，可是在角子上他們分開了，誰都不喜歡他們，連他們兩人都互不喜歡呵。

「他們吵嘴了，」費爾加思索着，退回過來，大笑起來了。

他在羅垣的旁邊猶豫了一下，察察着丹雅的是跡。他用手換了換羅垣的頂端。

「哈哈，這兒邊上有一塊你能够攀援的東西。並且丹雅有常健壯的雙腿，」費爾加自賞自語地說。「不過我的該兩倍地健壯呵；如果它們不是弱穉的話，我們的體操教師可以把我活埋的。」

於是，先把他的書包拋了過去，他便一跳跳過了羅垣，這舉動惹起了一個過路的老太太的一聲詛咒他的聲喊。

但是費爾加沒有聽見她的詛咒。那時候他已經越過了羅垣了，正在追蹤着丹雅的是跡，這足跡引導

他穿過了一個不知誰家的菜園。

在菜園的末端，他爬過了另一重籬垣，沒有前一重那末高的籬垣，發覺他自己在一座離家不遠的小樹林裏。這時他沿着低矮的叢林的邊沿走去，它們的猩紅色的漿果垂掛在雪上面，窺視沒樹林。樺樹的光滑的樹皮的異常眩目的白色似新雪，在他看來似乎是一個幻覺，一個使人魂銷的夢境，一個甚至在他這樣充分熟悉樹林的人都不知道的地方。每一根枝條像用粉筆所劃過了似的明確地被劃分着；樹的軀幹，穿過了樹皮上像火花般輝耀着的凝霜，似在出爐。在這座起白色的樹林裏面，丹雅，像沉靜中的鹹獸，的哨兵樣的樹林那樣不動地立在那兒哭泣，她沒有聽見他走路的足音，也沒有聽見他把樹枝分開時它們的沙沙聲。

費爾加在像一座牆似的遮蔽了他的叢林的後面，舉步後退，並且在雪上面坐了一會。於是使悄然地鬆開去，輕輕地大踏步走出了樹林。

「要是一個人被孤獨地遺棄了下來，」費爾加又一次的思索着，「他自然而然的可能走上錯誤的道路的！」他甚至可能像一隻狗一樣的追蹤足跡，繞過籬垣，從叢林的後面親視旁人。不過要是他孤獨的哭泣，這最好讓他去哭泣吧。讓她哭泣吧。」

兜了一個大圈子，費爾加轉上一條僻路，走到了丹雅的房屋子的門口。他大胆地，以踏他從來沒有做

過的那樣大膽地，打開了門，走進了屋子。

年老的保姆詢問他進來做什麼。

他告訴她說：他要告訴丹雅的母親今天學校裏有一個研究會，丹雅要遲一點回來。

老女人指點他走進內室。

費爾加輕輕地把門推開，可是立刻重又把門關上了。

因為在紅色的長椅上，丹雅的母親的旁邊，坐著的是學校教師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

她把她的手臂圍住丹雅的母親的兩肩，正在告訴她一些事情，她們倆都握著一塊白色的小手帕，時時用它們輕擦著她們的眼睛。

難道她們也為著些事情在悲傷麼？

費爾加退後了，可是這樣寂然地，甚至在他腳下的生硬的地板的窟子都沒有發出窸窣的聲音。

是的，他所知道的許多事情在這城市裏對他卻全無用處。他知道野獸聲音，草的根，水的深淺，他甚至知道在森林裏一個人不應當用毛氈來填補一座木房子的接縫，為了鳥會把毛拔去做它們的鳥巢。但是當人們不歡笑而在一起哭泣的時候，他不知道怎樣才好。是的，在他看來，最好是讓他們去哭泣吧，這時候他自己最好是孜孜於他的狗隊，因為這已經是冬天，冰不久就會浮起在水面上，並且在月光中發出像黃銅似的綠光了。

雪蓋不多一直落到放寒假；時停時停，時停時落，直到它已經掩覆了整個城。主婦們很儘把雪的窗板打開，沿着人行道都掘好了溝渠。路高高地堆積起來了。雪繼續在下降，把河流和山嶽都當作了奴隸。只有一個地方它是遭到了失敗；被孩子們的脚所踐踏過的學校操場上，它迅速地成爲堅實的、光滑的一堆黏附著地面，你能够把它們隨你喜歡的捏成任何形狀。

連續好幾天，在悠長的休假期中，丹雅一直在忙著堆塑一個雪人。

她今天把它完成了。小孩子們正在訂造輪梭移梯子，把它拿備以安置着，並且將水桶豎立在一邊。丹雅退後了幾步察看她的作品。

這是一個哨兵的塑像。他戴着一頂鋼盔，有着一對像她父親一樣的闊的肩膀，並且大體上在他身上有着一些她的父親的風采。他像是屹立在世界的邊際般地屹立在那兒，倚靠着他的來復鎗。注視的遠方，黑流橫綽在他的面前。自然，實際上沒有什麼海的。可是印象是這樣地生動，孩子們環繞着塑像集成了一團，被愕然無語了好一會。於是年齡較大一些的男孩子們在丹雅的後面偷偷走近去，把牠整個身體

都舉了起來，帶着歡呼狂叫，使她在空中搖來擺去。其他的女孩子們都發出了尖銳的呼聲，然而沒有一個人想到去接近他們，可是丹雅卻沒有哭。她祇是多少有幾分惛惛不安的想到她的哨兵已經這樣精巧地做成了。對於這，她沒有想到更多的事情。她僅僅曾經發見這個想像，並且迅速地把握住了這個想像，直到她的手指已經把來復鎗加上了最後的潤色，雪人收上了一件閃耀的冰的外套。現在她的手指被冷水和寒凍得發痛，她把它們放進她的嘴裏哄暖它們。

柯爾雅站在不遠的地方，一直沒有走近丹雅一步。

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被喧嘩聲所吸引，不着外套便走了出來，立在雪做的哨兵的前面。她祇它的美要驚駭住了。

霜染白了她的黑衣的頸背的表面，她的胸前的紅星漸漸模糊了，她依舊立在那兒，想起了她自己的童年。有一次她也曾經做過幾個雪人的呵。她能够十分清楚地記得它們中間的一個。這是一個女人的嬰孩，它立在鄰近垃圾堆的院子的角子上。那天晚上，當院子，磚牆，廢物罐頭被月光掩沒了的時候，這人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怪東西。在她的傲然的白色的頭部的周圍，襯托着的只有一塊木炭的濃烟所做成一張嘴，一個朦朧的光輪眩暈着。有一夜，偶然越過了窗子看見了她，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是這樣地吃驚，她會忽然地大哭起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為什麼大哭，不過由於突然的恐怖她無法入睡了。整

整一夜天，她被月光中的雲做的女人的記憶，看去像是某一個邪惡的生物的幻像縈擾着。

現在，二十年以後，先生環視着四周，懼怕看到她童年時代的雲做的的女人。可是，不，在今天操場上的是其他的塑像呵；縱然可以認清那些個塑像是戰士，是英雄，但所有的都沒有像丹維的哨兵樣地製作出那樣精巧；甚至還有一個泰坦人（一）騎在馬背上的塑像。奇巧的創作，卓越的和質樸的，都鑿具在學校的操場上。

「這是你的作品麼？」她問丹雅說。丹雅點了點頭。把手指從她嘴裏取了出來。

「你冷吧，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她說。「你的小屋失去了它的所有的光彩了呢。我可以用手摸一摸它麼？」

丹雅用她的手指磨擦着星，它重又像平常一樣華美地發光了。

「我要不要把它送給你，作為你這樣精巧地鑿成你的哨兵的一件獎品呢？」先生說。

丹雅被這樣的一種事情的思想所激動了。

「不，請不要，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我們無法想像到你沒有了你的星的。我不願意掠奪別人

的東西。

（一）泰坦（Titan）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巨人。——譯者

丹雅逃向門口去了，費爾加立在那兒向她打着招呼。

先生緩緩地走回屋子去，一面走一面想：丹雅。她近來是多麼地抑鬱和心神恍惚呵；然而在她所做的每樣事物上却有著某種不確定的美麗的東西。也許這是已經接觸到了她的愛的氣息吧？

「好吧，好吧，關於愛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先生帶着一個微笑思索着。可是她在那邊這樣匆忙地咬嚼着的是什麼呢？他們決不會再從中國人那兒去購買討厭的樹脂了吧！是的，一定不會了！呵，甜美的少年時代的戀愛的苦痛依然能够被樹脂所減輕着的吧！

先生對她自己溫柔地笑了笑便走開了。

費爾加從中國人那兒買了一整塊的虎尾松的樹脂，正在慷慨地把它均分給其他的孩子們。他右邊左邊的都給了，可是他卻連一點兒樹脂都不給丹雅。

「爲什麼你不給我一點呢？」丹雅喊着說。

「費爾加，別把樹脂分給女孩子們，男孩子們愛，縱然他們全都知道他是多麼慷慨的。」

「爲什麼不？」這是費爾加的反駁。「我要給她頂頂大的一片。不過她得走到這兒來。」

丹雅走到他的身邊，伸出了她的手。

費爾加從他的袋裏拿出一個小紙包，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她的攤開的手掌上。

「哦，你給了我太多太多了，」茵雅懷着幾分驚奇地說。

她解開了紙包。

一隻細小的，剛生出來的老鼠可憐地抖動着座在她的手掌上。她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呼叫把籠丟在地上面，女孩子們都四散地逃走了。

老鼠對伏在雪上面，劇烈地發着抖。

「你做什麼呀？」丹雅忿怒地呼喊道。「牠會凍死的呀！」

她彎下身仔去把籠撿了起來，用雙手溫暖着牠。於是她把籠放進了她的外套裏面。

在這當兒，一個以前誰都沒有看見過的男子，向着這羣孩子們走來了。他戴着一頂西伯利亞式的羈皮帽，穿着一件笨重的旅行外套。可是他穿的鞋子很拙劣。他們立刻全都注意着這個男子。

「有人剛到」，費爾加說。「一個外路人。」

「是的，他不是生在這地方的人，」其他的孩子同意地說。

當他走近來的時候，每個人都凝視着他。一個小姑娘甚至跑到他的身邊，拉拉他的外套。

「喂，同志，你是不是督學呢？」她高聲說。

他走近丹雅在牆的一羣孩子們跟前說道：

「告訴我，孩子們，我在哪兒才能够找到你們的校長呢？」

孩子們都逃避開去。他畢竟可能是督學呵。

「爲什麼你們不願意告訴我呢？」他說。於是便向丹雅懇求道。「也許你會來指點我他是在哪兒的吧，小姑娘？」

丹雅看了看四周，判定一下他指的是不是別一個人。

「不，我指的是你，灰色眼睛，把老鼠檢起來的小姑娘。」

丹雅張大著眼睛看著他，繼續啾啾唧唧地咬嚼着她的樹脂。老鼠從她的外套領子下面，鑽的溫暖的窠裏面，向外偷偷地作着窺視。

這個男子對老鼠微笑了笑，於是丹雅吐掉了樹脂，領了他上校長辦公室去了。

「那個人是誰呀？」柯伽雅詢問着說。

「這一定是從海參威來的督學。」有人說。

突然地費爾加用一種敬畏的聲音喊着說：

「我宣誓！他是一個英雄，我看見有一個徽章在他的胸前呢。」

來客結果證明是一個很有聲望的作家。不過做爲什麼在冬天的時候到這城市來連一雙溫暖的毛靴都不穿呢？他的靴子甚至不是像那些從探金地來的人們所穿的用牛皮製成和牛鬃縫合的靴子，而是一種用普通灰色帆布製成的，不可能保持他的腳溫的靴子。真的，他有一件長而溫暖的外套和一角紅色的狐皮帽子。他曾經在邊境哨兵俱樂部裏穿過這件外套，戴過這頂帽子，他們說他是生長在這城裏的並且他真地在那一千到學校裏來過。

也許他要回憶起從前在這兒做孩子時候的那些日子吧；讓風這樣地寒冷吹在他的臉上，讓雪黏住了他的睫毛，——這是他的童年時代的熟識的風和雪呵。或者也許他要聽聽從他的時代就長大起來的年青的樹兒在他的河的兩岸正在低語着的什麼吧。或者也許他是厭倦了他在莫斯科的聲譽，決定到這兒來休養休養，好像那些巨大的，小心的野鳥成大地翱翔在河灣上，於是，恰如被這令人眩暈的高處所疲倦了，落在河岸上的發育被阻礙了的樺樹上面，靜靜地休息着一樣。

可是丹雅作着相異的思索。

他可能不是高爾基吧，她自己思索着，他可能不是一個與那個大作家有些類似的人吧，可是無論如何，他已經到這兒，她的故鄉，這個遙遠的她的土地來了，這時候，她甚至能夠親眼看到他，也許，能夠用她的手觸落他的外套。

他是一個細小、身體衰弱的人。他有灰色的頭髮和一種有點使他驚奇的尖聲。

她試着害怕，害怕也許會問她：她喜不喜歡舊式度或是她有沒有讀過他做的書。

但是他沒有問。他祇說「謝謝你，我的親愛的。你預備把老鼠怎樣呢？」

縱然也沒有多說什麼吧，也已使他們够煩惱的了。

以前，每隔十天，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在課後的黃昏要主催一個文學集會的。

他們全都聚集在老鋒隊房間中的一張長桌的四周，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在這樣的時候，她似乎是一個不同的人了，若她從另一個地方坐了一隻看不見的船到了他們的跟前。

把她的下頰倚靠在交錯着的手掌上，她開始誦讀起來：

「當黃色的裸麥的田野

大浪似地澎湃在微風中

和新鮮的樹林被風的低低的

鼓聲的抖顫着的時候……」

於是她暫停了一會。

「不，我今天不想讀這首詩給你們聽。聽這一首吧……」

從我的嘴裏塞潔甫^①強把

我的有罪的舌頭連根掘起；

惡毒的東西和它無效地搖擺不止的東西

他的手把它拉曳到前面這樣地抹去，

他用血染過了手把聰敏的蛇的舌頭

放在我的雙脣之裏……

(一)塞潔甫(Serpent)是神話中司智慧的天使。(二)譯者

「我要你們大量地去了解一個詩人的詞句能够是多麼美麗，他們喚起了多麼奇怪的想像。可是費爾加無法了解任何東西；他在絕對的激怒中是準備把他自己的舌頭都給撕去的。爲了激怒的存在什麼都不會做而只會對着他的牙齒推動顫動和幫助他去咀嚼他放在他的嘴裏的任何東西，可是從來沒有撰出一行像那樣的詩句。」

於是西雅吟誦着她所寫好的關於邊境衛兵的詩歌。丹雅誦讀許多故事，柯爾雅常常公正地和無情地批評着，但是他自己却從來沒有寫過什麼東西，寫了恐怕寫不好。

上次丹雅曾經對他們誦讀過一個她自己杜造的關於一個小老鼠，一個在一件舊的皮外套的袖子裏藏了一個巢的老鼠的故事。一天，當這件外套從衣櫥中取了出來拿到冰凍的院子裏通風的時候，這隻老鼠第一次看到了雪。「在這上面走路的人們真不可恥呵，哎呀，這是糖呀！」老鼠思索着跳出了袖子。可憐的小老鼠：現在牠住到哪兒去呢？

這時候柯爾雅沒有說什麼討厭的話。對於雅丹，他的沉默就表示了讚許，整天，甚至在夜裏，在她的夢中，她都感到了快樂。可是翌日早晨她撕掉了她的故事並且把它丟掉了。

「以爲」，她嫌惡地反省着，「這個做傻的孩子的僅僅的沉默就足夠使我快樂了麼」。

不過今天的文學集會却不同了。

一種非常的興奮就滋養這小小的一羣。那天晚上他們上哪兒去找花來送給這個作家呢？在還冰天雪地一莖莖沼澤中的普通的杉葉藻，甚至森林裏野草的最後的葉片都萎謝了的時候。上哪兒去才能夠找到花來呢？

他們全都爲這個解答絞盡腦汁。丹雅也思考着這件事情，但是想不出什麼，她已經沒有花在她的院子裏了。

於是肥胖的小荷維，她富具有着豐富的常識，做了一個建議。

「我們有幾盆日光蘭在家裏，它們可以開出來，」她說。

「我們的中國玫瑰花和晚櫻花也正在開花……」其他的人一致的說。

「並且我們的……」費爾加開始說，可是立即停止了，爲了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所寄宿的那一家的女人沒有在家裏種過什麼花。她養了一隻小豬，他的狗剛正在受苦的想把牠撕裂成一片片。

花的問題是解決了。可是另一個疑問發生了。誰把花送給他呢？誰會有勇氣，在大的、濟濟滿人的、被四十盞光亮的電燈所照耀着的學校禮堂中，登上講壇，振着大人物的手說：「爲了全體先鋒隊的利益……」

……
 讓雅丹做之上賺了費來傳了爾，加事這職於高之吧出，的聲管。

「不，芮雅應該做代表！」女孩子們呼喊著說。「她提醒我們上哪兒去找到花的」。

不過縱然女孩子們是對的吧，男孩子們却爭論著這點，祇有柯爾雅保守沉默。並且當丹雅，不是因為

雅，結果被選定了的時候，他用他的手掩蓋了他的眼睛，使得誰都不能夠確言他曾經希望過的是誰。

「很好」，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說。「你會走上講壇，走到客人的身前，跟他握手，把花送給他。你會告訴他們曾經決定了的什麼的。你有一個很好記的憶力，所以我無須再訓練你了。現在把花舉去吧，去準備著，因為他不久就必到這兒來了」。

丹雅雙手擎著花走出了這房間。

這畢竟是公平的呀。這公正會環袖她的一切悲哀的，丹雅想，一面把花緊貼著她的身體。想一想吧，祇有她，沒有旁的人，會和這個著名的作家握手並且送給他花呀，她可能隨她歡喜多麼久地看著他的吧。並且也許有一天，許多許多年以後——也許五年吧——她能夠告訴她的朋友：她也曾經看見過偉大的世界的某些事情的。

她對每個人作微笑，甚至對柯雅也笑了笑，忘却了這個女孩子的含有惡意的警視。

「我以為選舉丹雅·薩巴內依伐是不公平的」，芮雅對她的朋友說：「我並不是說要人家選舉我——我沒有野心，並且我不關心關於這件事情的這樣或那樣的一種叫罵。不過這最好該是選舉柯爾雅，他

是比她聰明得多。自然呀，這是很容易看穿那些男孩子們的。他們選舉祇是爲了她有一雙媚人的眼睛。甚至連作家都注意它們的眼睛。

「他不過說它們是灰色的」，柯爾雅微笑著說。「可是你常是對的，阿妮。我打賭你不會討厭有那樣的眼睛的吧，你不會的吧？」

「我無論怎樣不要有那樣的眼睛」，這是西雅的反駁。

丹雅不再聽到什麼了。她不要持着的花感到像鉛樣的沉重。她奔下走廊，經過教室，經過孩子們正在睡覺的揀着座位和拖曳着椅子的禮堂。

她爬上扶梯，走進空洞的外套間的黑暗裏面，並且停了下來，屏住了她的呼吸。她直到現在沒有懂得這是多麼富有表情的嫉妒，她依然是愚鈍的呵。

「這是不是可能她是對的呢？不過那樣子是和一個先鋒隊員不相稱的吧。也許我最好是辭掉不做，勝過聽到這樣子的談話吧？」

她的四肢在發着抖。

「不，這不是真實的」，她斷然地說。「這全是胡說！」

然而她却要看看她的眼睛；直到現在她不曾想及過的眼睛。

外套室在這時候是寂靜無人的，在這兒，如同在森林中一樣，朦朧的微光常常統治着全室。一面大而老式的鏡子，少許向前斜傾着，懸掛在塗着白石灰水的牆上。黑色的，光潤的木架子在孩子們奔過它身邊的時候常常顫動着。於是鏡子自身也擺動起來了，並且像一片光明的雲似的向他們浮動，反映出一大羣有孩子氣的面孔。

可是現在它懸着一動都不動，在它下面的架子上堆積着門房動盪洗滌過的許多墨水池。墨水直立立在它們的旁邊，有的是裝在普通大小的瓶子裏，有的是裝在貼着紙條的高大的可以容一夸爾的瓶子裏，更多的墨水是在一個巨大的玻璃容器裏面。多麼巨大的墨水呵！丹雅的鋼筆的筆尖質地是需要這末多量的墨水麼？

在放在地板上的瓶子中間，小心地選擇着她的道路，丹雅才近到鏡子的面前。她環視了一下四周——沒有看見門房——於是把她的背靜放在架子的欄架上，她把她的臉貼緊了鏡子。從鏡子的深處，一個比到周圍的黑暗來得亮一點的影子，丹雅的眼睛，——像她母親一樣的灰色——由內向外的凝視着她，它們是大而發光的眼睛，在它們深處有着——影陰影；好像深不可測的陰影。

她在吃驚的寂靜中這樣地立了好一會，像森林中的某一個野蠻的東西一樣，第一次地看見了它的反影。於是她悄然嘆了一口氣說：「不。關於那眼睛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的！」

帶着一種悔恨的情緒，她離開鏡子轉過身來，把她的身仔直了直。

鏡子在它架子上搖擺着，反覆着這運動；她的反影重現了出來。墨水瓶向前傾倒了，滾落在空曠水池的中間。丹雅在它落下去的時候企圖把它攔住，可是它從她的手指中間滑脫了，像一條章魚似的，噴射出和蜿蜒着黑色的液體。瓶子帶着一種沉重的剽然的聲音落到了地板上，好像土塊從泥土的河岸上落進河裏一樣。

丹雅曾經濺出過墨水的，至少在每一個小姑娘的一生中，遭遇到過這樣的一次不幸的吧！

「哦，瞧那個呀！」她叫喊說。

她向後跳去，一隻手——左手，她握着花的手——高高地舉起。可是幾點黑色的斑點已經顯露在中國玫瑰的精巧的花瓣上了。不過那是沒有什麼的，她能夠擦去那些少數的花瓣的。可是她的另一隻手呵，丹雅絕望地凝視着它，起初手掌，然後手背；直到手腕，它全是黑而可怕的。

「那看起來有趣的！」

聲音這樣接近地作響，霎那間丹雅以為一定是她自己說了這句話。

他瞧了瞧四周。

柯爾雅站在那兒注視着她的手。

「我真想知道」，他說，「你現在怎樣去和作家握手，事實上，他已經來了並且他是在教員室裏每個人都正在等待著。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喊我來請你去的。」

丹雅勃也不動地立了一會，在她的眼睛中有著一種苦痛的表情，這眼瞼剛正這樣過於考究地凝視着鏡子的。

它正在驚異著她是多麼的不幸吧。

她把花伸到柯爾雅的面前。她想說：

「這兒，拿去吧，把這一切都從我這兒拿去吧。讓茜雅把花呈獻給作者吧，她有我一輩好的記憶力。她的領結比我的更來得漂亮，那是一條新的絲領結，並且我的領結是天天洗滌的。」

並且他一定會把那些花拿去的，茜雅和他一定會嘲笑她的呀。

丹雅丟開了柯爾雅奔過一排排孩子們的外衣的跟前，排列得整齊齊齊的外衣，像是作爲她的恥辱的靜默的證明。

在盥洗室裏，她把她的手放在龍頭下面有許多時候，並且用沙激烈地揉了又擦，可是她無法使它清潔。

「無論如何，他會告訴的！他會告訴亞歷山達，依凡諾維娜。他會告訴茜雅和一切的人的。」

所以今天晚上她到底不能走上講台，她不能獻花並與作家握手了呵。

是的，這真是使人驚異的，她濕花是多麼地不幸，當她這樣地愛着它們的時候，以前她曾經把花送給一個生病的孩子，這孩子結果證明就是柯幽非，並且，即使他們祇是些百合花吧，無論如何他總是不應該得到這花的。現在睜吧。這些精緻的，祇在室內開放的花會遭遇到了些什麼呢。難道它們真要落到別一個小姑娘的手裏去嗎，！它們將會遇到多麼多的奇怪的事情呵！不過現在她得把它們犧牲了。

丹雅搖掉了她手上的水滴，沒有心思去把它弄乾，緩慢地和沮喪地走出了外套室。

爲了什麼她該急忙呢；現在什麼事情都不重要了。

她登上邊上有着一條黃銅的階梯，輕輕地凝視着窗外，沿着走廊徘徊着，也許她會撲住樹的一瞥吧，那樹是常常給他安慰的。不，這是無法看見了。它生長在屋子的另一邊的窗下面。這時作家越過了走廊。

她向窗子外的他處望了一會，看見了他。

他穿滑帆布的長靴正在匆匆忙忙地前進。他沒穿外套，只穿一件長長的有着高領頭的高加索的工服，一條狹長的皮帶束在腰部。他的銀白色的頭髮閃爍着，他的帶子上的銀色也發着光，在他的長工服上的鈕扣多得連丹雅都數不清。

再過一會兒他便將轉過走廊的角子，同時丹雅將永無希望的了呵。

「同志！」她絕望地喊叫說。

他停住了。好像跳躍似地轉過身子，退回來迎攔她；揮動着他的手臂。他舉着他的額角，一着驚奇爲什麼這個孩子要止住他。一定的她不是帶花給他的吧。他已拿到了多麼多的花。他甚至連賬它們一下都沒瞧。

「告訴我，同志，你是不是仁愛的呢？」

他把身子傾前了一點，看高她的臉。

「你是不是呀，告訴我吧，」丹雅請求說，一面牽着他的手，她領他走到寂寞的走廊的更遠的下方

「同志，你是不是仁愛的呢？」她反復地說。

他能够回答什麼呢？

「我的朋友，這是怎麼回事呀？」

「如果你是仁愛的，請，請你今天晚上別把你的手伸給我。」

「爲什麼呀，難道你做了什麼錯事了麼？」

「哦，不，這不是那樣的；我要說的不是那樣的。我要送花給你，當你在大禮堂對我們演講了以後，並且寫了個先鋒隊的利益向你致謝。於是你要跟我握手的吧，可是我不能夠握手了。已經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瞧吧！」

她把她的手擺開在他的面前——一隻具有着像長手指的柔弱的手上沾滿了墨水。

他坐在窗框上大笑起來了，把丹雅拉進他的身邊。

他的笑聲甚至比到他的說話聲音使他她驚奇——這是更高和更和諧的聲音，

「大概他的歌唱得很好，丹雅。」不過他會不會允我的請求呢？」

「好極了，我照你請求地去做吧，」他告訴她說。

於是他依然帶着笑容走開了，在一種他暫時所有的樣子中揮舞着他的手。

這是在他的悠長的旅行中有的興味的一刻。它使他不勝欣喜，並且當他站在孩子們前面的講台上的時候，他感到了異樣的快活，在歡迎他喧聲沒有消沉下去以前，他盡可能地接近着他們坐了下來，開始向他們朗誦。丹雅，坐在前排，愉快的語聲濤的談論。他對他們朗誦一個父與子之間的離別的故事，一個真地很悲慘的離別呵——寫着各人的責任，他們離別了。在她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曾經這樣地使她驚奇的高大的聲音，它現在完全不同地作響着，如黃銅的調子，像喇叭樣的吹着使石頭都發出回音的調

子，——丹雅愛它比那些從絲絨樂器所發出來的悠潤更來得愛的調子；——在他的聲音中作響着。

現在他已經朗誦完結了。孩子們都在拍掌和歡呼，可是丹雅不敢碰她的雙手她的粗藍的羊毛衫的發子裏穿出來。花橫置在過的膝上。

她凝視着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等待給她的請號。

鼓掌的聲音平靜了，作家合上了他的書，離開桌子；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對丹雅點了點頭。

她跑上作齊咯咯咯取定的脚步，沒有把她的少年出越的發來。她急急忙忙地走着，然後緩慢了下來，結果停住了。他凝視着她的發光的眼睛，不作任何舉動。

「他已經忘掉了，——他想——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她獨自低聲喃喃的自言。

「爲了全體兒童和學校孩子們的利益」，她開始以一種莊嚴的聲音說。

不，他沒有忘掉呵。他沒有給她時間完成她的演說。他大踏步地走到她的跟前，立在她和其餘的人的中間，從她的緊裹着的拳頭中接過花來，把它們橫置在桌子上。於是他抱住了她，好像她是他的女兒似地，他們一塊兒走下講台，走進禮堂。他沒有讓任何一個人走近她的身邊，直到孩子們環繞着他們

一個個小的女孩子立在他們的面前喊道：

「你是不是一個現實的、有生命的作家呢？」

「是的，一個現實的、有生命的一例！」他回答說。

「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作家。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看上去像你這樣的。」

「你以為他們看上去像什麼呢？」

「我老是以為他們是大胖子。」

他隱伏在這小姑娘的面前，像一片葉片落在其他的葉片中間一樣，他是消失在孩子們的中間。他們環繞在他的四周，他像海星，捲捲地伸；正他的耳朵，從來沒有有過似孩子們的呼吸似的這樣甜蜜地作響的聲音，這聲音幾乎把他弄成癡子了。

到那間他用他的手掩住了他的眼睛。

丹雅立在他的旁邊，差不多碰到他的肩部。猝然地感到有人正在由力拉着她的手，她深藏在她的被子裏的一隻手。她發出了一聲吃驚的呼喊把身仔轉了過來，柯西雅正握住了她的腕關節，用盡他的全力想把它舉起來給大家看，像丹雅所害怕的那樣；它祇是把它緊握在他的手中。

「丹雅」，他溫柔地說。「我是多麼地替你擔心呵。我以為他們會嘲笑你的。可是你是一個好漢！別向我發怒吧，別發怒吧。我多麼地想和你在學校的欄杆會裏談話呵。」

沒有一點兒仰的平常的聰語的語氣的疲憊，也沒有了他的固執的神情。

他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好像跳躍早就已經開始了，他們一塊兒的在旋轉着圈子。

她紅着脸惶惑地凝視着他。一個深情的微笑照耀着她的臉，她的眼睛和她的嘴脣。她已經完全地忘掉了她的煩惱了，有好一會，她的疲弱的，沾滿了淚水的，少女的手攏在他的肩膀上。

費爾加從他們後面偷偷走近，用他的手臂把兩個人抱住。他徹底地先看了看丹雅，然後再看了看柯爾維，這時候他的天真的面容上顯露着煩惱。

「那末你們已經言歸於好了」，他說。

丹雅拿掉了放在柯爾維肩膀上的她的手，它柔軟地垂落在她的旁邊。

「別發頂着腦的吧，費爾加」，她說，臉變得更通紅了。「他祇不過吵吵，爲了權樹會，明天晚上還請他上我的家裏去。我沒有邀請他。不過要是他願意來他能夠來的。」

「哦，是的，」費爾加嘆息說。「明天就是新年了，我幾幾乎把這是一個節日都忘掉了。我會帶了我的爸爸一塊兒來看你的，我可以麼？」

「自然可以」，丹雅很快地回答說。「也許我們有一些娛樂的。你也來，」她對柯爾維說，輕輕地碰了碰他的袖子。

費爾加在他們之間把自己擠了過去，一羣孩子們跟着他，像一條威爾的河流似地把兩個人分開了。

十四

沒有任何風雪，新年常是在靜悄悄中降臨了；時或有那一個晴朗的天空，時或一陣撲撲的薄霧照耀着星星的每一個閃光，高出於霧之上，在一個巨大的，佈滿了半個天空的天體軌道中，月亮高高地行駛着。

丹雅愛這樣的夜。愛夏天中的最溫暖的夜還要來得厲害。爲了在大除夕她是被允許整夜不睡覺的。這是她的特別的節日。真的，她不是恰好在火除夕生出來的，剛巧略爲早一些。不過那有什麼關係呢？一個節日總是一個節日呵，當這是你自身的節日並且當每一個人環繞着你在喜悅的時候。在這樣的夜晚沒有一個人會去睡覺的吧。他們劃去了行道上的積雪，並且去訪問去了。他們破雪而進的是聲和他們的歌聲能够在死寂的深夜聽到。

那一天她的母親沒有出去工作。當丹雅從學校回到家裏的時候，在她沒有跨過門檻以前，她就愉快地呼喊了：

「停一停！等我來和你一起做餅！」

她的母親站立在房間的中央，雙手深插在圍圍裏面。她想把它們丟開，便展開了翅膀似地準備把蟲舉到空中。可是她依然把她的腳跟立定在地上。她俯伏到丹雅的身前，在額上吻了吻，她說：

「一個快樂的新年，一個快樂的節日，丹雅！我們還沒有開始呢，親愛的。我們在等着你呀。」

丹雅把她的書本子擱在架子上，匆匆忙忙地穿上她的黑色的，帶有許多小圓點的舊衣服。這件衣服現在對於她是太小了。她這一年來已經長得這末高大了呵，她的身體配上了這件衣服好像在晴朗的天氣中被海風注滿了風帆一樣。母親，凝視着丹雅的肩膀，搖動着她的頭。

「你長得多麼高大了，你長得多麼高大了呵！」

丹雅，不曾注意到這個，在她背後，捉住了她的母親的紗手，把她從地上少許地高舉了起來，支持着她橫過了全空。

「你會弄傷你自己的呀，」母親恐怖地喊着說。

可是她的母親是很輕的。對於丹雅，這負荷是比到一束乾草還要來得輕。

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了下來，兩個人在狼狽中舉目看着從門口上正在注視着他們的老保姆。

「你們全都瘋了狂了，」她嚴厲地說。「你們已經忘掉照顧了麼？」

這一天的最愉快的時間跟差來到了。丹雅和她的客人這一晚上全都吃着着她自己所做的東西。她壓碎

了黑色的漿果，擠出了看去做是甜公英的乳的白色的漿汁。她每隔一分鐘得到食品室去一次，那裏寒冷是十分强烈的。寒冷把置在食品室裏的每樣東西都改形了，改變了每樣物體的性质。肉變得像石頭樣的硬了，使得丹雅不得不用一把小錐子一片一片地剝開來。牛乳凍成一塊塊地放在桌子上。她用一把刀把它壓碎了，它分裂成爲長長的細線和像白色的樹脂一樣的細層。於是她帶來了麵包，麵包也已經變成灰白色並且幾乎死掉了。可是丹雅知道它是活着的，在她的食品室裏的每樣東西都活着的。沒有一樣東西死掉。她把麵包和肉放在火上煎，生命又回到它們的身上來了。肉越來越柔軟並且流出一種濃烈的肉汁，牛乳是被蓋上了一層厚的汁液，麵包重又開始呼吸了。

之後丹雅便帶了她的滑屐出發上森林去了。她滑下危險的斜坡，那兒雪是這樣地深，祇有生出未久的虎尾般的尖頂露出雪面。她揮了一株，它們中間最幼小的，它比其他更要深藍的針子的一株。她用一把尖銳的刀子把它割了下來，就在她的肩膀上帶了回去。

丹雅把這樣小樹放在一張矮凳上。它是這樣的細小，丹雅在它上面找到了幾滴她所喜歡咬嚼的樹脂。並且它的辛辣的氣息持久猶存留在屋子的裏面。

網上的裝飾不是奢侈的。在它的朦朧的藍色的針子上閃爍着用來兼作蠟燭的金黃色的銅絲；銀色的坦克車爬上了它的枝條，金黃色的星星降落在降落傘的上面。如此而已。

可是在丹雅看來這是一箇多麼快樂的日子呀！客人們來了，丹雅喜孜孜地圍繞在她的周圍，母親開始從醫院裏帶回來的留聲機。

這時該應當比平常更來得有趣吧。因為父親又來了呵！——並且，柯弗雅……但是他會不會來呢？

「我害怕我又得罪了他，」丹雅想。爲什麼呢？人們一定是多麼可憐的動物呀，要是那個裏頭蠢腦的費爾加所說的二句話能破壞及他們的愉快，使發從心坎上所流露出來的親切的語句和撫去在友誼中所伸出來的手的話。

丹雅想看看那天柯爾雅的手所放過一會兒的肩膀。

在她的肩膀上却什麼都看不到。

可是當她轉過她的頭去時，她碰到了她母親的堅定的凝視。

她的母親正深潛她的學校的日記簿。在練習簿上沒有一點地方的痕跡有她從前的那樣的好了呵。可是這時候，她的母親什麼都不說。停留在丹雅身上的凝視是淒涼而又陰鬱的，好像她看見的不是丹雅而是她從前曾經搖擺在她的手臂中間的微弱的小東西。

她的母親早就穿好了她的最好的黑色的絲的袍子了。今天她的高昂的神情是多麼地美麗，頸背後面的頭髮是多麼地濃密和發光！在地球上還能有誰比她更溫和更美麗呢？

「爲什麼爸爸不能够懂得它呢？」丹雅思索着。

幾朵棉花粘附在媽媽母親的衣服上。丹雅吹去了它們。

「父親不久就要來了，」她說。

「是的，我正在期待着他，」她的母親回答說。「娜姆司達·披曲洛維娜也要來的。我請她來的。」

「哦，要是她不來那就更好了，」丹雅無意地呼喊說。

「爲什麼不要她來呢，丹雅？」母親問道。

「她不應當來。」

「不過爲什麼呢，你這個傻孩子？」

替代了回答，丹雅抱住了她的母親，環繞着這株小樹一圈又一圈地把她旋轉着，始終恐懼着：也許大人們是跟孩子們一樣地歡喜嬉戲吧。

門階上的足的擦腳聲和喉足聲打斷了她們的旋轉。

「爸爸來了，」她的母親笑着說。「現在停下來吧。」

丹雅還站在一個角子裏。

「柯爾雅來了，」她說，臉變成蒼白。

可是他們沒有來。來的是三個丹雅的先鋒隊的女朋友。

丹雅從她的屋角出現了，和每個朋友握了握手。

「我們可以跳舞麼？」小姑娘們興奮地問，縱然她們的頭頂由上而下依舊是不怎麼分明。

「自然可以，今天我們喜歡做什麼就應該做什麼！」丹雅說。「我立刻就來把音樂調好。」

高聲的音樂充滿了整個屋子，後陽光似地，被聲音從屋頂都給淹沒了。

丹雅的父亲跟媽媽結婚。被曲洛維娜來到了。他擁抱了丹雅好幾次，並且祝婚新年愉快。

媽媽到達。她曲洛維娜送給了她，有禮物，一件小的皮外套和一雙飾着珠子的皮鞋。

「柯爾雅在哪兒呢？」丹雅的妈妈問道。

「他是這樣的一個固執的傢伙，」他的父親回答說。「他無論如何不願跟我們一塊兒來，他說他有

他自己的特殊的給丹雅的禮物，他要親自把它帶來。」

於是來了費爾加跟他的父親、他的母親和三個小兄弟，他們都是上城來作一次遊覽的。這三個小兄弟和費爾加一樣都是棕色皮膚，他們在丹雅的面前站成一排，把她當作了他們的女主人似地對她低低地鞠了一個躬，於是，同時地，他們從他們的袋子里取出了這覺得齊齊整整的手帕拭了拭他們的鼻子。他

們的父親，獵人，是顯然地很驕傲於他們的態度；他們的母親，平靜地注視着，抽着一管鑲着銅釘的煙管。銅釘在燦爛光中發着人輝。

孩子們仰起頭來，丹雅毫無差別地一個個吻着他們。她瞥視了一下她的母親，她和娜絲司達，披曲洛維娜臂挽臂地立在那兒。他們整裝一晚都是像那樣地站立着的，縱然丹雅企圖把她們分開來！一次是請求她的母親保管這件新的外套，其次是請她幫忙穿上雪利。可是每一次她的母親都是微笑地輕輕拍拍丹雅的肩膀，回到娜絲司達，於高洛維娜的旁邊，縱紋和她愉快地談話着。

孩子們要求更多的跳舞的音樂。丹雅走到留聲機的跟前，高興地有一個機會至少能够暫時地把她的背背對着每個人。

她熱心地旋轉着把柄，黑色的、發着光的圓盤迴旋在她的眼前，針，像一匹辛苦工作的馬一樣，勤懇地耕作這細小的黠紋。它唱着歌，回轉又回轉，好像一隊銅喇叭和橫笛的合唱隊，好像活潑的鶴靈被它的尖端所解放了。

可是柯爾雅沒有來。

「他能够上那兒去呢？」丹雅在苦惱中思索着。

在她的背後。孩子們愉快地跳着舞，搖動着小矮櫃和天花板下面的大的、低的洋燈罩，他的父親正

在跟他們一同跳舞。他今天晚上是異常的快樂並且跳舞跳得這樣的好，孩子們都喜歡他。

「瞧吧，丹雅，」她的母親不斷對她說：「瞧你的父親的跳舞吧！」

「是的，」丹雅回答，「我看見。他跳得非常的好。」

她發覺她的父親，可是她的思想和凝視迷惘着。她察覺到的不是她的父親，也不是他的跳舞，也不是占有着她的注意的歡樂呵。這是不是許多、許多年以前，她的父親的這一個記憶，曾經帶來了這末許多的苦痛和甜蜜的情緒的記憶聚集在她的中心呢？她煩擾着什麼呢？爲什麼她除了柯爾雅以外什麼都不想念呢？

「他現在是在哪兒呢。哥雅今天晚上有着一個聚會呀。」

但是在這一剎那，費爾加跟他的弟弟開始緩慢地在一個始終擴大着的圈子中迴旋着了。他們輕輕地按步跳着舞，赤裸裸地從地板上舉起他們的雙腳，時而左腳，時而右腳，對丹雅打着手勢。他們跳着在吐加爾的岸上，在月亮上昇在森林的上面的時候的快樂的伊文克斯舞。

丹雅加入進了他們的圈子。在跳着舞的時候，她一直注視着大門。

「好極了！」她的父親愉快地喊着說。「今天晚上我們大家都有着一個愉快的餘暇。丹雅，叫她媽去舉一點酒來吧。我還有別的禮物送給你們呢，孩子們。」

可是母親說道：

「你一定是發了狂了。孩子們是不該喝酒的。」

「我確確實實的只知道一件事情，」父親回答說。「那就是：孩子們不應當吃有毒的漿果。但是
一點兒酒是可以原諒的。」

「祇要一點兒，」孩子們反覆地說。

於是老保姆拿來一瓶放在一隻大的、淺盤上的葡萄酒。在保姆的後面來了一個復年青的名叫弗羅洛甫的紅軍，帶着一隻提桶。他穿着一件汽車大的皮外套，對他們全體作了一個惡毒的微笑。

「弗羅洛甫，老朋友，」父親說：「給小親友們看一下我們帶給他們的什麼東西吧。」
孩子們窺視着提桶，可是他們看見的完全是雪。

「怎麼呢，」他們說，「除了雪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呀。」

把他的手伸到提桶裏，他從雪下面挖出了一個大椅子，於是第二個，於是許多個。孩子們看見了水果都快樂得呼喊起來。他們把椅子拿在他們的手裏面，可是立刻把它們放了回去，因為椅子是又硬又冰冷，並且攪着它像攪着一塊丟棄在嚴寒中的鐵塊一樣的疼痛。

「等一會兒吧，孩子們，」丹雅的父親笑着說。「它們得首先把結的冰從它們上面除掉。於是我就

證你們會非常地歡喜它們的。」

他把一隻橘子放進一盆冷水裏去，立刻水在橘皮上形成了一層稀薄的外衣。橘子閃爍着，它像懸掛在小椽樹上的光亮的玻璃球一樣。

他用刀敲了敲橘皮，它脫落了，一個圓圓的新鮮的果子從迅速地溶化在他的手掌上的冰的碎片裏脫穎而出。在這兒，在遠北，關於一隻橘子的顏色和香味有些奇妙和不可思議的。費爾加的小兄弟害怕得不敢吃它。

費爾加把他的那份給他的父親。

「你自己吃吧。」獵人說，凝視這奇異的果子，沒有一點兒驚駭的閃爍。「這是你的朋友給你的一個禮物，並且不會損害你的。倘使它不是這末大的話，我一定會以為它是從山梨樹上落下來的一個果實，我一定會用它來擦乾淨我的新燻管的，因為森林裏的霧原來迅速地把黃銅弄得幽暗了。我們的山梨，」他帶着風嚴地接茬說：「在結冰以前有時候也是很大的。」

他嚼去了橘子，因為他正在漸漸變老起來，並且他是難想承認任何東西，不是生長在他的本地的森林中的優秀的東西的。

於是費爾加將他的橘子藏在他的衣服裏面，計劃以後跟丹維分吃。他不能夠單獨地吃什麼東西的。

——不論是在森林中所找到的甜的樹根，或是春天的菩提樹的樹液，或是蜂蜜，或是螞蟥的酸汁。

不過丹雅不復在她的賓客中間了。她上哪兒去了呢？她煩擾着什麼呢？她今天晚上似乎又很抑鬱呵

費爾加向鄰室的內部看了看。那裏面是黑漆漆的，客人們的外套都堆積在床上。但是她也不在那兒。他走進廚房，恰正看見丹雅正在偷偷地從後門走出去。她穿好了她的外套，變下了身仔在束緊她的新的雪柱的帶子。費爾加沒有說什麼；並且把她瞞過了客人們的眼睛。

丹雅走到外面的階石上。嚴寒的空氣成爲圓柱似地升起，在遙遠的高處變成了透明的雲層，拖曳在明朗的天空的上面。穿過了它們，好像穿過了被呼吸所模糊了的玻璃，一個細小的寒月是清晰可見。

丹雅小心地踏雪而行，全圖不發出一聲咕咕吱吱的喧聲。一陣輕微的、閃爍的薄霧降落在她的臉上和肩。她用手撫了撫她的裸露着的頭，走出了大門。於是她越過街道停留在苗雅的房屋的前面。被風所吹集成的雪堆被高高地堆積在每一邊。

丹雅在雪地上坐了一會，在她能够使她自己透視窗子以前。於是她爬了一個高大的、堅實的雪堆。窗子跟她的眼睛是在一個水平綫上了。穿過了玻璃板，她看見了一個像模糊的月亮似的朦朧的、白色的光彩。這是從檜樹上的蠟燭來的呵。孩子們正在樹的四周移動。他們的影子在丹雅專注的凝視前浮

游着；在他們每個人之中，她都幻想着她發見了柯爾雅。

她的頭在嚴寒的空氣中發着燒。

她乾立在那兒注視着。許多影子倏然掠過，好像在朦朧的海之王國裏的妖怪。祇有一個影子，比其他的來得更深更暗的影子，依然不動！——一條龐大的，帶着一條下垂的尾巴的魚的影子呵。可是現在牠也開始游泳了。牠時而滑上，時而滑下，突然地隔開了玻璃，他突進到另一邊。甚至從它的嘴裏吹出來的氣泡都清晰可見。

「這到底是什麼呀？——丹雅在驚惶中自思着。『呵，天呀，還是放在窗板上的哥羅的養魚器呵。』可是出其不意地黑暗的雙手對着窗子伸過來，魚不見了。跟着魚的不見曾經使丹雅入迷的整個不可思議的幻像也消失了。不知是誰人的背把窗子閉塞住了。

鄰近的一扇門砰然關上了。丹雅迅速地蹲伏了下來。她滑下雪堆，衝開去。跳過了雪和冰和凍結了的木板。她奔呀奔的，沒有注意她所奔向的地方，直到她的激動復歸平靜了。可是一種多麼激烈的掙扎依然壓制在她的身上呵。

丹雅無法使她自己走進她自己的屋子。她遠遠在院子裏籬垣的附近，樺樹的粗厚的樹幹的旁邊，這樺樹掩蔽了她不使人見。

「我煩擾着什麼呢？」她自言自語的說。「這是什麼呢？我發了什麼呢，告訴我吧！」

樺樹是靜悄悄的，祇有樺樹作着一點兒沙沙的聲音，爲了它不願意容許嚴寒的空氣通過它的針葉。費爾加不戴帽子的走到門階上呼喊丹雅，但是她不作回答。他甚至走到門口，向外瞧了瞧，才退了回來。沒有直到他消失不見，丹雅便真地走進屋子來了。她走進房間，那兒，孩子們依舊圍繞着她的父親在跳舞，並且柯爾雅立在樹邊的一張椅子上，正在掉換燒完了的蠟燭。才到了他，丹雅屏住了呼吸，並且少許有點搖擺。她的頭髮被室所潤濕了，她的衣服也沾滿了雪花。

「丹雅，你到那兒去過了呀？」她的父親驚奇地問她說。

「到外面去吸口空氣的。我感到發暈。」

「去躺在我的床上吧，」她的母親說。

柯爾雅從椅子上跳了下來，走近丹雅的身前。

「等一等，」他說，「我要給你看我的禮物。我跑了很多的路，從一個我所認識的中國人那裏買來的。」

首先他拿出了一堆比野玫瑰的果實還要紅的細弱的蛭翅。她把它們放在靠近火爐的木頭的長凳子上。其次他給她看一個小的，有着一條金魚在裏面游動的養魚器。這是一條龐大的、具有着一個下垂的

尾巴的金魚，那魚頸似一件寬舒適垂的炮子帶着，牠附着在魚缸的側面。在澄澈的玻璃的缸內，內部有着恰好足够的地方供牠迴旋。幾束綠色的綠草浮動在水的上端。

「你曾經寫了它上一個中國人那兒去過麼？」丹雅說。「這真是抱歉得很，你爲我受盡了辛苦。我不願意把魚養在窗臺上的一隻玻璃缸裏。我要用油來煎牠。」

柯爾雅的眼睛盛在一起，他的眼淚越來越暗和無感覺了。他似乎沒有聽見丹雅的話。祇有他的手好像受到騷擾起來，同時魚缸顫動着；魚，揮舞着它的尾巴，游到水上面，把幾滴水滴飛到地板上。柯爾雅走向整個晚上一直立在門口的老保姆那兒去。

「媽媽，」他說，「替丹雅把這條魚和馬鈴薯煎一煎吧。」

「是的，」丹雅說。「請煎一煎吧。這是一種異常適口的魚——德國種的鯉魚呢。」

走到了她的父親的面前，她握住了他的手。

「爸爸，讓我們來一同跳舞吧。你跳得這樣的好。」

那雙曾經在當天的雪堆上這樣地奔走過的腳，這時候又在光滑的地板上移動了。她得彎起趾尖才夠及得到她的父親的肩部。當她的頭些微地風向後面，由於緊張開始感到有一點兒疼痛的時候，她讓她的前額憑倚在她的父親的袖子上。他們跳着舞的時候，他用手臂把她少許搖擺着。她像在一條平靜的溪

流中的青草樣地搖來擺去。他的努力，他曾經以為不需要的努力，到底給他補償了呀；他的慷慨的禮物，他的愉快的跳躍，他的冰凍了的桶子和他曾允許孩子們喝的發潤酒，給了他充分的酬報。

丹雅的母亲也是快樂的，在她在這客中間徐步的時候。縱然她所做的每一個動作是被約束着的吧，但她的臉是活潑的，甚至她的聲音聽起來也似乎不同了。

丹雅跟她的母親，跟娜娣司達，被由洛維娜，跳着舞，最後跳得疲倦了，她退回在她所裝飾着的樓樹的背後的角度裏。

費爾加獨自地站在窗子近傍，樅樹的旁邊。她把他完全忘記了，整個晚上沒跟他說過一句話。費爾加喊過她好幾次，在她抬起她的茫然的要視對着他的臉以前。

「明天有人要跟了柯爾雅去溜冰，」費爾加說。

「你麼？」丹雅問。

費爾加搖了搖他的頭。

「那末誰？」

「黃雅。」

「唔——我知道了。」

丹雅緊握著樑柱。它在她的把握中搖擺着，一個銀色的球落到了地板上，裂成無數的碎片。丹雅用她的腳壓着它們。

「柯爾雅還叫你來告訴我些什麼呢？」

但是費爾加已經在替她感到憤懣了。

他的臉，栗色的，像他的父親和他的兄弟們一樣的臉，在蠟燭光中發着光。

「我知道怎樣吞下一枝蠟燭的，」他說。

丹雅不開口地看着他。費爾加從樹上取了一枝正在燃燒着的洋蠟，吹熄了它，開始把它咀嚼起來。

丹雅立刻清醒過來了。

「你在做什麼呀，費爾加？」她喊。「假定它是對你有毒的呢？」

「胡說，丹雅，它一定沒有毒的，」費爾加說。「它是不很可口的，不過這很有趣。難道你不以為這樣？」

丹雅不禁哄然大笑起來了。

眼淚突然注滿了費爾加的眼睛。它們在陰鬱的眼皮下像明亮的小燈樣地發着光。他魯鈍地繼續着眼

睛。

爲什麼他好像在哭呢？

丹雅瓊視着四處，可是找不出費爾加的眼淚的任何說明。

她用強力奪去了他的蠟燭。

「你會生病的，費爾加，」她說。「聽着，明天早晨我要和你一同到學校的音樂會去。可是爲什麼，」她接着說，「你要對着這些小弟弟做出這樣的一個壞榜樣來呢？」

費爾加的小弟弟正立在他的旁邊，咀嚼着一枝蠟燭。但這種種行爲顯然地沒有累他苦痛。具有着廣闊的額骨的兩孔露出了善良的詭計和對他自己的非常的滿足。

他一個個把子緊緊地握在他的拳頭中。

十五

「夜之後客人們都睡了，丹雅恭祝每個人新年幸福！」她的特殊的好友和其他的她不怎麼愛戀的人們：獵人和費爾加，和她的父親，母親和娜絲司達，披曲洛維娜。

並且她對柯爾雅說道：

「恭賀新禧，柯爾雅，讓我們作朋友，忘掉關於那個愚蠢的恐魚的事情吧。」

在深夜中，丹雅驚醒過來了。這一定有一個蚊子從柯爾雅帶給她的蠟中孵化出來了吧，或者也許有一個老蚊子在遺放在火爐旁邊溫暖的蚯蚓中間吧。無論如何牠突然吵醒來，並且開始吟嘯了。牠的嗡嗡的聲響，在這兒，在這冬天的深夜裏，在牠完全沒有生存的權利的時候，是很少有幾分驚駭的吧。

丹雅危坐在床上，凝視着黑暗，諦聽着牠的啼泣聲和牠的翅膀的微弱的呼聲，她的心臟大聲地鼓動着，有如夜間的史夫的拍板。

是不是這種可憐的聲響足以恐嚇她呢？

「我一定要殺死牠，」丹雅想。

可是蚊子啾啾地叫了一會兒便停止了。牠已經死掉了。

丹雅重又入睡了，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感到很快樂。

她的母親已經上醫院去了！今天早晨及是地頗涼！不過即使那樣吧，並沒有使丹雅苦惱。她有着一種自由的感覺，她的身體一點兒都不感到壓迫。

「爲什麼我是這樣地快樂呢？」她驚疑地想。「這是不是爲了我們的假日呢，或者這許是那個無恥的商雅——有着肥滿的面龐的——所說的愛情吧？得了，讓它去好了！我不管這種事情！要是我是這樣又怎樣呢？今天晚上我要和他在樞柵會裏跳舞。我要上溜冰場去。我不願意在恰好的時候去妨礙他們。我要立在雪堆後面的一個角上，要觀賞他們溜冰。也許他的溜冰鞋的皮帶會鬆弛下來吧，那時候我要替他把它結好。是的，我一定要那樣做了。」

她這樣地默想著，在她洗澡和吃早餐的時候。她的眼睛發着光，她的一舉一動，在她看來好像是一篇小說和激動的新險。

她於臨着她的溜冰鞋，堅固地束好了皮帶，並且攜了一塊糖給她的老狗。牠緩慢地走了過來，熱心地用鼻子嗅嗅着腳塊，盲目地在四周探索着。可是牠的嗅覺是這樣地善於，牠不能夠把它找到。

這時候可憐的虎狗依舊伴着牠的女主人散步去了。不過，當牠後來在冷冽嚴峻的老習慣中回想起來的時候，整個的事情全都是愚蠢的。他們在溜冰場的一個雪堆的後面立了一個鐘頭。一個人都看不見。場子是荒涼的。牠在河邊上向下觀察到的東西同樣不利的打擊着牠。從迷迷的、樹林繁茂的峯角那邊，風緩緩地滑了過來，觸着了岩石的邊緣，帶着一種忿怒的嘶嘶聲，拂去了圓石上的積雪。

牠和丹雅在退河來以前，已經在那兒立了許多時候了。可是剛剛牠們開始爬上通往漁村後面的小徑的時候，牠們看見了柯爾雅。他跟丹雅在一塊，她沿着漁人孩子們所作的滑路滑去時，一路上都是他在支持着牠。並且兩個人都帶着溜冰鞋。

丹雅迅速地避進一條小徑裏去，隱藏在一所屋子的後面，把她的溜冰鞋插在一座雪的丘陵中。虎狗坐在旁邊，孤零零地仰視着牠。牠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夠了解牠。

現在柯爾雅和丹雅在他們旁邊走過去了，沒有察覺到他們就在眼前。丹雅一動不動地屹立着，虎狗輕微地發出哀聲，因為牠的腳爪開始凍得發抖了。牠想到寒痛的肉骨頭的芬芳的香味，柯爾雅這樣常常地帶給牠那種肉骨頭的呀，牠的良心煩惱着牠，帶着一個快樂的吠聲，牠從屋子後面跳躍出來，追逐着柯爾雅；他驚奇地轉過身來。

「虎狗，你在這兒做什麼呀？」他問，「丹雅在哪兒呀？」

丹雅走出小屋立在他的面前；現在這感覺很怪了吧。一陣熱辣辣的紅潮佈滿了她的面孔，使他變成一種更深的紅色，這紅色甚至比到從早晨以來一直在吹着的從東方來的冷風所能够做成的還要來得紅。

「虎狗，你這壞狗！」她呼喊說。「立刻到這兒來！」

柯爾雅對丹雅點頭打着招呼，並且朝濟她走了過來，替新濟他的溜冰鞋。

「你已經到溜冰場去過了麼？」他問。「他以為你跟費曲加已經上學校的音樂會去了呢？」

丹雅立在那兒，她把她的臉轉過一邊，她的說話不是出於正直的，雖然她用着一種傲慢的語氣說着。

「我始終沒有到溜冰場去過。難道你不看見我沒有帶着我的溜冰鞋麼？費爾加告訴你的是真話。我們要一塊兒到學校的音樂會裏去。」

柯爾雅輪視着丹雅的空手。不，她沒有帶什麼溜冰鞋呵，她的手裏也沒有，她的肩上也沒有。

「那末這是真的？好極了，」他說。「如此情形，到這兒來吧，虎狗！」

「虎狗」用嘶警告地喊着說：「留在你的老地方。」

老狗聽了她的說，雖然她不能夠忘掉那些可愛的肉骨頭的香味。牠依舊坐在丹許也，旁雅的身

，她正在誇誇着在這樣的一個寫字的情態中他應當做的什麼吧，於是突然地，好像剛剛記起某一個體面的重要的事情似的，繞過角子向前直衝過去，把孩子們孤寂地遺留下來了。

丹雅火急地跟哈雅雅。

她向前走去，強制着她自己不朝後看。

「不，我決不再躲避柯爾雅了，」她思慮着。「我永遠不去結牢他的溜冰鞋上的皮帶了；我什麼都不管了呵。」

不管丹雅在這世界上曾經生活過來的是多麼一個短促的時期，不管她仔細讀生活下去的有多麼悠長，她決定她的今後該生決不再去思念柯爾雅了，從她的心裏驅除掉一切對他的思念吧。真的，在這世界上一定有比這更偉大的歡樂的，給予一個人更少的煩惱的歡樂的。

僅僅在不久以前，在河邊的魚或者在先鋒隊的操練中她跟她的同志排在一起傾聽着喇叭的特殊的調子的時候，她就已經領悟到這更偉大的歡樂了。甚至現在，費爾加正在等待着她上學校的音樂會去，並且所有的她的老朋友都集合在大開着的校門旁邊。畢竟，她能够率真地，什麼事情都不想地環視着她的四周了。是的，她能够率真地，更稠密地觀察並且了解在她的故鄉的一切東西了。它也是成爲她的歡樂的一個源泉呵。它是小城，可是，像她自己一樣，它跟入空，黑暗的櫻樹林，在春天的時候，河上的蘆

兒聯翔在它上面的樓閣是和陸地親密著的呀。現在，在冬天中的城市是很美麗的。並且它不是全用木頭造成的。它的碼頭和她的學校是石頭的，新建的他們用以提煉金子的大廈也是石頭的。並且有着多麼多的新路從森林直達城市，這些新路重又後退到它們的遙遠的遠處，那兒日日夜夜地你能够聽到所有的高大的煙囪的呼吸，看到高浮在杉樹梢頭的煙霧。許多車子用鐵線保護着它們，使它們在光滑的雪地上不致滑倒，滑過了這城市。

有一個年老的補鍋匠周游城市，在十字路口喊着：「修鍋呵，補鍋呵！」在春天的時候，他把他的用具荷在他的背上，可是在冬天，他却把它拖曳在他的後面。牠上去了，它跟馬蹄地如同一隻被牽引着的小狗一樣。這裏面有着任何人所需要的每件東西吧，一定的，那不是笨笨壞壞的！

她注視這老年的補鍋匠的觸目的樣子，於是以一種更為敏捷的步伐跨前去，而她越走越接近學校的校門時，忽然開始奔跑了。

孩子們，成羣結隊地站立在學校的外面。不過，十分滑稽地，他們似乎不是走進學校而是離開學校。他們奔過來歡迎她，嚷着些什麼，可是暫時地她無法理會他們正在企圖說明的是什麼。

「一陣暴風雪！」他們呼喊說。「要有一陣暴風雪了呵。沒有任何演湊了。」

驟驟在皮外套裏面，母親們用手牽着小孩子，把他們帶回家去了。其他的孩子們也被他們的父親領

回家去。

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帶着一個小姑娘從校門口走出來，這位小姑娘的雙腳曾經這樣常常地越過丹雅的小路的。先生的另一隻手被一個細小的男孩子緊握着，他似乎非常勉強離去的。

於是丹雅仰望蒼天，看見它是明確地被分成爲二種不同的顏色——黑色和深藍色。靠近東方黑色的風暴的雲層像一重黑色的巨牆一樣湧起。守望台上的旗子從旗竿上一直線地被吹掉了。一陣雪風正在向著城市進迫過來呵，不折不扣地逼來，不過直到現在它還在一個遙遠的高處；它暫時不會降落下來。

丹雅穿過了她的手指的空隙，凝視着蒼穹，它已經是黑暗了，並且迅速地越來越暗。

「一陣風暴，」她在驚慌中思索着，「並且它們是對準着河流倒下來。」

「一陣風暴，」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喊着說，「趕快回家吧，丹雅。警告每一個你所遇到的人。」

可是丹雅沒有退回去，她跑到了她先生的跟前。

「我不怕，」她說。「讓我來幫你的忙吧。如果你願意，我會把這個小姑娘送回家去的。」

「她住在靠近河上的駁船處的一個遙遠的地方呢。」

「我知道，不會錯的。」

「好極了，你送她回去吧，我來照顧這個男孩子。不過得趕快一點，並且你儘可能也快點回家吧，」
 「先生關心地說。」

「我會把樣樣事情都做得很好的，」丹雅迅速地回答。「別憂慮吧，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
 她牽着這個小姑娘的手，她們一同沿着這長街走下去。縱然這不過是日中的時候，家主婦們都已經
 關上百葉窗，閃亮雪燈了。

她沒有停留的迅速奔馳着，除了在十字路口和風搏擊以外。

從她數着河流的小山上，她看見了雪一直鋪滿到它們的乾枯的駁船。越過了左邊就是溜冰場。光滑的、廣大的、一望無際的冰是跟雪脫了關係。以帶線在場子的邊沿的樁子上的用縱樁枝條所做成的花環，像縱一隻帆船上索具在一陣風中搖住了樣的被上下簸蕩着。在場子的遙遠的那一邊，在沿着河流的一望無際的叢山的絕頂，小的雪花的濤捲如同花在細長的花草上顫抖着似地浮起來。除了二個細小的身影手牽手地在冰的邊沿附近溜着冰以外，場子是一片荒涼。

丹雅奔下小路，沿着河岸，時而注視着溜冰場，時而注視着奔波得奄奄一息的小姑娘。
 她剎那間停了下來。

「他們是我們學校裏的，」小姑娘說。「爲什麼你不對着他們叫喊呢？」

替代了回答，丹雅把小姑娘的手放在她自己的胸膛上。

「你聽，它是跳躍得多麼地快呀！」

「我的耳朵給冰住了，」小姑娘說。「所以我什麼都聽不見。瞧吧。風暴來了，他們正在那兒下面溜着冰呵。對他們叫喊呀，爲什麼你不叫喊呢？」

丹雅依然不作回答。她用她手臂把她輕輕舉起，帶着強步進了坐落在河岸上的一坐屋子裏。

一會兒以後，丹雅從屋子裏衝了出來，這時候是孤單單一個人了。他向下一跳跳到冰上面，便沿着駁船中間的小路前進，她的雙腳陷在雪裏面。她不會墜，她堅定。她會剛好地走到溜冰場並且概略地對他們說：「你們最好醒醒並且上家裏去吧。不過你們別以爲我是特地來告訴你們的。我祇是從小姑娘家裏出來順路經過這兒。這真是你們的好運，我今來告訴你們，因爲你們似乎一陣風暴一樣地太專心一意地想任何事情。並且縱使我不送這個小姑娘回家去，我也要到此兒來的，因爲我喜歡在一陣風暴之前在河邊散步。要是你們不願意相信我的話，那末，你們不相信好了。可是你們能夠看見我在這兒一點都不焦急，並且我要離去時都一點兒不焦急的。」

這樣地想來，丹雅不知不覺地越來越快，越快了，她的雙腳不管她自己的意志如何祇支持着她向前

她急匆匆地走過了冰結着的駁船，嘈雜的風在她的耳際呼嘯。她所採取的這條小路證明是一條最最短捷徑，並上一剎那間就領導了她到溜冰場。不過這是一條淪寂荒涼的小路。她俯視着河流和河岸，那兒，在最高的處所，雪正像烟霧的渦卷樣的在上升呵。突然地她有見柯爾雅就在眼前，坐在已經被風吹了下來的主權的花環的旁邊的雪上面。傍着他，希西非 風暴的雲層是更隱近太陽了。

丹雅突然衝破了極樹枝條的環索。

「你們是不是誤聆聽了或是什麼呢？」她對茜雅說。「一陣寒風正在吹過來呀。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命令每個人都回家去。」

可是在丹雅嘴裏說出這些話以前，她已看到茜雅是早就徹頭徹尾地被恐嚇住了。雖然她的雙頰依然是紅的吧，她却嚇得直在打抖了。

「發生了什麼事？」丹雅驚惶地問。

「這都是柯爾雅的過錯，」茜雅通過了她的震顫的牙齒說。「他要和我一塊來溜冰。可是我是嚇僵了，這兒有着這樣大的風呀。」

「為什麼說話說呢，」柯爾雅說。「今天早晨要來溜冰的可不是你麼？」

「難道不是你叫費爾加去告訴丹雅說我們今天早晨要到這兒來的麼？」茜雅忿怒地反駁說。

可是丹雅沒有動聲。她誠切地俯伏在柯爾雅的身上。他的臉是蒼白的，他正握住了他的腳；他不能够離開雪堆立起來。

「回家去吧，你這瘋子，」他對茜雅說。「回家去——你們兩個人。我要獨自地留在這兒。」

茜雅無法抑止打抖。

「我要回去！」他說。

丹雅攔住了她的肩膀，溫柔地把她轉過身來而向着城市。

「去吧，」她說，「不過路過時順便到費爾加的地方去一趟，告訴他我仍在這兒。我的母親不在家裏。」

「不，不，我要一直的回家去。我怕，風暴會立刻就來的。」

茜雅出發奔上小山去了，用她的外套的衣袖遮住她的臉，避着風。

丹雅在柯爾雅的旁邊蹲了下來，開始解開他的溜冰鞋的皮帶。

「你把你自已弄傷了麼？」她問。「它甚麼？」

他不說什麼。

黑暗籠罩住環繞在他們四周的一切，包裹着河冰，冰和天空。

她的手指被凍硬了。時時她把它們緊緊地夾在她的雙膝中間取暖。她向他伸出了她的手。他想要扎立起來，可是重又束手無策地跌倒在雪上面了。

「你已經跌壞了你的腿了麼？」丹雅心愉地問。

「沒有，我不過有一點兒抽筋。那個跟頭會跳的尚雅是不會溜冰的。」

並且他格格地笑起來了，雖然在這樣的一個時候他沒有權利可笑。

也許他在譏笑她和她寫了他的生命的恐懼吧？也許他在開她的玩笑，祇是假裝出他的腳受傷了吧？

「嗚呼，」他說。虎狗用嘴含着你的溜冰鞋走來了。我知道你會給把它們隱藏過的。」

她拾起頭來向路那面瞧了瞧。

真的，虎狗拖着她的溜冰鞋上的皮帶子越過雪地快步走來了。牠把它們放在她的腳邊，牠自己很得意地坐下來了，等候着牠的感謝的手勢。她用她麻木了的手指撫慰着牠的寒冷的軟毛。可是她的溜冰鞋現在有什麼用呢，並且牠從哪兒找到它們的呢？牠一定是在屋子後面的雪裏面把牠們掘出來的吧。牠一定一路上拖着它們，把牠們滾轉在每個人的腳下，使過路人都驚嚇的吧。風一定會把牠吹倒在雪地上的。無疑的，拖運那溜冰鞋是件艱難的工作呀。可是一切都是白費。牠現在用不到什麼溜冰鞋了。

「我做些什麼好呢，」她說。「母親不在家裏。除了虎狗誰都沒有在這兒。倘使不是你不能够走的話，我會帶了你上漁人的茅舍去的。因為我們不能夠留在這兒。你不知道在這附近的暴風雪是多麼可怕的。」

「我不怕你們的暴風雪，」柯爾那固執地回答說。「要是你以為我不跟了那個不幸的小貓兒（一）一塊去的話，是爲了我怕你們的深的河（二）那你是錯了。可是你愛怎樣就怎樣吧。並且如果你怕的話，那你就回家去吧。」

「不，」丹雅說。「我怕的不是風暴。我是想應你。我知道這是危險的，可是我要和你一塊兒留在這兒。」

她在柯爾那旁邊的雪上坐下來。她用着一種她已誓不再用心去隱藏的深情凝視着他。她的眼中有着驚慌的神色。

他低了他的頭。

「我應該回家去，」他說，「我允許父親的。」

（一）貓，在這兒一方面指的是海雅，一方面也是隱射上文貓墮進水裏的事情。——譯者

（二）指上文小貓墮進水裏去的時候，他沒有下水去救牠的事。——譯者

「我做些什麼好呢，」丹雅反覆地說。

她避開柯爾雅，沉思地看着皮狗。牠正在旋轉着的雪上面可憐地打着抖。於是她輕快地跳了起來，好像她想到了一個計畫。

天空正在從叢山上爬下來，像一陣黑色的烟。似地佈滿了峽谷。墨黑的遠景愈益接近了，現在它是恰好在岩石的後面呵，可是最猛烈的風還沒有從散積着巨大的圓石的多沙的轉角後面露出來哩。雪都還沒有落下來。風是緩慢地在推進。

「我們過來得及的，」丹雅說。費爾加有一條狗，我很懂得怎樣去駕駛一輛雪車。我會把牠們上好鞍具，帶牠們到這兒來的。我們正可以利用它，不過別怕。皮狗會留下來陪伴你。牠不會離開的。」

丹雅叫皮狗坐在雪堆上，並且允許牠只一放牠的手。牠留在牠的原處，恐懼地望北方，那兒，風暴已經顯露了小山上的樹木，正在把雪花迴旋着。

丹雅迅速地奔上河岸。

低倒頭，挺起胸抗拒着寒風，她奔下在高高的雪做成的坦道的中間的街道。所有的門戶都緊緊地關上了，除了費爾加的以外；他的門是大開着。他剛止跟了他的父親坐着雪車到這家裏呵。他正站在門階上，清除掉他的冰鞋上的積雪，驚奇地抬起頭看着在他旁邊的氣息喘吁的丹雅。狗橫臥在大門的附近；

牠們還沒有卸下挽具。長長的白楊做的鞭子插在他們旁邊的雪裏面。

丹雅突然攔住它，跳進了雪車。

「你做什麼呀，丹雅！」費爾加在騾棧中喊着說。「當心一點，牠們是鬼猛呀！」

「不要緊，丹雅說，『別多說什麼吧，親愛的費爾加，我要儘可能快地把柯爾雅送回到他的父親的家裏去。他在溜冰場上扭傷了他的踝骨了。我會立刻把雪車送還給你的。要是我們沿着河邊走的話，這是沒有多遠的。』」

她揮着鞭子，用基爾雅克的口音呼喊着狗們，牠們離開大門向前趕走了。

等到費爾加跳下門階，穿上他的溜冰鞋的時候，雪車已經跑得很快了。可是他在丹雅後面追趕着，儘量放高聲音大喊說：

「風暴！風暴！你上哪兒去呀？等等我！」

她是一個真正的獵人似的跨開腿坐在雪車上。她駕馭得很好，敏捷地揮着鞭子。說來也奇怪，狗不會服從她，雖然她的聲音是不熟悉的。

費爾加停住了。風打發着他的面部，把他推下他的雪鞋，但是他沒有退回去。

他在他的雪鞋上向下蹲伏了。會，思索着他剛才所曾經看到的一切。風，丹雅和他自己，決定睡了。

樣事情，那是對的，應該採取一個正確的方向，他機敏地把家臣請之一邊，動身上穿過森林的迷霧，繞過的道路，在風暴的利箭中，路上會過去。

這時候他的狗已經帶了丹雅平安地到達冰上了。她在柯爾雅旁邊勒住了雪車，把鞭子插在滑板的中間。狗沒有相互怒叱或吠，便立刻橫躺下來了。

柯爾雅勉強地立了起來，疼痛地搖擺着。可是他依然設法作着微笑。他的凍僵了的臉，看到雪車，帶着愉快的發亮光，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並且預料到他將第一次乘坐。

「你知道這到底不是一個壞的計畫，」他說，凝視着輕便的，帶着鯨骨似的骨架的雪車，凝視着纏繞着他的嗅於雪的薩尾巴的狗。「這些狗看去不像費爾加所詳細描寫的那樣兇猛和有力。牠們比我們的波美拉尼亞的大不了多少。」

可是丹雅，她能够估量牠們的兇猛，牠們的無羈勒的天性和牠們不絕的爲自由的愛戀的，一會兒都沒離開過雪車，除了捉住柯爾雅的手臂，小心地幫助他走進雪車以外。於是，她舉起了在帶着恐懼抖擻着的虎狗，把牠緊抱在她的胸前，她跳進雪車，便把車子驅前了。她的動作是多麼敏捷和安全，她投擲在雪上面，現在正在道路上嘖嘖發聲和渦旋着的雪上面的一瞥是多麼小心，並且她轉過身來對被安置在她後面的柯爾雅的眼鏡又是多麼怯懦呵。

「它懂得很利害麼？」這切切地問他說。「不要緊的，我們不久就能到家了。只要我們能够在雪風開始以前到達那兒。」

他駭然地看著她。在她的眼中，從它們的冰結了的睫毛下面關心地嚴視着他的眼中有著某些東西，某些引起他注意的像充滿了他無法推測的一個新的意義的東西。它好像這些野蠻的狗一樣，窺察輕便的雪車，正在飄蕩著牠們穿過這失蹤的、疾馳著的、刺痛著牠們面孔的雪花，走向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某一個奇異的地方。

他牽住了她的外套，使他自己不致跌落。

可是雪風已經佔領了道路了。它象一座長城似地進迫著，像一陣傾盆大雨似地吞沒了光明，像電鳴似地在岩石中怒吼。

被風弄聾了和差不多暈倒了的丹雅，穿過了白色的、目不見雪的瓊牆，看見一匹馬正沿著道路疾馳過來，爲了寶貴的生命，正在逃避，強力使牠自己離開這迫近來的風暴。丹雅不能够看見騎在馬上逃避雪風的人是誰。她祇感到狗向前猛衝地迎上馬的跟前去，她狂亂地對牠們發出尖聲的喊叫。柯爾雅不懂得那尖聲的意義；可是他知道爲什麼她要這樣狂亂地尖叫的：狗已經停止服從她了。

丹雅像揮舞一根沉重的槍似地揮舞着鞭子，並且用她的所有的膏力把鞭子刺進雪裏面去。它深深

地沉下去折斷了。於是丹雅把她的頭轉了過來，立刻柯爾雅在她的臉上捕捉到了恐怖的一瞥。

「緊握住雪車！、她對他呼喊道。

她高高地把虎狗舉在她的頭上面，把牠迎擲到石上去。牠跌落在雪上面叫嚷着。於是，好像察覺到牠應該做什麼似的，牠跳了起來，在旁邊衝進了洞裏，狂暴地作出這類的聲音。牠現在是在牠們的前面了，不叫牠的死活地向前猛衝。狗隊留意到牠了。牠跳到旁邊，狗隊跟隨牠。

馬平安地疾馳過去了。

牠跳躍在雪的上頭，深深地向下陷去，這樣深地差不多讓雪把牠掩蔽住了。在那一剎那間，牠一定要詛咒飼養那些像牠一樣的，具有容易於使用的身體和短腳，長而柔軟的頸部的狗的人們吧。可是牠愛這位小姑娘，在牠是一隻小狗的時候，他們就曾經在一起遊玩了呵，他們一同長大，不過牠是孤零零地越來越老了。這是公平的處置麼！

牠坐在雪上面等候着死亡。

聽到了牠的悠長的嗚嗚和嘎嘎的嗚咽着的呼喊，高出於風的怒號的狗的牙齒的咬牙的聲音，丹雅低低地蜷縮在雪車的上頭。

不復能用制動機把它勒住，雪車和紊亂了的狗隊互撞起來了，車子豎起，翻轉在一邊。

丹雅攔住了一塊滑板。一陣閃電似的閃光，使她暫時地昏眩了過去。一列雪車碰上了一大塊尖銳的冰塊，帶着一陣嘶嘶的聲音，突然也嘶了。狗隊終究掙脫了後具，衝進了猛烈的雪風中。

沒有一個入移動：不論是躺在雪車旁邊的丹雅，或是已經傾跌了的柯爾雅，或是可憐的、帶着羞慚和正在出血的喉嚨的、用盲目的眼睛向着多風暴的天空的死去了的虎狗！——全部是寂然不動。祇有雪和微風在河面上這兒那兒地移來移去。

丹雅第一個站了起來。她屈下身去扶正了雪車，於是屈下身去幫助柯爾雅起立。她的跌落沒有使她失去知覺。她的動作和前一樣的敏捷、強壯和迅速。她拋去面上的雪花，鎮靜地如同不曾發生過任何不幸一樣。

柯爾雅的两隻腳無法站立起來。

「我們要完結了，丹雅！我怎麼辦呢！」他在恐怖中呼喊著說，眼淚注滿了了他的眼睛，可是它們凍結在它們的睫毛上了。

他重又開始抖動了，並且正在滑向地上去，當丹雅攔住了他，企圖支持着他的時候。

「柯爾雅，」她喊叫說。「柯爾雅，聽著，我們絕對不會完結的。祇要我們不立着不動，否則我們會葬身在雪下面的。你能够聽見我說的話吧，柯爾雅，親愛的柯爾雅，我們得趕緊朝前走呀。」

她幫助着他起立，喝盡了每一根筋力，用她的兩臂支撐着他。他們有如緊緊擁抱在一起似地立在那兒。雪風在剎那之間用它的雪白的屍衣把他們包裹住了，並且用它的粗厲的聲音弄聾了他們的耳朵。

丹雅用她的腳把雪車拖到她的身前。

「不，不，」柯爾雅喊叫着說。「我不要那樣！我不願意讓你把我放在車子上拖了我回家去。」

他企圖掙脫她的擁抱，可是丹雅用她的手臂抱住了他的頭頂。他們的寒冷的面孔接觸在一起。她懇求着他，一遍又一遍地說着同一的事情，變然說出一個字都是困難的，因為在這樣尖聲叫喊的寒風中，每個聲音一到她的唇邊就消失了。

「我們會好好地到家的，」她說。「我們離家已很近了……快一點吧！我們別延滯了。」

他陷進了雪車。她用她的圍巾拂去了他臉上的積雪，檢查着他的雙手——它們依然是乾的——把他的手套整固地束縛在手腕關節上。

握住了索子的折斷的一端，丹雅開始拖曳着在她後面的雪車。高高的雪浪向她掃蕩過來，封鎖住了她的去路。她爬上了它們的頂頭，車又爬了下來，艱難地走着又走着，用她的肩頭衝破了濃厚的，迅速移動着的空氣。空氣像多刺的莠草一樣在每一舉足上暴風黏住了她的衣服。天空是黑暗的，並且充滿了蒙蔽着一切東西的濃膩齋的白雪。

時時丹雅停下來，並且去細察一下雪車，搖動柯爾雅，強迫他走幾步路，不理他的痛苦和怨言。她的呼吸吐息着。她的臉是濕的，她的衣服是冰凍了。

她像這般地掙扎了許多時候，不知道她正在向什麼地方走去，看不見城市，河岸，也看不見天空！因爲每樣東西都已經在這白茫茫的烟霧後面消失了呵。可是她想神地走着，彎倒了頭，汗流下了她的背脊，好像這是一個熱熱的夏天。

突然地她聽到了一聲大砲聲。她脫下了她的皮帽子，停下來諦聽着；於是她跑到柯爾雅的身邊，將聖持出了雪車，重又作着短距離的散步。

她對他呼喊，強迫聲音從她的喉嚨中滾出來。但是她的呼喊的聲音沒有乾燥的雪花們沙沙聲來得高。他微弱地點了點頭。一陣麻痺爬遍了他的全身。丹雅不再把他放回雪車上去了。用她的手臂繞住了他的腰部，他的臂膀放在她的肩上，她向前推進，強迫他移動他的雙腳。雪車是被捨棄下來了。

他們轉到了左面；大砲重又從那個方向發出隆隆的聲音。它發出來的聲音更爲高大了，並且沿着河流回響過來。

丹雅勇敢地挺起了胸膛抗拒着寒風，多謝在這種可怕的風暴中用種種方法幫助她作着呼吸的有力的

艱難，多謝助她前進的強壯的兩腿，多謝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朋友的強壯的雙臂。

可是恐懼不時在一瞬間抓住了她。於是在她看來她在這世界上是完全孤立了，在雪風的中間是孤立了呵。

但是她錯了，因為用了一根細密的，遠遠地順流而下引伸開去的鏈條，漫境的哨兵們穿了他們的雪鞋，和暴風雪搏擊着正在向她走近來。他們全都依附在一條長長的樹索上，並且以這樣地一個個連接着，他們在這世界上是自覺毫不相了，同樣的黑暗，同樣的雪塊，同樣高的雪堆，這樣那樣地旋轉着，像在丹雅面前一樣地昇起在他們的前面。可是哨兵們容易地在雪堆上爬上又爬下，用不到耗費一點兒力量。並且當他們遭遇到一陣異常有力的狂風的時候，他們便低低地屈倒了身軀，好像努力在它下面溜過去一樣。

用了這種方法他們漸漸到了丹雅所在的場所了。不過緊倏離開祇兩步遠吧，他們還是看不見她。這位小姑娘的臉上蓋滿了結了冰的汗珠，緊握着她的脆弱的同志，在暴風雪中，到了比她以前所曾經感到更要來得利害的孤單。她依然排除一切困難向前行進着，可是她的力量是早就失去了。她在每一陣狂風中搖擺着，跌倒了重又站起來，用一隻手盲目地摸索着。終於她觸到了一根繩子在她的臂節下面。她輕輕地握住了它。也許這是放在附近的冰島面的，爲人所包圍了的駁船上的繩子吧。然而，沿着這

條繩子摸索到了她的道路了，她狂呼道：

「有誰在那兒麼？救命呀！救命呀！」

突然地她的手觸到了她父親的外套。

在這兒，在黑暗中，沒有任何顯著——預兆，沒有眼睛——它們被雪所蒙蔽了——的幫助，沒有手指——它們是冷得成爲麻木了——的幫助，可是帶着一點溫暖的心，曾經這樣長久地尋求着她的父親的心，她現在感到了他的接近，知道了他是在這兒，在寒冷的黑暗中，在死亡往來的曠野中。

「爸爸！爸爸！」她大聲呼喊著說。

「我是在這兒，」他回答。

眼淚沿着她的臉流了下來，苦痛和疲憊填滿了她的面形。

「他是活著，」她說，把柯爾雅推到了她的父親的身邊；她已跌倒了下去，帶着啞啞顫動着，她的前額靠在他的膝上。

他蹲在雪裏面，拉去了他的外套，把它覆蓋在顫抖着的孩子們的身上。

他煩擾些什麼呢？他也在哭泣呵，他的面孔全被淚水浸濕，並且像丹雅的面孔一樣受痛苦所擾亂。可是這可能僅僅是雪，由於他的溫暖的劍峯下面發出來的呼吸所溶化了的雪吧。

「費爾加，這是費爾加來告訴我們的，」父親說。

「費爾加，費爾加，」丹雅高聲地反覆辯說，縱然費爾加是不在附近各處。

瞬息間他們三個人全都聚集地站立在一塊兒，守在他們的四周漸漸越爬越高感爲了。

於是她的父親竭力地拖曳着繩索，紅軍們執着繩子在左右出現了。像白色的雪球一樣，他們從雪風中浮現出來，立定在孩子們的身旁。

最後出現的是年青的紅軍弗羅洛。他從回到繩索被雪包裹住了。他的來福槍靠在他的背上，他的臉也被雪所掩住。

「我們到底找到了他們，」他說。「我說我們要有決心。不然的話怎麼能够找到呢。我們決不讓一個敵人溜過我們的手指，何況一個朋友！——我們把地球旋轉的旋轉過來都找到一個朋友的。」

紅軍們環繞着孩子們和上校，一齊向後移動穿過了暴風雪。

從寒濤間又突然發出了一聲隆隆的砲聲。

十六

一個悠長的，悠長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自從那一天丹雅這樣勇敢地跟黑暗和暴風雪搏擊，爲了她的生命戰鬥以後，對於這生命，她的父親到底曾經接近了進行的道路並且他的柔軟的手溫暖她的。

風暴過後的黎明，風改變了方向並且減弱了；一個長時間的安靜跟隨着到來。和平重又統制了河流和萊山，統治了丹雅的世界的全部。風已經吹去了杉樹和樺樹的積雪，並且森林是重新黑暗了。丹雅現在能夠鎮靜地凝視着它們用不到惶遽地搜索某種不同的東西。

柯薩維的雙耳和面頰有些微地凍傷了。

丹雅和費爾加每天都去問候他，並且常常留下來吃中飯。

可是午飯時間不再是丹雅以前所感到的嚴重的責罰了。雖然她不像從前一樣這樣浪費地被款以櫻桃餅，或者這樣明白地在門檻上被娜娜司達，披曲洛維娜所接吻，雖然她的父親的麵包，丹雅曾經這極種種色色地露過的麵包，現在在她看來却有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滋味。每一口食物對她都很適口。

並且父親的皮帶，往往橫躺在沙發上的皮帶似乎也感到不同了。

她近來常常試用它。

並且丹雅從來不曾感到過像現在的這樣的一種幸福的感覺。

可是假期不會永遠地繼續下去的。它們也完結了。現在丹雅已經上學上過好幾天了。

她不用書包或皮帶攜帶着她的書翰。常常，在脫去她的皮外套前，她把它們擲擲在外室中的鏡子的架子上。

那一天她做着同樣的事情。

她把她的書翰丟在架子上，並且，將她的外套脫出了一個肩膀，凝視着鏡子；她回來避免去看它的，爲了它曾經有一次這樣殘酷地刺痛她過的。

她俯視着玻璃，可是這不是她自己的面孔或是她的眼睛！！在它的深處，她看到的是：許多同一的陰影潛伏着；她的注意力被某種事物，似乎不論怎樣距她沒有任何關連的事物所集中起來了。

她看見一羣孩子們對面地站立着。他們的背是轉向着鏡子，他們正在仰視某一個東西。這是安置在牆上鐵絲網後面的報紙。

兩雅，她比其餘一切人更接近着牆站立着，說道：

「爲了這樣的行爲，她應該被先鋒隊所逐出的。」

「她下分地應該被騙出的，」一個肥胖的男孩子說，他在春天時就加入進了他們的一級。

丹雅不知道他們談論着什麼，所以她急於跑去參加他們的一羣。

她不久便離開鏡子轉過身來，漫步走到這羣人的跟前。她察覺到了牆上的報紙。這是先鋒隊隊部所定閱的地方報紙。

「有什麼事情呀？」她問道。

孩子們在她講話的時候回顧着，可是立刻重又迴避了，並且都不發一言地飄流開去，把她孤零零地遺棄了下來。

習慣了有許多同學環繞在她的周圍，並且面對面的看着他們，她現在是被僅僅能不到他們的背部所驚愣住了。

「什麼事情呀？」她大聲呼喊說。

沒有一個人回答。

她仰視，封鎖在鐵絲網後面的報紙，誦讀着。

校事記要

公立第三學校近發生一極不名譽之事情，第七級學生丹維·沙巴內依伐率領同級生柯爾維·沙巴內依伐於雪風中乘機外出。結果致使該男生整個寒假期內困臥床褥。俾羅雨皮斯基，另一七年級生，亦因奔赴要通知柯爾維之父母，指受凍傷。該兩生均被吾人之偉大之邊境哨兵所救出。吾人不知學校當局及先鋒隊部對此事將作何打算？彼等容許此種危及學生生命之自由狂放之行爲將作何解釋？且誰能保證該女生今後不作其他不法之害人行爲，造成更爲可怕之後果乎？學校中之負責人員及先鋒隊部應對此事作一嚴重之考慮焉。

「這算是什麼意思呢？」丹維哆嗦地低語說，環視了一下她的四周，發見除了費爾加以外一個人都不在那兒，他催促地立在她的身邊。

於是她懂得了一。她懂得寒冷的風不是從一方面吹來的，而往往是從另一方面；懂得在雪風不僅僅遊游在河流的上面，而且能夠貫穿「厚的巨牆」迅速溫暖的室內，在一瞬間把一個人擊倒。

她的手臂垂落在她的兩邊。她的外套從她的肩都滑到了地板上面。她沒有屈下身仔去把它檢起來。

「自然這不是真實的，」他低低回答，顯露給他看他的轉差繃帶的手指。「它沒有使我感到一點兒痛苦。」

我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些什麼。不要緊的，聽我的話，丹雅。聽我的話。」

可是丹雅在喘着氣，在這個很溫暖的房間中的空氣似乎比到在最最可怕的暴風雪中從河岸吹來的空氣來得更爲刺人。她聽不到什麼，看不到什麼。

「現在我會聽到些什麼呢？」她說。她緊捏住她的頭，俯下了走廊，尋覓齊有如常常爲了她的精神上的苦惱，在身體運動上發見了某一個出路一樣。她像一個老游病者似地搖來擺去，她的肩節撞擊着垣牆，並且和小孩子們碰擦着，他們發出了尖銳的喊聲，急急地避開了她。

在走廊的盡頭，她幾乎撞上了一個年長的，手裏握着一個木製的指針的男子。她甚至連頭都沒對他點一點，雖然他是校長。老人向着她的最後的外形揮霍地搖動着他的頭，並且警視了一下歷史教員亞理斯塔克·亞理斯塔哈維支·亞理斯塔哈夫，那一天他是在走廊中值班。

「正是這一個人，」亞理斯塔哈夫說。

丹雅走下了走廊。她的心在孩子們的聲音的喧鬧中大聲地卜卜跳着，在那聲音中，每隔一個聲音，清楚地發了出來，如同一塊石頭落進了一個深淵一樣。她怎麼辦呢？她的道路的各處全被阻礙住了阿

「可是我的一切朋友是在哪兒呢？」她在身心極度的苦痛中思索着，瞭然她已經避了他們並且現在已經不能夠看見他們了。

十七

沒有一個人會比費爾加知道得更清楚。他沒有別的願望除了儘可能很快地去幫助丹雅。然而他不滿意這一天的他自己的行爲和他的朋友們的舉動。

他的第一個衝動是奔下走廊去追趕丹雅，可是，看到了亞理斯塔哈夫的比到平常更要高地捲起着肩膊，他的眼邊所給予他的一種冷淡的樣子和似乎要充滿環繞着他的一切空闊，不給任何東西遺留下一點兒空曠的兩手，費爾加便突然地停下來了。

不過他也不撒喜外套室的外私。懸掛在外套架子中間的幽暗的場所的牆上的報紙依然吸引住成羣的孩子們。丹雅的書籍散落在地板上，她的父親在大除夕所給她的皮外套橫躺在它們的旁邊。孩子們經過時都踐踏着它，看上去沒有一個人對這衣服和彩色珠子的鑲飾，或是，像絲一樣的在他們腳下閃爍的羅皮的衣領，給予任何注意。

費爾加已經獲得了一種奇異的自言自語的習慣，思索着：要是古代的戰士，或者即使是那些戴滾紅星的布帽子的現代戰士吧——要是他們在一個戰役裏大家不相互助，那末他們怎麼能够獲得勝利呢？要

是你僅僅在你看見你的朋友的時候你記憶着他，他走開的時候你就把他忘掉了，他怎麼會永遠不睡覺呢？要是一個獵人在小路上丟失了他的刀子，不能夠詢問任何人他偶然看見它沒有，那末他怎麼能一個人

在森林中安靜地躺在篝火旁邊睡覺呢？

「這麼穩地歇想着。費爾加便跪在奔過着人的房間的塵埃中，拾起了丹維的書籍，並且握牢了丹維的皮外套，企圖用他的所有的腳力把它從一個人的腳下面拉出來。

可是甚至是這個吧，都不是這末簡易的呵。因為這個肥胖的男孩子，丹雅一向把他看作無賴的男孩子，兩腳穿着沉重的靴，堅固地立定在外套的上面。

「要是我歡喜的話，我要把它說一千遍，」他奮激地對柯爾雅說：「你們的那個丹雅應該被逐出先鋒隊。」

柯爾雅來不及脫掉他的溫暖的皮褥子，便拾起他的蒼白的面孔，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這個肥胖的男孩子的眼睛。他被憤怒所窒息住了。

「滾開，」他嘎聲地說，「祇要再說一個有關於她的字眼，不管你是多麼的肥胖，我會又住你的後頸像一隻小狗樣地把你又出去的。」

「我倒真喜歡瞧瞧你的手段！」這個肥胖的男子搖榆地微笑着說。「哼，你休想推動我一寸！」

柯爾雅攔住了他的胸線，可是折近的疾病變弱了他，他不能夠推動他一寸。

肥胖的男孩子把他的拳頭纏好攻擊柯爾雅的時候，費爾加掃除了一切不同的思想，用他的在森林中做了做得堅硬的手的邊緣襲擊胖孩子的膝關節的後部。這個孩子立刻萎縮下去了。

費爾加突然忘記了丹雅的外套，小心地拂去了塵埃，便把它懸掛在一個鉤子上面。料理好了這兩件火急的事情，他毫不遲延的便從衣袋中進行第三件事情。他走到這個孩子的身前，依然被顛覆得失去了半知覺的孩子的身前，攔住了他的胸脯，溫和地把他拉了起來。於是他搖動着深傷了的手指，在這手指上面不潔的繃帶已經顫動得搖搖了。

「你是我們城市和我們學校的一個外客。」費爾加說。『我要求你以後的舉動做得合禮一點。我能夠向你保證，我會看到你做的事情的！』

恰好他把他的話說完了以後，下一分鐘他抬起頭來便看到了亞理斯塔克·亞理斯塔哈維文·亞理斯塔哈夫立在他的旁邊。這時候歷史教員的雙手不像通常一樣占據很多的地方了，因為在他的一邊站立着柯司脫雅，最年青的先鋒隊領袖；在另一邊，立着校長，一個親切的老人。

「立刻去把羅比亞娜·沙巴內依伐帶來，叫到我的目前來，」亞理斯塔哈夫說。在他的聲音中沒有一絲仁愛的痕跡。

胖孩子看着費爾加，費爾加看着胖孩子，兩個人都凝視着柯爾維，三個人都對歷史教員低低地低倒了頭。

所有的門殿和廊廡的思想立即離開他們了。

「我們上鄉兒去才能够找到她呢？」他們詢問着說。「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她是在哪兒，亞理斯塔克。亞理斯塔克哈維支。」

於是他們相互地把他們的手臂擱在他們的肩膀上，步走開了。他們相並地行進着，占據了走廊的整個廣度，輕柔地唱着，首他們全都知道的歌曲。

十八

他們一整天低聲地吟哦着這歌曲，可是丹維姆絲沒有到教室裏來，當功課差不多將終止了的時候，她依然沒有出現，他們便停止歌唱了。他們像其他的孩子們一樣安靜地坐着，但是他們的鋼筆不服從他們，並且他們的腦子也拒絕工作。

亞歷山達·依凡諾維娜跟他們一樣的抑鬱和恍惚。她的臉，他們這樣讚美地歡喜着美麗和活潑的臉，帶有着一種深切的繫念的神色，在他們看來，她的的小的大紅色的星似乎也沒有平常那樣的光明了，她懸念着丹雅。

「她到底是在哪兒呢？這是這一天的最末的一課了呵，她既不在這兒又不在家裏。我們一定要找到她，孩子們。她一定有朋友們在你們中間的吧，她有沒有呀？」

在功課完了並且每個人回家去了以後，在一個學校的附近是有着一種不可思議的事物的。跟着一天喧嘩而來的寂靜是像一座森林中一陣陣雨以後的靜寂一樣。沉默偷偷地穿過樺樹的叢林，縱然揚柳樹上的葉子依舊正在雨滴下面震動着。

一個相似的深沉的寂靜降下來了，在一天的功課終了的時候。時時像一滴最後的雨滴從一條枝條上落到廣佈着的樹根上面一樣，一個孩子的尖銳的聲音會從走廊的較遠一端傳來，或者，像煙塵中間的風一樣，會聽到某一個人的迅速的是腳聲在水門汀鋪成的甬道上發出回響。

可是今天足跡聲回響了許多時候。孩子們來往地徘徊在走廊裏面。他們走到操場上搜尋着各處，在丹雅這樣聰明地用雪和冰所做成的哨兵後回環視着。一陣沉鬱的風已經破壞了他的雙肩，冰柱從他的鋼盔上垂了下來，但是他依然屹立在那兒凝視着遠方，他的眼睛專注在一個忿怒的海上面。

「也許她又到河邊去了，」柯爾雅對費爾加說。

「或者可能的，」費爾加自己對自己思索着：「她一定孤零零地立在森林中哭泣着吧。」

他們在校門口分開了。柯爾雅奔向溜冰場去。他走下駁船，沿着雪花散布着的小路走到冰結着的光滑的小地面。河是不能認識了。迅速走近，雪沉重地躺臥着並且沒有被風所攪亂。山上的積雪發着閃光。模糊的花環不復沿着溜冰場的邊緣舞動和搖擺了。它們深深地被埋葬在雪堆下面，有如埋葬在移動的沙下面一樣。

柯爾雅呼喊了好幾遍。可是使他的眼睛昏眩的河流是靜靜的。

在城市的另一端，費爾加正在呼喚着丹雅。他猶如前一次一樣，立在森林的邊端，在初雪下降的時

候，這樣地輕快，一個人可以把它和叢樹一樣，帶在一個人的手掌間處。現在古老的羸弱的枝條在雪的重壓下低倒着頭，年青的枝條高與腳齊地屹立在雪裏面。費爾加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丹雅的名字。並且祇要有回聲答應他的呼喊和祈禱的話，他早就會匍匐在叢樹下面哭泣着了啊。

可是沒有一人回答着。費爾加通過了深厚的雪艱難地走了回來。

他重又在學校的門口遇到柯爾雅了。他們走進校內摸索着外套室內的每一個最最黃暗的角落。什麼東西都找不到。他們懷濟憂慮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我們其次還要做些什麼呢？」費爾加詢問着說。

猝然地他們聽到含糊的啜泣的聲音。有人躲縮在靠近牆的門房用來堆集柴着的一個角子裏呵。

「丹雅！」他們兩人都大聲狂呼說。

可是嵌在火爐和垣牆中間的狹窄的場所的是阿雅。她的臉是被隱藏住了。費爾加把她拉了過來使她依從地面對着他。

「你沒有到什麼地方去過麼？」他問。

「沒有，」阿雅答。

「那末你爲了什麼哭沒呢？」

「或許，」西雅抽咽着說。「或許她已經死掉了！」

於是柯爾推走到一個角子裏，坐在地板上，把他那副引線匿在他的雙膝中。

這時候，丹雅熟睡在樓上的一間先鋒隊用來藏匿它們的各種器具的房間中。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上那兒去搜尋她。

很久以前丹雅曾經用柔軟的黏土塑成了一個史太林的肖像。它的範圍從她的細小的手指說來是太大了，手指是太愚鈍，無法給予肖像一個正確的比例和適當地模塑出他的容貌。面孔上祇有一點點地方類似史太林。

可是在丹雅看來這是他。從她的幼小的熱誠的深處，這同一的肖像常常上昇；——這曾經用她自己的手造成的肖像。它不斷地再現出來，它從她的手指下脫穎而出，在她開始折捏柔軟的雪或是黏土的瞬間。

可是如同漫視着遠方，忿怒的海的哨兵一樣，她把他塑成了她父親的面貌，關於那面貌，那時候她祇有一個最模糊的想像。

並且他們的面貌紛亂地失蹤了，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察覺到這人在躁急地向前行進。她企圖模塑出放開的外套，這樣不致妨礙他的動作，會是多麼地艱鉅呵。

不過丹雅從來不會設想到這個沉重的疊攏起來的東西，她曾經力求卸得放得很闊的容許他動作自由的東西，今天會作一個完全不同的效用。

因為今天它們會把她壓蔽了不使人見。

她的頭顱臥在肖像的台座上面，她的眼睛是緊緊地閉住了。

長竿子上面的旗幟和招紙完全堆積在她的四周。歪曲地懸掛着的某條像鳥似地差不多在想飛去，銅鼓雜亂地橫躺在窗台上，喇叭從牆上的釘子上發射着光線。

先鋒隊的財產呀！一個熟悉的，勇敢發聲的東西的世界，從房間的角子裏由內向外凝視着她。這是多麼地傷心呵，甚至在她的睡眠中吧，想到了跟它們的分離！

真的，甚至在她的睡眠中吧，爲了得到比許多麼地受苦，慈悲的睡神降臨到她的身上，觸摸着她那眼臉並且柔和地把它們閉上了。她在她曾經坐着的角子裏面熟睡起來了，自從清早以來，在一張充紙厚舊層的粗厚的褥子上面。

不過甚至慈悲的睡神都無法對抗靈敏的想像的。

她夢見她在一個她的先鋒隊的小組的會議上。

她夢見她的朋友聚集在這一間房間裏，有人坐在銅鼓上，有人坐在小凳上，有人坐在覆蓋着黑色的油

布の木馬上。他們的臉都是嚴厲的，他們的動作是威脅的，每一個警視是筆直地擡準着丹雅的心臟。沒有一個人命中它，因為像一縷發光物的光線一樣，當手的陰影遮過它的時候，每一個警視靈敏着並且破裂了。

「分配一個可怕的報復在她的身上！」一個她以前從來不會看見過的男子說。

他作着一個希罕的樣子的裝束：他在他的軍人的外套外面穿著一件發光的貂皮的披肩，並且她無法看見他的面孔，因為長髮下垂着覆蓋在它的兩邊。

「審判她，」他反覆地說，「她是殘酷的。」

「是的，是的，她是殘酷的，」尚莊穩他之後反覆地說，「把我的美鱗的魚，純金所造成的魚，油炸了的是她。」

「審判她，她是嫉妒的。」

「是的，是的，她是嫉妒的，」胖孩子反覆地說。「她嫉妒柯爾雅，我們全都看見的。她帶他到雪風裏面想結果他的性命。」

但是丹雅是沉默無言，她的嘴唇似乎麻木了；沒有聲音能夠從它們中間發出來。

穿著披肩的人走近到她的身前。他立在她前面，時左時右地搖來擺去。

「我始終懷着愉快傾聽你的說話，我親愛的孩子，」他說。「爲什麼你現在是靜默着呢？」

可是丹雅離開了他向後退去靠近燈籠；他懷着恐懼看到這人就是戈果理，他的書像懸掛在門的上面的呀。他拾起了她的眼睛。凝像的玻璃是破裂了。戈果理不在那兒了。他飄流過她的身傍，消失在房間的一個角子中。

「我是這樣地不幸，」丹雅在他後面低語着說。「誰會來援助我呢？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呵。」

她更高一點地注目着，看見光明的雲層在附近飛動，並且閃爍着窗內。它們全部是很高的並且穿着發光的甲冑，甲冑上的光澤到了房間的地板上，冉冉地來，潺潺地流出來，形成一條小溪，流向丹雅。

她果起了她的雙腳，發見她自己迅速地飄浮在空中。

她驚行濟，有如人們在夢中飛行的一樣，沒有一個人能够抓住她。房間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消失了，生長在窗子外面的校園中的丹雅的心曠的樹是在她的下面的下方遠處，多麼地被掩呵，她曾經沿着它的絕頂的途徑行進而沒有傷害一張葉子。

不久她沿着一條每邊都充滿着一線光明的小徑上散步了。

她爬上了一座小山。這棵樹在腳下發出沙沙的聲音。小徑越登上去越來得險峻了，水和小圓石子作着潺潺聲向下流去。

從小山的頂端，丹雅俯視到一座遠遠地散布開去在斜坡對方的森林。可是這是多麼奇怪的森林呀！她從來不曾看見過像它這樣的任何東西。這既不是真的森林，也不是從她童年時代起就已經知道的一半發育的樹的叢林。這些樹都不很高並且它們的枝條低低地散布在地面上。它們是被充滿了白色的羣花。它們的花瓣，像太陽光中一種柔和的淡紅色的顏色，浮動在密靜的空氣裏面。

「這是什麼呢？」丹雅喜悅地詢問着說。

穿過了疾駛的流水和小圓石子，傳來了一個聲音：

「這些是滿開着花的花園。愛它們，丹雅。」

「不過叢樹是在哪兒呢？」丹雅想問。「我看不見它們呀。」

可是森林消失了。

她沿着一條新的，平坦的，沒有石子也沒有起伏的道路前進，停止在一片樸實的田野的邊緣。熱烈的塵的陰影翻翔在它的上面，並且在丹雅的眼前，田野有如天空在一個洶湧的海上一樣搖動着。穀穗在它們相互接觸的時候作着低低的私語。

「多麼美麗呵，這是什麼呢？」丹雅迷惑地問。

穿過了田野的低語聲，她聽到了一個聲音：

「這是我們殺物的成熟。愛它，丹雅。」

「我愛它，我愛它，」丹雅無聲地低語說。「不過我是在做夢吧？一定的我是在做夢。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這一切很遙遠呵。」

突然地太陽隱去了。一陣被濤擊的烟霧所包圍住的可怕的黑風從野的蕭條吹來。以前她從來不會看到過的電光，像一根頭髮一樣細密的電光，閃閃穿過了作沙沙聲的裸麥的田野，丹雅在恐怖中跪了下來。一陣悠長的雷的轟擊回響，通過了整個天空。

夢是完結了，不過丹雅並沒有醒來，並且雷呢依然在她的耳中轟擊着。

在走廊中，這門房間的門的外面，立着一個小姑娘，一隻銅鼓時在她的頭頂上，她大聲地敲打着它，注視着細長的木棒在他手中一上一下的跳動。

她在練習敲鼓。

這雷鳴的聲音和它沿着空洞的走廊作出隆隆聲的回響，使得走上樓梯的孩子們都聽見了，第一個是柯爾雅，於是費爾加和茜雅，和胖孩子，他費力地爬着梯級。先鋒隊的領袖柯爾脫雅一面和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跑上去，他們一面輕輕地講着話，……他們沒有在天花板下面激起回聲。

小姑娘繼續在敲擊着鼓。

柯爾雅停在門的外面，等待著其餘的人跑上來。

「這兒是一間空房間，」他說，「我們能够在這兒舉行我們的會議的。」

他打開了門第一個走了進去，沒有瞥視一下左右。雖然他正在一心一意地搜索索丹雅，搜索她的思想從來沒有離開過他。

猝然地他看見了她在桌子裏了，在他們練習跳高時所用的這厚的鏡子上。

他張開了他的嘴和說出她的名字，可是他沒有說，他彎下身體想摸摸她的肩膀，可是他沒有摸。因為他不見她依然熱熱著並且她的睫毛有如一葉感觸樹葉子的塗影倚靠在她的面頰。它們是潮溼的，可是她的淚水染污了的面孔是乾燥的。

柯爾雅轉過身來對着其他的人們激動地用手做着手勢。每個人緘默地站立着，看着丹雅的睡覺。

「讓她睡吧。別去接觸她，」丹雅低語說，因為他畢竟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的，雖然他是比到其他的人更要正直並且曾經使丹雅啼哭過。

「難道我們沒有了她就不能舉行會議麼？」她問。「柯爾雅已經告訴我們一切了呀。我們現在知道了真相。」

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考慮着這件事情。她凝視着每個人的臉並且在它上面察覺到了好意，她覺

婚的手舉到她的唇邊，想隱藏掉飛翔在那兒的不克自持的微笑。

「自然我們能夠的，」她說。「我允許你們可以這樣子做。我想柯司說雅也會同意的。」

柯司說雅，坐鋒隊的領袖，瞥視孩了們的面孔，親來到三爾望是一般的，便說：

「雖然我們一切是爲着先鋒隊的紀律，我想現在我們能够作一次例外的。每個人既然都贊助它——我們能够做任何事情。」

柯爾那討費爾加，着才勁。「好得很，既然我們能够做任何事情，」他對他低語着說，「去告訴那個學武者，我會保護他，如果她不停止那毛擾的話。」

費爾加走到外面去了。

他輕輕地在這個小姑娘的肩胛骨的中間給了她一下襲擊；甚至這輕輕一擊吧，已足够使他的在她臂膀下的兩腿退縮，並且使她坐下來了。

「言人在那兒睡覺，」費爾加嚴厲地說，「可是你在這兒擊鼓聲得整個屋子都翻轉過來。你自己害不害羞呀？即使像你那樣的一個小姑娘吧，也應該有一點點兒羞恥呀。」

他們全都醒起足尖走出了波蘭。一個跟着一個。擊鼓的小姑娘，舉起了她的擊鼓棒，蹣跚足尖跟隨在他們的後面。

十九

孩子們沒有喚醒丹雅。她自己在寂靜中覺醒過來，穿過了淡紅色的日暮時候的空氣走回家去。它消散了她胸臆上的，她頭上和肩上的重壓，可是她的良心並沒有被重壓下來，

她怎麼能夠告訴她母親這意外發生的一切事情呢？她怎麼能夠使她母親痛苦呢？

可是祇有她的年老的保姆是在家中。丹雅初次地對她的母親發怒了。

她沒有向老保姆要茶，並且她什麼東西都不吃。她衣服也不脫鞋子也不脫地橫躺在她的床上，縱然她母親曾經嚴厲地禁止她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管這些，」丹雅思忖着。「我曾經做了些什麼壞事情並且還是誰的過錯呢，要我現在孤零零地，既有兄弟姊妹，等什麼是極不知道的怨罰；這是誰的過錯呢，保姆是年老了並且在替個屋子裏液有一個人可以談話；為什麼我始終是孤零零的呢？這是誰的過錯呢？一定的，這一定是母親的過錯吧？父親一定有種某種丟棄她的理由才離開的。這是什麼呢？」

丹雅在黑暗中感了許多時候直到她的眼臉低垂在眼睛上面，那眼睛由於凝視着黑暗是發乏了。

她不想打瞌睡，她一聽到母親的足跡的聲音就跳起來。

可是她沒有聽見足跡聲。

丹雅醒來時發覺她母親在搖動着她的肩膀。燈是點亮了，但是睡眠依舊黏住了她的眼睛，穿過了朦朧的物體和曾經擁擠在她的睡眠中的情緒的烟霧，她看見了她母親的面孔。她的母親的面孔也是朦朧的呵，有如隱藏在陰影裏面並且充滿了漠然的苦惱和不快，雖然凝視是堅定的。並且突然地在丹雅看來她的母親的手是擺出了敲打的姿勢。

她尖聲叫喊着坐起來了。

她的母親僅僅彎了彎頭。

「爲什麼你要弄了衣服睡覺呢？」她嚴厲地說。「立刻起來吧。你知道我要求你別這樣。」

可是丹雅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她的母親正在思量着別的事情。

「起來，」母親重複地說，「吃茶吧。我剛剛看到校長。他們來叫我去的。起來吧，好不好呀，我要和你作一次談話。」

可是丹雅沒有動。她依然坐在那兒，攏住了木製的小床的邊緣，她的母親坐在她的旁邊。她的身體觸到丹雅的身體，可是甚至在這輕微的接觸中，她都感到了她的母親的顫慄。

「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的呢，丹雅？」她說。

「這不是真實的，沒有一個字是真實的，」丹雅回答說。「難道你意思是說你相信它麼？」

丹雅的聲音是含糊的。好像她的悠長的皺紋曾經影響了它一樣。她今天不會說過超出二十個以上的字。

「我不相信它，並且除了亞里斯塔克·亞里斯塔哈雅支以外，沒有一個人相信它。他甚至要求把你除名呢。」

「可是爲什麼？」丹雅懷疑地問。

「關於這件事情，他真是十分滑稽，」母親說，「『理由』他說，是爲了你『玷污了學校的聲譽。』是的，他是很滑稽的。」她又說了一遍，想起了這，不覺微笑了笑。

可是丹雅的臉是嚴肅的。

「幸運地有許多朋友，」母親繼續說下去：「我爲了這件事情很高興。亞歷山達拉·依凡諾維娜也是你的朋友，並且你們的校長是一個很可愛很聰明的人，雖然他對於你的父親感到異常煩惱。」

「怎麼，爸爸也在那兒麼？」丹雅使人戰慄地問。

「是呢。」

她的母親端嚴住了她的眼睛；她的臉在那一個黃昏中似乎更顯得憔悴了。

「使我煩惱的不是報紙的一段新聞，」她柔和地說，「而是你！你什麼都不告訴我。我從別人那兒發見一切事情的；別於柯爾雅，關於你的奇怪的行爲和使孩子們你做野狗的奇怪的慾望。在家裏你始終是緘默的。是不是你真地怕我呢，或者我也許是，不尊敬我，你不愛我呢？告訴我吧！這是什麼呢？」

丹雅搖搖她的頭。這話似乎刺進了她的咽喉。

「始終是孤獨的，我始終是一個人，」她差不多在一種低語中說。並且接續說得更加輕柔了。「父親爲什麼離開你呢，誰該受責難，告訴我，告訴我吧！」

這時候母親是轉成沉默了。她暫時地什麼話都不說，並且丹雅不敢凝視着她的臉。她沒有勇氣呵。可是出其不意地她聽到她母親沉重地、平帶地在說着。在她的聲調中甚至連一點震動的暗示都沒有。「丹雅，」她在說：「人們在他們相互對着的時候他們便生活在一起。在他們相互不愛的時候他們便分開。人們始終是自由的。那是我們的永久的法律。」

於是丹雅冒險地凝視着她的母親，首先直捷地、帶着一種謹慎的、向側面的瞥視，把她的頭舉起在一邊，好像一隻小鳥在起飛以前在空中搜索任何危險的形跡一樣。

她的母親一動都不動地坐在那兒，她的頭昂起着，可是她的臉上帶着有一種強烈的苦痛的神色，一若有人曾經使她受到極端的苦痛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了，用苦悶或是極格，不過無論是什麼都是無情地、殘酷地的。

「誰定下了這法律呢？」丹雅苦痛地思索着，注視着她的母親的臉。

從這個蒼白的臉上，世界最美麗的眼睛，俯視着她——她的母親的眼睛，現在滿溢着淚，它在瞳孔上，睫毛下，黑色的角子中發着光。

「你是不是以為我們最好是離開這兒呢。丹雅？」她說。

丹雅緊握住她的胸膛。

「媽媽，」她呼喊着說，並且在她的聲音中有着驚異和深沉的同情。「你依然愛他麼？」

她用雙手握住了她母親的頭，把她的灼熱的面頰緊貼在她母親的頭髮，在它上面呼吸着。一個孩子的急促的呼吸。

「媽媽，忘掉我說過的話吧，忘掉吧，親愛的媽媽。我不懂任何事情呵，每樣東西都正在我眼前回轉呀。」

在丹雅看來那一剎那間整個世界正在她的頭腦周圍迴旋。在她看來這似乎像那個奇異的星球一樣奇

怪，像現在窗外的霧一樣的朦朧。她的心愛的，在早晨的太陽下面起著漣漪的河和在她夢中她曾經看見過的花園和田野一樣的虛假和有光輝。

「媽媽，忘掉我說過的話吧，讓我們離開這兒吧，」她低語着說，她的眼淚和她的母親眼淚混和在一起。

「要不祇一種，」西雅，這位肥胖的女孩子，說。

她跟丹雅正坐在西雅的房間裏面的書子附近，旁邊是注滿了新鮮的水的大金魚缸。

敵意在兩個女孩子中間是早就消失了。她們肩並肩地坐在那兒，穿過了玻璃和水注視着街道，那兒春天隔了一個悠長的時候獲得了它的地位了。可是水和玻璃歪曲了她們的視覺。

帶着牠們的扇形的尾巴，被太陽來的小魚割裂了太陽的大球，在它浮動的時候；並且嘩嘩的極小的微塵在它的細長的光綫中跳着舞，好像奇妙的走繩索的雜舞家一樣。年老的補鍋匠在十字路口宣告他的出現並且鏈擊着他的小鐵片，在丹雅，來他已經把春天放在他的肩上，相伴着鐵片，帶到這城市來了。

「你有沒有愛過什麼人呢？」丹雅問道。

「愛過的，」西雅回答說。「不過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們還是在第三級的時候。」

「可是你怎麼知道你在戀愛中呢？」

「哦，這是不難的。他對我說：『西雅，教我怎麼做這個算術吧。』可是我知道我一定不教他，

「屋子了。」

所以我對我自己說：「不，我不救他，」可是於是他會說：「好的，茵雅，滾開，我不再強求你了。」於是自然我便走開了。像那樣子軟心，你不能夠做任何事情的。不過現在這完全過去了。我一發覺我開始在學校中的分數低落下去時我便把它丟掉了，我決定我已經嫌厭了。」

「不過你究竟怎樣把它丟掉的呢？」

「很簡單，我祇是停止看牠。我這樣子地許多時候不看他便把他忘掉了。」

丹雅直了直她的背，並且變成了一種檢查的神情看她的朋友。在某一剎那間她滿心嫉妬她，嫉妒她的飽滿的，圓圓的面頰，她日常顯，她的充滿了這末許多矜持的觀念的、冷靜的頭腦。丹雅嘆着氣並且在她嘆氣的時候她的嘴唇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嘖聲。

「別吹噓，」西雅譏責她說。「你會把惡鬼帶到屋子裏來的。」

於是丹雅在這屋子裏屏息靜，那兒，日光蘭已經在冬天裏長大起來了，金魚在海草的卷髮中間游來游去。

她們在靜寂中坐了一會兒。

「是的，這是真的，」丹雅最後說。「有各種不同的愛。」沒有第二句話的，她便立起身來離開這

年老的補鍋匠依舊在十字路口喊叫著，鑼聲著他的鑼片，並且春天已在戶外了呵。

春天降臨到了丹雅尼後的小樺木叢林了。春天已經把樺木旁邊的青草的葉身推了上來，並且用新鮮的苦蘇烘燻了藍藍的蔚藍色的椴樹的根株。椴樹揮舞著它們的粗大的樹枝，把溫暖的風牽引到它們的跟前。

丹雅呼喊著費爾加，他的應答的聲音從他所棲息着的一棵樹上傳來了，他坐在那兒左右擺動著他的裸露著的兩腿。他正在用他的指刀削尖一枝鉛筆，鉛筆是尖得像錐子一樣，他的書本子橫躺在他的膝蓋上。它們在一個孩子看來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呵，一個不懂得使他低倒了頭並且似乎使這棵樹的樹梢都在戰慄的負擔。

他正在用功讀書。

從那一個在河上的可怕的日子以來丹雅就一直沒有離開過他。他們在一塊兒讀書並且聽他的聰敏的記憶力曾經隨時隨地的大大有益地幫助了他們。

丹雅握住了一根粗枝條，把樹自己舉起，爬上了這樹。

這是一棵北方的，差不多沒有葉子的樺樹，並且彎倒在地面上，它做成了一張方便的椅子。

「明天大考了，」費爾加恨恨地說，「你倒跑開去浪費了整整一個鐘頭。對於你是一切弄好的，你

知道了每樣東西，所以你可以不管別人。可是我向你打賭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要是我用功讀書的話我或許剛剛能差些地滑過吧。你一想到她開就跑開，並且把我孤單單地拋了下來，」他傷心地接着說。

「費爾加，」丹雅說，「你知道你能够在我和阿雅在一起度着的鐘頭的裏把定這全部記牢的。」

「可是我怎麼辦呢，要是我把它記呀記的，它却像有着車輪似的從我心上逃走了。」這是費爾加的悲哀的答覆。

「好吧，讓我們立刻開始吧。」

丹雅伸出了她的手從費爾加的膝部上取去了她的練習簿。

「若兩個有一共點，」她開始說，一面注視着風吹着的旗葉。

可是費爾加繼續在削着他的鉛筆，並且他的錐用刀好像一隻森林的鴿子的翅膀一樣在太陽光中發着光。

「不，等一等，」他說，「你先告訴我真情，你今天真地要和柯爾雅上綁角去麼？」

「可是我已經告訴了你真情了呀。」

「那就是爲什麼你穿上了你的最好的衣服並且繫上裘樹去不管你會不會把它弄壞麼？」

「是的。」

「要是柯爾雅害怕不來將怎樣呢？」

「他會來的，」丹雅說，凝視着葉子。

「要是你的父親發覺了將怎樣呢？」

「他不會的。」

「難道你不怕有人會去告訴他麼？」

丹雅聳聳她的肩膀。

「除了你以外沒有個人知道。並且你不會去告訴他的。」

可是她仍然疑懼地注視着費爾加，想證實一下他是不是在說笑。

可是費爾加，在他的一生中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嚴肅。

「我知道這地方，」她緩緩地說。「雉雞在日出時就飛出那兒的。那是射擊牠們最好的時候。可是

你別去吧，丹雅，聽我的話。」

「我要去的，」丹雅決然地回答。

費爾加從她的聲調中感覺到丹雅在她選定了的時候也罷是那末固執的。

他曾經做他所能的詢問過她；他曾經說過了他一切所聽說的話了。他還能夠做些什麼呢？

他不發一言地注視着她。陽光照耀在她的臉上，她的手上，美麗的、光輝的、她不怕去弄壞它的長外衣上。

並且他想：「詢問她是不合禮的吧。她是什麼都不怕的。」

就在那一剎那間他被驚嚇住了，看見一種強烈的恐懼的神色，這種以前他從來不曾看到過的神色，走進了她的眼中。

「什麼事呀？」他喊叫着說，不由自主地把身仔移開去了。

「一隻毛虫！——丹雅在一陣恐懼的抽搐中央發喊叫說，緊握住她的衣服的前部並且把它摸成了一個緊密的結。

「一隻毛虫！一隻毛虫！在這兒！噯，多麼可怕啊！趕快地把它取掉呀。」

費爾加躊躇了一秒鐘的一小部分，注視着刀子，用了這把刀子他曾經抽出過這末多的蟻汁，割開過這樣多的咀嚼的蜂窠並且爲丹雅做過這末多的其他的愉快的事情的呵。於是用了一種敏捷的動作，他取了刀子在丹雅的衣服上割去了一大塊料子。

在最初的一瞬間，除了恐懼和嫌惡以外什麼都感不到，丹雅依然緊握住這片原料在她的手中；於是

緩緩地邁步鬆了她的口中的不是可怕的毛虫而是一根細小的黑色的細枝。

丹雅的恐懼變爲恐慌了，並且狼狽變爲絕望當她看見割裂開的裂口在她的衣服的前部的時候。

「哦，親愛的，」她哭泣說。「像這樣子我怎麼能夠活呢？哦，費爾加，爲什麼你要做這種事情呢？」

「我特地做這件事情的，」他說，「雖然你自己曾請求過我。可是現在也許你畢竟不會上柳角去了吧？」

「是的，我同樣要去，我要去，我要去，」丹雅大聲喊叫着，她從樹上跳了下來並且消失在樹林裏了。費爾加幾乎沒有時間看到她怎麼樣沒在一排房屋和白色的樟樹的中間。

這有如一陣狂風一樣從他的身邊掃去了費爾加的朋友。

他孤獨地坐在樹上。放在他膝上的幾何學碑然一聲地落到了草上面。一隻有條紋的栗鼠，居住在樹林中的一切動物中最最好聞的動物，從樟樹的根株下面露出來了，疾走到跌落下來的書跟前。好奇地嗅著它。在牠的前掌裏握有着一顆胡桃，牠正在把它移到牠的洞穴去。

在一陣忿怒的脾氣中，費爾加把他的刀子對準着栗鼠擲過去。銳利的刀尖把它自身恰好插入在這個動物的鼻子的前面的土地上。

果以丟掉胡桃，消失了。

費爾加緩緩地從他的棲息的樹上滑了下來。他檢起胡桃，把它放在他的手掌上，估量一下它的重量。胡桃是重和飽滿的。費爾加凝視了它的一會，想念着丹雅，於是好像決定了母胎胡桃該被擊破的一樣，他把它放在他的牙齒中間堅強地咬嚼着它。

城市睡著了，即使是最最輕微的聲音吧，雖在遠方，在夜間也似乎是在近處，沒有什麼東西破碎聲響。城市是熟睡著並且它的街道都是空虛的。

丹雅孤獨地走着她的道路。

她以前有過一次，在這同一的時間走過這條路的。不過那時候費爾加走在她的旁邊，他的肩上攜帶著她的捕魚的釣竿。他們由於寒冷大家都有一點抖顫，因為這是秋天並且在黎明時候葉子從樹上落了下來，在它接觸到地面以前被風吹得疾旋開去。那時候祇有星星閃爍在地平綫的最遠的邊際。現在它們却共同地懸掛在天空中了，在一致消失在天空前等待著日出。

它們現在在靜寂中快樂地雲霧眼，當丹雅孤獨地在它們的光明下面走前去，趨向樹木繁茂的轉角時候。

她走進了森林並且選擇了一條廣闊的大路，在那兒比到在樹林下面有著更多的光明呵。長長的椴樹和陰影橫跨在她的路上。可是她不怕。祇有赤楊樹的帶露的葉子時時使她驚嚇着在它們掠過她的面孔的

時候。她用她的手把它們推過一邊，啾啾的想知道要是柯爾雅對她說到了有關於愛情的話她該怎麼辦。她該怎麼辦呢？他昨天會跑到她那兒去並且說：「來吧，請你來吧，爲了我的緣故，我直到現在沒有在森林中看見過日出呢。來吧，你來不來呀？」

並且現在，在另一剎那間，她就會在那兒了呵。

「我怎麼辦呢？人們在有人談情說愛的時候，並且你有一個母親，她在生命中祇有你一個人的時候，是怎麼辦的呢？」

想到了這她便不禁顫抖起來了，把她的母親的醫院的外衣，她在不注意中所滑脫了的外衣，更密切地將她自己包裹好。

森林更遠地更遠地引伸開去，沿着狹窄的進路的側邊引導她趨向岬角，被無窮盡的風吹過來的許多圓石子躺在在那兒。

柯爾雅已經在圓石子中間替他自己選定了一個座位。他坐在那兒等待着丹雅，朝着森林凝視着。在漸次失去光澤的星下面，沙是越來越白了，並且圓石子模糊地閃爍着好像天正在下雨一樣。

丹雅似乎不知從什麼地方而來的突然在他旁邊出現了。他不認識穿了白色外衣的她，並且突然地避開了。她喊着他的名字。他應答着。僅僅一剎那地他便從她所給他的驚訝中回復過來了。

時間緩緩地過地過去了。他們在靜默中步行向森林的遠處去，那兒，尖銳的樺樹林屹立在霧裏面看去正像許多巨大的覆蓋了紗的紡錘。

他們選定了一條帶着搖蕩着的枝條的落葉松並且在它的枝幹下面立停了。

「你爲什麼要穿上那件外衣？」利爾雅問道。

「你很喜欢的那件美麗的長外衣是被弄壞了，」丹雅回答說。

「什麼樣的衣服？我全然不記得它了，我就是想念着它。」

「始終地？」丹雅詢問着說。

「始終地，甚至在不看見你的時候。那是我無法了解的事情。」

「是的，這是奇怪的，」她說。

於是他們在落葉松的樹根旁邊坐了下來。傾斜着在支障中間懸墜了的小鳥們的啼鳴聲。一隻鳥鳥在近傍的一棵樺樹的梢頭上鼓動着牠的翼子並且飛去了，在牠後面的空氣中遺留下來了一個微弱的拖曳跡。

「這是很奇怪的，」丹雅反覆地說，注視着這隻鳥的飛翔。牠曾經在樺樹的枝幹中間渡過了整個長夜，現在在日出的時候就飛去了。「不過那是有益的，」她高聲地說。「那意思不就是說你會始終想

念着我的，甚至在我離去了的時候？因為我不久就要離去了。」

柯爾雅發出了一種低低的呼聲。他不以聽到了她的話所發出的呼聲為可恥，這話已使他的整個的實界在一秒鐘之內顛覆了過來了呵。

丹雅用了極大的力量抑制住了她自己的聲音。

「可是你真正地要離開麼？」他問。

「是的，我已經打定主意了。讓爸爸跟你跟姨媽娜達霞留在這兒吧。她是很可愛的並且他愛她，可是我將永遠不離開母親。我知道，她和我一定要離開這兒了。」

「不過爲什麼，爲什麼呢？告訴我吧？這是不是爲了你像你所習慣了的又恨我呢？」

「柯爾雅，請你永遠別使我想起那件事實吧，」丹雅在一種強聲的聲音中說。「我不知道在那些日子裏什麼事煩擾着我。可是在你初到這兒的時候我是這樣地怕你。你該知道他是我的父親不是你的，並且也許那是爲什麼我是這樣地沒有道理的對你吧。我恨你同時我怕你，可是現在我要你快樂，柯爾雅。」

「不。不！」他插嘴說，不可能抑制住他的激動。「我也要你快樂，要你的母親、父親和姨媽娜達

霞快樂！我要每一個人都快樂，可是這是不可能的吧？」

「也許這是不可能的，」丹雅沉思地說。「我不知道。」

她皺皺了，想到了她自身的幸福，她的父親和母親的幸福。

她依然坐在那兒，斜倚在散布著的落葉松的黑色樹幹上，一若她不得不依靠在某一個比到疾駛過她的心，模糊的思想更要來得堅強和可靠的東西上。

可是甚至落葉松吧，也在黎明剛升起來的風中輕微地搖擺着。風是從河那面吹來的，越過了羣山，起着波紋地經過了樹梢。

曙光在風的後面圍攏來，像潮水一樣衝破了森林的峻險的垣牆，河上面的天空現在是完全把星星倒空了。

「我也要每個人都快樂，」丹雅說，乾然地凝視着遠方，那兒，上升太陽正在河上面顫動着。「那就是我來跟你談話的原因。現在我要去了。瞧吧，太陽是已經上升了呀。再見。」

丹雅從草上面立了起來，轉過身背向着河流，急急出發穿過森林，沒有注意到她正在走向那兒去。

柯爾雅在杉樹一動都不動地直立在樺樹中間的小路上趕上她了。

「丹雅，別走開吧，」他乞求說。「難道你上這兒來就是來告訴我那件事情的麼？」

「自然是的，」她驚奇地說，「難道不是你自己要求我來的麼？我另外還有什麼事情要我上這兒來呢？」

他不敢看她：他垂了垂他的眼睛，恐怕她或許會發覺他的狼狽。

可是她帶着一種混合着親切和憤恨的神色凝視着他的臉。

他斜倚在她的肩上，吻着她的面頰，把他的手掌貼緊了她的。

她沒有移開他。

靜默把他們毫無遺憾地隱匿住了。

在那一剎那間，兩聲強烈的來復槍的射擊聲劃破了森林的靜寂，被遙遠在羣山的附近回響了一會。在近傍的一棵杉樹中有着一種大聲的沙沙聲，一隻巨大的，具有蒼青色和金黃色的羽毛的雉雞跌落在孩子們的足邊。

他們在恐懼中跳開去了。雉雞靠近草地把牠的身體鼓動了一會便靜止不動了。另一隻具有着一個白色的頭的隻雞曲折地飛行着，沒有生氣地落到了丹雅的身邊。

自粗厚的橡樹後面，她的父親出現在小路上。費爾加在他的身後。

兩個人都帶着來福鎗，藍色的煙浮起在樹林間他們的頭上面。

「好極了！」連的父親說。

丹雅跑向前去迎接他。

他沒有顯露出一點點兒驚駭，在看到她在此時在森林中的時候。

他溫和地握住了她的手臂說：「這是回家去的時候了，孩子們。你們今天在着你們的大考呀。」

費爾加舉起了兩隻沉重的雄雞，牠們的身體依然柔軟和溫暖的，並且在他的肩頭上左右搖擺着牠們

，相伴着他的來福槍。

「我們在這兒打獵，」他對柯爾雅說，有着解釋的性質。「你能够在這兒，在很早的早晨捕獲到一

大批雄雞的。」

柯爾雅的四肢在發着抖。費爾加脫下他的短外衣，把它擲到了柯爾雅的肩膀上。他握住了他的手

臂。

可是小路是太狹窄了，狹窄得使兩個人不能相並地行走，所以他們排成單行前進；丹雅和她的父親

走在前面。

她貼緊着他，使得露水不會從枝葉搖落下來。

時時她抬起她的眼睛凝視着他的面孔。他沿着小路大膽地大踏步的走去，不去留神露水；他的腳屢

大塵地和樹根衝突着。他不是無目的地漫遊着的，而是追隨着一條彎曲的小路穿過了森林。他是質樸和正直的。他對她作着微笑並且緊緊地緊握着她。

「你穿了那件外衣看上去多麼像你的母親呵，」他說。

突然地丹雅舉起了她父親的手臂並且把它放在她的肩膀上。好像她初次遇到他的一天，它曾經俯伏在她的上面一樣。她撫摸着他的手，第一次地吻着它。

「爸爸，」她說，「親愛的爸爸，寬恕我。我從前對你發過怒，可是現在我懂得一切事情了。這不是誰的過錯——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也不是媽媽的，任何人的。畢竟在世界上一個人能夠有許多，許多人們可愛呵，不是麼？」

「是的，有許多人們，」他同意說。

「你會永遠寬恕我——因為我是這樣的討厭——呵吧，我絕對不再對你發怒了。並且你，」她柔和地詢問着說，「你不會爲了我和柯爾雅這樣早就在森林裏面而對我發怒的吧？」

「一點都不，我的親愛的小丹雅。你瞧，我也知道了某些事情了呵。我知道了在日出的時候在森林裏面它是多麼地偉大。」

春天過去了。靠近河岸處河水已經變得這末地淺，小圓石子都能夠看見了，並且在正午前河岸的沙是灼熱的。

水上面閃光現在是更加分明和更爲稀疏了。暑天的酷熱立刻向着羣山襲來，老鷹緩緩地穿過了空氣的熱流飛進了高處。時時一陣涼快的微風從海上吹來，並且使得森林低語了一會。

丹雅最後一次地沿着河岸徘徊，對每樣東西作着告別。她起足沙礫，她的影子隨着若燻，河水流動在她的足邊，像一個老朋友似地驅策着丹雅前進。

她在一個長長的沙質的斷崖處止步了。

她過去曾經喜歡和費爾加在早晨上這兒來洗澡的。現在他在哪兒呢？她找了整整一個早晨都沒有找到他呀。他定是跑開了，想避重對她說再見吧。她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能夠找到他呵。

也許她自己是該受責的吧。

在過去的一年裏，對於丹雅那是這樣地多事的一年，她曾經多麼常常地忘掉了她的朋友呵，縱然她

一開頭就自誓不讓任何人占有他的地位的。可是他卻從來不會忘掉過她，他始終爲了她的疏忽而寬恕她。

現在，在她行將離開這些舉世矚目的、熱鬧的地方的時候，丹雅感戴地憶念起他來了，並且這兒那兒地尋找着他。

「費爾加！費爾加！」她大聲呼喊著。

風把她的聲音帶到了斷崖的邊際。

突然地她看見費爾加在一個低下的沙洲後面，他是跪下在水邊。

丹雅奔到他的跟前，她的雙腳落在柔軟的沙灘面。

「費爾加，」她譴責地說，「母親正在碼頭上等著我，自從一早晨起我就在各處找你尋覓你。你在這兒做什麼呀？」

「不做什麼，」費爾加帶著故意的怠慢回答說。「我在曬一會兒太陽。」

他輕柔地說，通過了半閉的眼臉嚴肅地注視著她。丹雅譏笑著他的悲傷的態度。

可是某一個東西使她停止發笑了。

費爾加滿臉都是裸露着的。他的被太陽所烘暖了的肩膀像石頭樣地發著光，在他的深深地被曬

焦了的胸膛上二個白色的大字在明顯的輪廓鮮明中現了出來：

「丹雅，」她讀着。

費爾加用他的手把名字覆蓋住了，並且狼狽地退後去離開了她。他可能會選走一段長長的路的，隱沒進羣山裏，使得河水自後面都無法注視着的心。丹雅一步一步地跟隨着他。

「靜靜地立着吧，費爾加，」她乞求着說。

他服從了她。

「我不管——他思索着。『要是人們能够這樣容易地相互離別的話，那末讓他們去吧。』」

可是丹雅不是在凝視他。她仰視着太陽，細霧瀰漫的暮氣和小山上面的發光的空氣，她拉住了費爾加的手靠近到她的身前。

「不過你怎樣把它做成的呢？」她驚駭地問。

爲了回答這問題，費爾加把身子俯倒在成堆地橫躺在沙上面的衣服上，取出二個用白紙剪成的大字。他把它們放在他的胸膛上的它們的位置中。

「我每天早晨上這兒來，讓太陽環繞着這二個字曬焦我的胸膛，以致祇有你的名字被潔白地遺留下來。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主意，可是請你別再譏笑我。」

攥住他的手舉到他的喉頭；這是一個最大的苦痛的記號。

丹雅知道她一定不該對笑。

帶着一種新有的深情，她凝視着他的眼睛，並且用她的手指的尖端輕輕地觸摸着他的皮膚。

「你是這樣的一個小孩子，費爾加。是啊，祇要冬天一到它就會完完全全消失掉的，並且你得穿上一件溫暖的襯衫。」

費爾加的臉沮喪着，兩眼地瞥視着在他周圍的天空，灼熱的沙和像一個金色的落谷一樣的閃爍在羣山中間的河流。他的憶感是極端的。他曾經忘掉了關於冬天的一切呵，他全然沒有想到它，在他把身體對着靜熱的太陽曝曬的時候。

「呵，我是一個多麼愚蠢的人呵！」他悲歎着說。

「不過太陽是這末地強烈，」他執拗地說。「它不能夠統統都認沒的。也許有些東西會餘剩下來的吧，是麼，丹雅？」他哀求地說。

丹雅思索了一會同意了。

「你是對的，」她說，「有些東西一定會餘剩下來。每樣東西不能夠都消滅的。否則對於我們永久的友誼會突然發生些什麼呢？」

孩子們揉着眼睛，淒涼的空氣吹拂着他們的回頰，寂寞的小鳥們從牠們的巢裏的椽木上偷窺着他們。兒童時代已經結束了呵！可是正要開始的是什麼時候呢？誰能够替他們解答這個謎語呵？不是沙，也不是森林，也不是始終和他們在一起的石子吧。

祇有他們心愛的河流向着日出的地方急急地流過去，在帶有蒼樞樹的翠綠色的外觀的小山中閃爍行着。並且最重要地，在看不見的遠方，那兒，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一個燦爛的地方，一個光輝的、美麗的、燦爛的地方。

相互地擁抱矗立在那兒，他們凝視着在他們面前的遠方，向前方注視而不同後方，是爲了他們直到現在在後方沒有什麼記憶呵。

可是他們的初別的悲哀擾亂着他們的心靈。

「再見吧，野狗，」費爾加說，「再見吧。」

辛酸的淚水湧上了他的眼睛；可是他是一個生長在一片靜寂的森林中，一個粗莽的海的海岸上的孩子呵。他把他自己投擲在那近水邊的沙上面，靜靜地橫躺在那兒。

丹維沿着多沙的河邊向前走去了，露出於這同一的粗莽的海中的涼快的微風，一路上吹拂着她的面